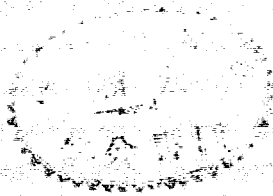


文藝創作

渺茫的悲哀



文化出版社



3 0538 7384 4

地球上還沒有所謂人類的時候，海拉哈山便巍然地屹立在那裡，鬱鬱葱葱的松柏林，使它長年保持着濃綠的顏色。雨必須連續着下上兩天；雨水才能從這此樹的枝葉間，滲透到地面上，讓地面生出帶有靈味的青苔。風也必須用最大的力量，才能竄進這叢林，它不會像似在平地上可以任意搖動一切草木，使它倒東西歪的。海拉哈山上的松柏林，似乎有絕大的力量，不是風雨可以對它們行使權威，而是它們可以向風雨表示那種雄厚的力量。世界上的一切天然的，人為的威力，不過僅能在不太堅實的事物上，行使它們的權威而已。還只要有這高山的存在，只要有這叢林的存在，便是永世可以作証的。

春，夏，秋，冬等季節的名稱，還沒有被人們給規定了以前，野花在太陽照在地上覺得暖洋洋的時候，便青了莖葉，開了花朵，茂盛的過了一個時間，當西風徐徐的颳遍了千山，太陽的暖力逐漸微弱下去的時候，它們便落去了花瓣，在枝頭上留下一些種子，颳風給颳到遠

大

038 63

方；或是黏著在動物的身上，讓它們給帶到遠方，等太陽再暖洋洋的照着地面，它們又重新在叢林的邊緣上，山的斜坡上開起花來，蜂，蝶還是亂哄哄的圍繞著它們。

遼曠的世界上，在叢林中的野獸還沒走出來的時候，只有這些渺小的花草，飛蟲，給點綴著，假如人類若必想追憶他們的祖先，或是必要找出誰是先輩，那麼，他們也是必不可忘掉遺族他們一向認為過於渺小的飛蟲的。它們個個的生命，在人類看來，固屬只是一瞬，然而牠們種族的延續，是一點也不比人類的歷史短促的。

自從沙漠上捲起了颶風，至少大自然的現象是不太平靜的了，天空裡的藍青色，漸漸變得灰黯，雲也一堆一堆的抱成了團，風吹送著它，迅速的飄到諸山的頂上，它們散開，對着山頂前天空，變成一片極不平常的顏色，樹梢微動著，慢慢的和這雲來接近，雲慢慢的成爲雪，雪色白茫茫的壓滿每片叢林，慢慢的從枝葉間不甚嚴密的地方落了下去，雪便舖在地上。

太陽還是照例的出來，雖然在一個短的時間裡，它發射不了強烈的熱，然而過了這時，它便把雪給晒得融化了，雪化成的水洋溢的，流遍了全山，山的石頭死命的托著這水，水直是沒方向的流。

雨也下起來了，雨水，雪水混在一起，樹根永遠阻礙著它們流動的路，它們不得不把所有

857.7
737

的力量來和石質的地面摩擦；它們軟軟的，摩擦着地，堅硬的石頭縱然不在意，經過這日，石頭終於被似乎沒有威力的水，給磨成深淺的溝，水又循了這溝的痕跡，和一切來節節地，水流下了山，流進滿生着荒草的大地，於是地面上開始有水在氾濫了。

據說這以前，已經有了人，生存在地上，也不知道到底是伊甸園裡亞當的了孫，或是遠處文所說的亞米利，可是這人類在那時仍是水上的居民。

或者說這人類除了世人的意思，也或許是用了什麼奇蹟，總之，在書本上記載的一些靠不住的聖蹟里，是可以找到這大水下流了兩經過的。

世上的水，決不是因為山崩地裂，和一連下了幾十晝夜的暴雨而來的；而是在這完整無缺的地面上，太陽和日光的關係給造成的；地面是平的，水是流動的，加以從高處流來的水，也和平地的水來混合，氾濫，當然也是必然的事了。

海拉哈出的東麓，有人所想不到獨特處，雖然全山都是很平的，只有這裡，是由兩個築起一些的山峰所合成的，恰好這一帶又不生任何樹木，峰頂上還有幾個天然的溝壑注起着，所以積年的，山間的水，便也迂迴着流成了幾個小溪，小溪又都流到這兩峰之間，山峰夾着潺潺的水，自然是迂迴的流到平地上。

A 213059



世界上或者只有這一塊，諸厄的船決未曾飄來，禹王也決未曾費過工夫，水使自自然然的流了下來，可是流到這山腰裡，他竟發出了絕大力量，終於衝開了這大地的胸膛，奔騰的流了下去，經過若干里，注入大海，投入太平洋的胸懷。

這條大水，是西拉木倫河，在那時它的兩岸便充滿着芳郁的花艸，勁直的樹木，虎狼，並未曾隨着它跑下山來，但是渺小的飛蟲，始終是圍在它的兩岸的花艸和樹木之間。

西拉木倫河潤澤了兩岸肥沃的土地，它帶給人們的恩惠是茫無涯涘的。

有幾群人，從西南方，遙遠的跋涉着，來到這座高山的脚下，這高山便遮斷了他們的行程。有幾群人曾經爬上了這高山，却又被一望無際的叢林給攔住。有幾群人更大膽的走進了這叢林，叢林裡好些地方看不見那青色的天空和那火熱的日光，他們辨不出方向，他們在那裡迷路了。凶慘的野獸們，撕碎了他們的全身，把他們的肺胎也一件吞食了。有幾個人，把他們血淋淋的衣服經過很長的時間，還能護後人找到，這爲了人類的悲壯的犧牲，現在依然有人在紀念着。山上矮小的廟宇裡奉祀着的山神，並不是鎮守着什麼的精靈，却是會爲我們以血肉來做生存程路上的標識的人們。

自從神哈赤的後代廢棄了以後，圍繞着這座高山的土地漸漸的也多了從各地方聚來的

人們。這一切自己已不折不撓的精神，和把死生置之度外的身體；作過一次叢林探險的試驗，也得到了一成功的老人，他打通了一條血路，把這橫在人間的屏障給消除了。

之後，則有帶着眷屬，駕着馬車，經過了很久的日子，才走到這山的底下的人們，來共同的完成這艱難的偉業。

他們上山的時候，正是初春三月的清晨，香花的淡紅的顏色滿山滿谷。同行的是九個人，他們裝着緊緊的皮帶，鞋和褲角也用皮革的繩子給綁在了一起，每人身後揹着一把利斧，他們又一同跑進了眷屬們居住着的帳篷。孩子們的小手，環抱着爸爸的脖頸，幾個香甜的吻，貼在他們的額上。

帳篷外面披起了香，煙塵在半空裡，日頭顯露出了半邊；架車的馬長嘶了兩聲；眷屬們站在帳篷的門前，懂事的孩子們揚着手，一擁一擁的；

「早些回來呀！」

「盼了早回來。」

前面的七個人撿了一塊壓，頭回顧了一下又急遽的轉了過去，略俯了身體；走向山上去，後面有兩個人，扛着很多的水和乾糧，是給回來的人吃的。

因為他們的鄉親在十幾年前便打通了這條路，回到家去的時候也詳細的給他們講過了。這番西拉木倫河的沃野。他是一個人從山的西麓到了東麓，他還是一個人又從東麓繞了回來，這次他帶走了他的妻子，十年沒有消息了。

這幾個人，是一家，他們不願在家鄉裡等著餓死。

「媽的！他們也還動搖吧！」

日光柔軟的照著他們的背，他們習慣的唱起了山歌，所幸日落了還有朗朗的月，他們對公晝夜是不計較的，飢餓時吃着帶來剩乾糧，疲乏時便含衣歇在石上，他們未曾遇見虎豹狼等，他們安然的走進了叢林。

林裏黑呀呀的，日光透進來，也只是一線一線的。初春的季节，這裡特別潮濕，人走在青苔的頂上，一滑一滑的，他們的手緊握着斧柄，他們的眼睛看着前方，其中的兩個人，在樹幹上敲着走路的記號，預備歸去時做為標誌。風聲來的時候，他們的頭髮一同豎起來，假如聽見從那裡傳來了吶叫的聲音，他們的背便靠攏在一起，斧的利刃對着樹圍，預備吞下生命相抵，他們爲着要合理的生存下去，血的耗費，他們是在所不惜的。

風聲遠了，吼聲也消去了，她們才漸漸知道體味這森林中的恬靜。

天氣一天比一天暖，森林裡透似草夏天的氣味，冷，早晨依舊有着野人肌膚的寒氣，正午在平地上是熱的，但是森林裏什麼都感不到，晚間日頭沉下去，平地上正是涼爽的時候，森林裡濕漉漉的潮氣，被蒸發了起來，朽爛了的樹葉，一層一層的鋪在地上，走起來覺得腳跟發軟，霉味更是因烈的隨風蕩漾着。

他們兩人一對，站成了兩行，最前面的人只嘗試探着找尋路徑，第二對是拿着長柄的斧子丁丁的砍身邊的樹皮，其餘的四個人替換着扛着乾糧，前面的四個人互換着他們的工作。

乾糧被用掉一半還多了，他們不知道是已經走了幾天，他們不單是身體感到了充分的疲乏，而且內心中也着實是困乏了；森林裡跨着的槩子有五隻在他們的手裡丟掉了命，亮亮的白鬼，也有一隻被他們的喊聲給驚起，可憐的小頭顱撞在樹枝上，當時便停止了它那微弱的呼吸，這時森林裏常生起了很旺的火，狼看見了火光逃開了，還有別的猛獸們，也都繞着這火光走，有兩次他們遇見了野豬，不是他們把牠們趕跑，便是牠們沒有看見躲在的大樹幹後面的他們；九個人的生命依然完好的存在着，他們記不起走進這森林已是幾天了，伙食糧數目和他們的食量來算，或者已經走了二十天以上了。

一天夜裡，忽然他們走到了這森林的邊緣，他們仰起頭來，看見了天上的繁星，這歡喜是

他們生平中第一次有錢的，他們狂喜得不得了：

「這回可以找到西拉木倫了！」

「可以找到呢！」

沉重的語聲裡，蘊藏著無限的希望。

慣於穿山林的一群，忽然發現了一片曠野，歡喜是不減於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的。

這空曠的山崗，滿生著沒人的蒿草，蔓草有時纏繞在一起，使人們欲行不得，他們費盡了氣力，向前進，懸在他們頭上的北斗星告訴他們並沒走錯了方向，他們還是懷著十年前他們鄉親所說的「一直往東」的話，拚命的走，不唱歌也不吃乾糧，他們企盼著前面的西拉木倫河，企望著這滾滾的河水，來潤一潤他們的喉嚨，他們更企望這條大河能把他們帶到平原上去，他們知道他們生命的旺盛，是要靠著那一份強壯的筋骨，來年年翻弄土塊，把汗滴進土裡，然後再從土裡找出他們要吃的，要用的東西來，他們更知道這片東西並不生在他們的身邊，而更須跋涉過這高山，走到有大河流著的平原。

他們走呀走的，又走了一宵，一宵很容易的過去，河的影子還未曾出現在他們的跟前，他

們彼此相慰着。

「怕是又騙了吧？」

「……………」

「不要胡說了！孩子們，我們還須走哈！」

這是九人中年歲最大的人說出來的話，聲音很直，很重。人們又都舉起了沉重的步伐，眼睛注視着前方；前邊的人不再砍樹幹，因為他們已無樹可砍了，這裡是平坦的山岡，倒要有人來用刀割去橫在面前的，被藤蘿纏繞着，阻礙人們前進的蒿草。

太陽一點一點的從東天邊上露了出來，他們見了這小別重逢的太陽，不禁又燃起了滿身的朝氣，吸着天風，脚步舉得更利落了。

日西斜到了中天，又是一片蔥綠的屏障立在他的目前。

「媽的，前邊又是一片林子！我們還鐵麼？」

「當然囉！」

大家一齊這樣答着。

這片森林的外觀，和他們方才經過的一點都不兩樣，白皮松星散的簇在樹叢中，野花照樣

響開在地上，蜂蝶圍繞着，有嗡嗡的聲音。

九個人席地坐了，有兩個人已在這兒睡着。乾糧裝進各人的肚裡去，他們在附近找了一塊小溪，溪水清澈的沁着他們的肉臟。

日頭一步一步的向西挪移，天色已將到了黃昏。

「起來了！我們還沒趕路哪。」

小夥子們聽了這催促的話，懶懶的拖起身來。

「誰還去賣這林？」給八半也找不到甘肅馬兒河，一不小心還不送上人命。」

年紀最長的，他已氣得喘不過氣來。

「好孩子，走罷！還有半車，半車前老都空，再趕不了路。」

老人是不灰心的，故一看他們。

「走罷！傻小子，還嘮叨什麼，我已聽見小溪了，大河一定就在前面。」

「走罷，走罷！管他什麼小溪，什麼大河，若是給我們的生命能找一些好處，死了也值得呢。」

有幾人包帶着路，年青人終于又扛起了乾糧袋子，春天的晚風，推着他們的行程，把他們

邊進另一片樹林裡，不久，他們再回頭，已經看不見那天上的圓月。

火把高高的舉着，他們不時聽到狼嗥。

「天啊！幾時才能找到了河流？幾時才能讓我們這幾條苦命人比較容易些得到溫飽！」
老人喃喃着，以後是一連串的咳嗽打斷了他想要繼續說出的話。

「終有那麼一天啊！我們走吧！」

堅實的中年人這樣勸導着，老人的牢騷話，青年人的抱怨話假如沒有他，使很難不說的。

火把還在呼呼的燃着，然而疲乏了的人們，是不想再在此深夜裡往前走了，他們想也許還要幾十天，才能走出這森林，大河當然更是渺茫的。因而青年人放下了扛着的東西，一步都不再走了，他讓人們都睡在這裡，他們剛把頭都枕在石頭上面，樹林裡鑽進了令人快意的春風，擔任守護職務的人們，拿着利斧來回的踱着，樹叢遮住了天空，他們很盼望能看見天空的月亮，月亮有時是也能勉勵他們的。

第二日天剛放亮，就在這些人們的旁邊，躺着一支砍掉頭顱的灰色的狼，守衛的人們爭相報告着這只山野狼的經過。

「你們真是乏了，狼嗥的聲音你們都聽不見呢？」

這時清晰的從遠處傳來了鷓鴣；人們都興奮的爬起身來，快活的向前走去，那青年人環顧是跑在最前面，人們都知道森林的盡頭是不會遠的。

森林是被他們走完了，在海拉哈山上是不再有了，他們真婪的吸着林外的晨風，看朝陽一步一步的上昇着，年青人跑在頭裏高聲的嚷着，小鳥兒唱着啾啾的歌，人們也歡欣，自然裡的一切也旁弱在爲他們歡欣了。

「不要過於高興吧！也許前面還有森林。」

被年青人離開好遠的老人，脚步一跌一跛的；口裡這麼高聲的喊着。

「沒有森林了，這兒有兩條小溪……小溪又合流在一起了，水大了。」

年青人的舉動，表示着他們的高興。

在小溪邊，他們坐談了一刻，他們決定了這便是他們親親所說的「兩個山峰；夾着溪水，慢之的流下去」的西拉木倫河。果然又沒費多少工夫，到了正午，他們已經走到了山腰，他們不願觀賞什麼蜂蝶的飛舞，也不願嗅什麼野花香，他們是看這一條在眼前伸展了的水，由光亮的水，在山坡上轉着彎了，結果是沖開了大壩，傾注於那廣漠的平原。

「西拉木倫河！」人們狂喜的歡呼着。

十年沒有消息的鄉親，被他們沿着河水走了不遠便找到了，他們不僅找到了這一位，而且還遇到了幾個別的人這些人都是他們已往生活在一起的，他們互相問詢着，問詢着家鄉，問詢着這異地的情景。

「你們倒也跑來了！」

「不來又怎麼？家鄉裡真是活不了的。」

「這裏到倒可以，只要肯拿出來力量，肯做事，老天是不虧我們的，你們有這些硬邦邦的小夥子們，這裏有得是好地，你們刨吧！刨起來秋天便有糧食吃。不要怕吧！小夥子們，你們都有力氣，有力氣就能活下去。」他們的鄉親，說話時總是拍着胸脯。「你們看那牛群，那羊群，那馬群。」

大家順着他手指着的方向看，在不太遠的彼方，有白色的片，黑色黃色的一片，蠢動在青草地上，這時放牧的聲音，也被春風送進了人們的耳鼓，人們的臉上也都泛蕩着快意的聲

風。

天空裏白雲變換着各種形像，燕子不時飛進雲去，田野上有時也飛起一隻鷹，鷹的體

若雨翻割破了空際的流雲。景象這般靜穆的，青年人又跳了起來。

就在這鄉親縱在屋裡豎筵席上，十幾個人又都放開嗓子，說話的聲音，洪亮的。

「走了二十多天森林，真是太難的。」老人手裡拿着一隻羊腿。「小孩子險些不再走了呢。」

「你們又是走的森林？真是笨貨。」主人惋惜的說着，他知道走森林有時是要扔掉人命的。

「現在不比從前了，人不像十年前那樣的笨，從那面西南那片小樹林再往南，走不上兩天便是一片平整的山坡了，前年便有人找着了這條路，一點不費勁的八九天就能走來呢，馬在這條路上拉車，是一點都不費勁的。傻鄉親，人是進步的，只這十年，這裡來的人多了，我們大家好好的幹吧，讓孩子們在這兒活下去。……家鄉裡人多地少，我們仗着搬土塊活着的人，是不易的。」

晚飯吃完了，牛，馬，羊群也都陸續的回到村裡來，大家坐在青草地上，聽老人們講着到這裡以後的經過。每人的臉上都帶着對老人感激和感戴的善意。

由老人指示給他們的另一條簡捷而平坦的路，同來的九個人中回去了四個人，不過十幾天便接來了他們乘馬車到來的家屬，從此開發這片大地的人家中，又添了一戶，此地開荒佔草

的恩人，就是這由遠方千辛萬苦跋涉來的人們，在實際上可以查到的八家莊，也就是這些人家了。

這已經是百年以前的事，八家莊慢慢的擴展了起來，子孫們又不但不向遠方去了，他們按着祖先的遺傳性，依然是順着河水走了下去，一直到距離八家莊四百多里的地方，就是那九人中年歲最大的老人的長孫劉永福領着的家族，在那裏他們便住下來了。

我們這篇小說中所敘述的人物們的時代，離開劉永福建設劉村的時候，又是五十多年了。劉村還是那個劉村，然而這村裏的馬架子早已拆除，代替了它們的是上棟下屋的房子。原來僅祇劉家一家住在此處，現在卻是有將近三百家人家了。村子的前面是連綿的丘陵，村後則是這樣被推着前滾的阿拉木倫河，當然這河旁的土地是肥沃的，劉村從很久以前便是富庶的了。但是近幾年來的天災人禍太厲害了，既是鐵打劉村，也是經不得這麼鍊的。

劉村真的窮了，連前此主宰着全村的老劉富家裏都支持不住了，何況那些小戶人家呢？他們雖用了幾年的工夫，拼命的和一切災難相抗拒，可是結果他們慘敗了。既或他們都堅信着什麼都是宿命的給與，然而經過了無數次痛心的教訓，他們的智慧已經開了，他們模模糊糊的知道在此宿命之外，是的確還有別的原因存在着。

天空裏不時散着雪片，北風像尖刀似地向人們的身上扎，河水凍成了冰塊，地面上裂開一寸多寬的縫子，連車道被車輪給弄得比縫河還寬。馮鎮每年到這時便是特別繁華的季節了。圍着它左右六七十里內的客鄉集市，都要把所有的糧食運到這裏來；讓鎮上的蒼鷹團子都吃得飽飽的；這之間，錢就似似潮水，由商人的櫃台上湧進農人的口袋，然後再由那裏湧進了糧台。同時接車的，拉鹽的，跑經濟的傢伙們雖然都填鼓了肚皮，但也都跑細了腿。馮鎮上的四個燒鍋裏的酒不管釀進多少水，都要天天賣光，飯館裏的豬肉包子，不論是蒸了多少籠，當然也都是天天賣光的；胡同裏的姐兒們，盡量往臉上擦着脂粉，賣唱的小姐兒們，也盡量賣弄他們的青春，唯有這時，一條長不到五里的馮鎮的街，到處都能給農人們充分的享受；同樣的，住在這裏的人們，也照樣是歡迎這些厚道的農人；因之，從舊曆十月中旬到翌年二月初，在這小小的馮鎮裏，是很少看見人們的臉上堆着愁容的。

三星已行到了源豐號鋪大煙窗的頂上，每旁的路燈像是城東義地裏的鬼火。在這個時代裏，電還未曾被人類發現了它的用途。這鎮上的路燈的形狀，和現在我們所想像的，迥乎不同。因此這種燈是怎樣的奇，我便不得不向讀者陳述了。這種燈像似一個方盒子，四面鑲着玻璃，被一個高八尺，直徑五寸粗的圓柱支持着，燈的頂上裝飾着一個像廟前旗杆頂上配着的銅器一樣的東西，在它四面的某一面，開着一個門。每天在太陽落地了許久以後，便有一位頭髮斑白的老者，一手提着凳子，一手提着沈重的煤油壺，他像育嬰堂裏的保母照料仰臥在小床上的乳兒一樣，一個不越過的，從路北起，每到一個燈的下面，他便爬上凳子，輕輕的拉開燈上的門，拿出油壺來，填滿了油，擦着火柴，再把門關好，於是一顆鬼火便製造完成了。然後他再慢騰騰的把腳步移向另一盞燈，在他走不定這燈與燈的距離時，照例他要發兩聲低咳；這時聲浪像這老人衰老增加的速度，同時也能象徵到死亡的距離，他每天不能於太陽的光還留在地面上的一線的時候，開始這項工作，是以當他的火柴使第一盞燈心上有了火燄的時候，馮鎮的街上，便已拉下來了夜幕，天空裏也露出了閃耀着光芒的群星，所以等他由街的東端走到西端，再由路北轉而路南去的時候，報告時間的梆聲和鑼聲，都已敲過了兩次，假如等到這老者再從西端走向東端來的時候，便要過了三更天了。鎮上的人們，雖然都感覺這

樁實在對誰都不便，然而他們也都知道馮鎮區官祇有這麼一個舅爺，所以既不能把這老老輩位置換成一個較比年青的，而區官又沒有第二位舅爺來應這種差事，所以便也祇好如此了；所幸這鎮上有否這些鬼火一般的路燈，也管不了打緊的事。

同樣的時候，但車前不是利多，而是幾輛車的二月了。馮鎮的東街已擠滿了大車，三天多寬的街道上，車身擦成圓形的，把路給磨得風雨不透，人們假如想從路北到路南或由路南到路北去，那簡直是一百個不可能，這些車是從甚麼地方來的？是爲做甚麼來的？前文都會說過了。

圍着馮鎮的周圍，有一條大河的交流流着，所以鎮東，鎮西各有一座土橋，這兩座橋的名氣比馮鎮本身的名氣大得多，因爲不但是知道馮鎮的人們，都知道它們，旣或不知道馮鎮，却也知道它們。這兩座橋會給與馮鎮不少幸福，也曾給與馮鎮不少災害，聽老人們說過：青天知府夏大老爺，是他們接到東大橋接來的，他在鎮上做了幾件驚天動地的好事——殺了強橫的惡霸李老虎和獨眼龍，用囚車載走了貪污的照磨——這件事直到現在還被人們紀念着不忘，東大橋南面土崗上的夏公祠，便是那時修築的。此外，在早年，官來官往，歡迎，送別，都在東大橋頭舉行，所以若說這橋不出名，那還有誰信呢？西大橋給人們的印象更深，比每

年唱戲的老爺廟給人的印象深，比每隔歲月就唱驢皮影的娘娘廟給人的印象也深；雖然是隔幾十年了，可是上些年紀的人們還是時時要講「那年頭（是他們正年輕的年頭。）西大橋可亂熱鬧，年頭荒亂，遍地是胡子，鎮上天天出差，都是在西大橋；反李小辨那年，一國竟砍了三十八個，那回可真好看，瞧熱鬧的人也多，離這裏一百八十里地的德平的人們還坐著棚車來呢；法場就在西大橋，那回的劊子手是李傻子，並沒喝多少酒，一連砍了這麼多，眼睛都沒閉，一刀一個，真漂亮。」這兩座橋的名聲，就是這麼出去的，它們離馮鎮，都是五里。

從東大橋一直到西大橋，這十五里路的車道上，看不見地皮只看車和人慢慢的浮動。就在這車群的群中，有一輛配色驟掛的大車，牲口全是一色黑，從膝蓋往下，半截白腿，六匹驢子一匹馬都是一揚手多高，牠們本來能走得很快，可是因為前面的車擋住牠們，像豬似的，就牠們動不了驢，一點一點的向前挪，牠們便只跟著腳步向前挪，車前邊走著的是三十多歲的劉金，頭上帶著狗皮耳扇的帽子，身上穿的是皮襖，已經是百斤子重的，好多地方沒有穿褲子了。他的父親劉永福高高坐在車頂上，雖然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但看去還很硬朗，他現在老了，他常想年輕時候親領著十幾輛車，走遍大江南北，誰又不認識劉二爺，劉永福呢？他對他的獨生子劉金，並不抱著甚麼遠大的希望，他嫌他太懶於言語，而且作事老是拖泥帶水的，

不用說別的事，就拿這套車說，他連六匹騾子一匹馬都照顧不周：哪個拉得真，哪個拉得假他都看不清，例如那外套騾子，光長一個瘦大格，好皮色，走起路來，却扭扭捏捏的，好像纏足的女人，一點爽快氣也沒有，可是他竟看不出，一鞭子也不往他身上打；裏套的騾子那樣聰明，叫牠向前走的時候，不像一般只等着去下湯鍋的牲口們，在馭者打着大鞭，嘴裏高聲的喊『駕！駕！』牠還把車套甚至都拖到地上，一點也不用勁；可是這匹騾子竟不然，假如是好一些的馭者，僅僅是一舉鞭子，稍微的甩一個響，牠就伸腰猛拉；就像方纔上東大橋的那個坡子，他自己趕的兩根，道上的人誰不誇這小騾子拉的好！他心裏真的不高興劉金，——連這點眼色都沒有，往常裏弄個鞭子悠蕩悠蕩的還直掃這裏套騾子的脊背，他每一想起這個，他心裏便忿忿的。

劉永福坐在車上，想着自己過去的走南闖北，也想他兒子的不中用。

「真是一代精明，一代癡！」他在心裏暗暗的嘆着氣。

這樣的，車又行過了兩座小橋，他猛抬頭，看見他們的車，已經走到源豐燒鍋的牆下了，方形的磚煙囪，血紅的大門。他把眼皮向上翻，看見前面的車，紛紛的，有的往路南拐，有的往路北的店裏進，這時眼前露出一條胡同似的，比鏡面還光的路，劉金還是慢慢騰騰的

把鞭子抗在肩上。

「劉金！」他扯破了嗓子，「你死啦？還不往上趕，等一會挨笞呀！啊？」

劉金被他的聲音給驚了一下，於是便把鞭子甩得響響的。

「禍，禍！……：喔，喔，喔，喔。」的喊了起來，所有的牲口加了一把勁兒，往前拉，也微微的往右面拐了一拐，這那天已大亮了，街上的買賣鋪子，早已開了閘板。緊挨着劉家的七套的大車，又走上來了一輛牛車，在劉家的車往右面拐過的時候，劉永福坐在車頂上，看得清清楚楚的，這事，簡直是讓他出了一身汗；據他的經驗，他知道這是發生了大事，但這事不但是要傷財惹氣，恐怕要吃官司，於是他慌了，他甚至不顧他的老命，他一鼓氣，脫去了披在身上的皮襖，跳下車來，那時他真比十七八歲的小夥子還靈敏，他悄悄的在車頂上跳一翻身，急急的完成了一個動作，然後他安然的又爬上車來，悄悄把面孔掩得安祥的，他只好去在心裏埋怨他的兒子，連連頓首誇獎自己的功勞；然而，這些事他只好儘量一個大綱而已；還沒等他開始實現第一個想像，那牛車的駁者，也開始扯破自己的嗓子：由車後面滾過來了。

「站住，站住……：邊往哪兒走！」說話的時候，聲音和他的喊聲一般高。

劉永福的車，依然向前走，牲口們的耳朵轉着，人們絲毫沒有答理這聲音。

喊着的人，停止了喊聲，並未停止喘息，他急遽的跑到車的前方，死命的抓住裏套驢子的轅頭，驢子揚着脖子，八翹起了腳，劉家的車，終於被劉金眩鳴站住了，劉永福極力壓制着他內心攔攔的焦緒，使面部保持安靜，像毫無事情似的：由轎車上滑了下來。

「怎麼了？有話早些說，攔車幹甚麼？」

說話還是理直氣壯的。

攔車的小夥子，仍在喘息，顯着冷風的早晨，他額角上滾着汗珠。

「到底是怎麼，你撒開我的牲口！」

劉金緊捏着繩桿子，臉也漲紅了，攔車的人，啞叭似的。

「你們亂了，還想走！拉住！」

這時從後面一列上來一位較比老邁的人，於是他們隨着另一些圍觀的人們，離開了這輛車，走回牛車的近旁。

這輛牛車，無論是在牲口的裝飾上，車的油色上；以及這車的主人的外貌上看，都是和劉金的配色驢車不同的，依農人們的經驗，則劉家是擁有多數土地的地主；這牛車的主人，也

不過是一個小佃戶而已。

「你們怎麼罵了人家的牲口還想跑？」老者的聲音啞啞的。

「誰刺了你的牲口？」劉永福擺出地主的神氣。

「你瞧這牛眼！」

不祇是劉永福父子，連圍着瞧熱鬧的人們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可憐的牛的腿上，牛好像特別痛苦似的翹着一支腳。

「呀！軋掉了一個蹄甲呢！」聲音起在人群裏。

「你們大家瞧，這可不是軋掉一個蹄甲麼！牛都不敢邁步了！」老者想要求大家給評理。

「軋，也不見我們的車軋的呀！」劉金吶。

「不是你的車，是誰的車，我們的車緊挨着。分明是你往前搶車的時候給軋掉的，還不認賬？」老者有些瘋狂了，兩隻眼睛，睜得溜圓，像他的牛似的。

「卸他的騾子，一匹騾子還頂不住你的牛麼？」

在農人的習慣上，理，是要大家來評的。不意這發生了一番事情，彷彿圍着看熱鬧的人，都是懂理的，凡是大家的意思，便比得起法律上的條文。這時圍繞着這牛車，站住了幾十人，

後邊的車，因為前邊被人們擠滿了，一步都不能走動，因而，人越聚越多，尤其是早晨，尤其是在馮鎮最繁華的地方——瀝豐燒鍋的門前，這地方弄得特別混亂。人群裏充滿了複雜的聲音。

劉永福又脫掉了他的皮襖，他轉過來身子，把臉對着群眾，眼睛放着炯炯的光，他以極大的聲音，對人群裏喊。

「諸位，你們聽一聽。我劉永福，對天說話，這牛絕不是我的車軋的，我成年家跑外，我這麼大歲數，說話得對得起天，對得起地；對得起良心，還得對得起這兩個車軋。我們都是走南關北的，我老頭子幾時也沒虧過心；這牛若是我軋的，他別說是卸我的騾子，就是我的車，我也甘願，本來我的車沒軋着麼！不信我們去找牛蹄子，反正若軋了，這蹄子就得在地上，它沒翅膀，也飛不了。」

群眾們聽了這激昂的談話，心裏都覺得這話好！老頭兒說的句句如理，於是人群裏又起了一片聲音。

「你找一找牛蹄子，找着人家賠你的牛，別胡賴！找呀！」

牛車的主人，也覺得這是理，所以一句話也不說，便彎下腰去，圍觀的人們也都用眼睛往

地下找，然而牛蹄是找不到的。

人群又混亂了一陣，劉永福和那一位老者還繼續理論着，但是誰都沒有辦法；幸虧朱三爺由德馨樓走了出來，他面上泛着酒後的紅光，把鴉鴉管放在咀裏，剔着牙，胖胖的身體，走路蹣跚得可笑。他是這鎮上的和事老，他也是這鎮上的公平人，他雖在口頭上總說主張大憲化小，小事化無，但是假如他在有幾可乘的時候，也頗顯敲敲竹槓，最低他在定了每椿事的時分，當事人是必須請他吃一頓德馨樓的。

他慢慢的走進了人群，推着人們給他讓開一條路，他鑽進了幾層人，站在圈子的最前面。『怎麼個事兒？』這話是朱三爺在每一遇到同樣的事情時，要說的第一句話。照例在這一句話，剛由他口中脫出的時候，當事人也便立刻停止爭論，而向他縷述事情的經過了。

『我當您說，他也太欺負我了，軋了我們的牛……』

老者滿心委屈，都擺在他蒼白的臉上。

『啊！是怨，朱三爺！』劉永福向朱三爺作了一個揖。

『啊，啊。劉二爺。』朱三爺捻一捻鬍子。

『是這麼個事，這老東西簡直橫不說理，他的牛也不是在哪裏讓人家的車軋了，硬叫我找

碰，你知道，你大爺趕車很謹慎，怎樣軋了他的牛，況且說既是纜軋的，牛蹄子又接不著，難道它還能飛到天上去麼，三爺？」

朱三爺的搗蒜了紅絲的眼睛往上翻了兩翻，把鵝簽管從嘴裏拿出來，讓它自然的垂在他的大襟上，晨風吹着人們的頭頂上吹過，人們的頭腦彷彿都更清醒了許多，都在靜靜的聽着這位外號莊嚴的先生給他們一個公正的裁判。

「劉二爺，你的車呢？」朱三爺問。

「在那兒站着呢？」劉金代答。

「離這麼遠，他怎能軋着呢？」他又把頭轉向了牛車的老者。

「他們的車上過去，牛不能定了，我才看見少了一個蹄甲。」老者極客氣的說，他恐怕這事又要出岔。

「那麼蹄甲呢？」朱三爺的聲音有些嚴厲了。

「沒找着。」老者恭謹的。

「軋的時候，你沒看見，軋掉的蹄甲，你又沒有，你甚麼證據都沒有，就平白說人家軋了你的牛，多虧是一頭牛，這你若硬說人家搶了你的錢，那人家也得賠麼？這真是沒有此理！」

人家劉二爺，你圍着這十里八村的打聽打聽，誰不知道人家是劉村的頭等戶，人家能和這打聽！別說是一頭牛，你瞧瞧人家的那個驢馱，就是你這一車，人家還賠不起你怎的？再說劉二爺是個正直人，甚麼事祇有吃虧，總沒聽說過他佔尖取巧，他能和你窮人打哈哈麼？這簡直是笑話，你趕快走吧，別在這兒搗亂，圍着這要些人，擋住這要些車。」朱二爺的言論滔滔不絕。

「和您說，我絕不屈說他。」老者當然是不肯甘休的。

「你倒是怎的罷？當着這些人，人家本來沒軋着，你這是窮不起了怎的？弄這要一頭破牛訛人呀！」朱三爺聲色俱厲的「我告訴你，我老頭子的眼睛，揉不進沙子去，甚麼事我沒有見不到的，我勸你走，你就走，別找麻煩，若不然，你們就到區上去！」

這是朱三爺慣常的手段，他知道人們誰都不喜歡去見官，所以凡是他遇見每件難解決的事務都要拿這句話來煞尾，也是他已得到了經驗，每在這句話說完時差不多的人們還都要駭起怕來，往往這句話便能辦妥一件事情。

「劉金！」朱三爺命令着。「你趕着車走，看他能怎麼的，有法子儘管去想好了！」

他說着，劉家的車便安然的走開了，圍觀的人們，因為趕到幾個人，抓在一起，打得頭破

血出，也沒看見把驢子從那個車套上卸下來，套在牛車上，當然他們是掃興的散去了。

朱三爺和劉永福互相的作了一個揖，朱三爺的胖身體，消逝入群中；後面的車群，又開始向前蠕動了。夾雜晨風中的，有馬的嘶叫聲，人的吆喝聲，以及皮鞭子「叭」「叭」的響聲，至於那悲慘的老者是怎樣的處理了他那頭受傷的牛，怎樣的處理了他那輛破車，馮鎮上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還不到中午，朱三爺和劉永福父子，三人都出現在德馨裏。炸三樣，溜裏脊，豬肉包子，擺滿了一桌。兩位老頭兒都有些酒意了，他們彼此誇示着早晨的勝利，同時也責罵劉金作事的馬虎。

「謝謝您，三爺！多虧您維持，來一杯！」劉永福把酒杯舉在朱三爺的面前，他們盡量的喝着，彷彿着把這一車湯價都付了酒錢也是甘心的。

「三爺，不是我們強辭奪理，在那麼多的人前，我們真也不好丟面子，其實賠他幾個錢，又算得了甚麼？」當他們吃完飯，預備離開飯館的時候，朱三爺這樣的說着。

無論如何，劉永福的心裏，今天足鬱之的了，雖然事情解決得那樣容易。在往常卸完了糧食之後，是要再在鎮上裝滿了油酒或乾菜之類的雜貨，拉回劉村去，分在村裏的車店裏。

但是今天他們却不然了；他們甚麼也未曾裝；空着車子，繞了一個小胡同，走出了馮鎮，這時，日頭正筆直的曬着人們的頭頂。

大道上還是一列長車陣；車的數目讓魔鬼都數不清，各車上滿滿的載着糧食或雜貨，馬和騾子都邁着齊整的步伐，軋得比石頭還堅硬的土道上，響着不諧和的音韻。

劉家六匹騾子類下帶着的銅鈴，嘩嘩的響着；頭頂上的紅纓也在顫微微的抖，因為車體上沒有載着任何東西，飄飄的，跑在大道上，顯得很高，劉永福依然圍着他的皮襖，俄坐在車的中間，似乎悠閒的臉上，多了一條旱煙袋的影子；一種強烈的酒味夾雜着強烈的關東煙味破壞了曠野裏空氣的清香味道。他一聲也不響，但他也絕未沉醉，他的眼睛始終望着遠方；看他那從遠處山嶺裏吐出的白雲，他並沒有泛出詩意，他這一生永遠不會作出這樣的笨事；他直是讓嘴裏不住的向外噴煙，他也許有心教他的煙脫口時便變成白雲，然而這煙的力量終是微弱的，剛一離開他的嘴唇，便混入飄在人們身邊的風裏了。

事情只要過去了，無論是多大的事情，當事者的心裏，也會坦然的。劉永福這時的心裏，一點什麼掛記都沒有，尤其是在他微醺以後，他覺得身上是那樣的爽快，世界上竟是如此的美麗，大車一輛挨着一輛的，車上的小伙子們，又都那樣強悍，他想到這裏，又引起一種不

可遏止那希望。他覺得排列在這大道兩旁的車店，慢慢的都會發起財來，也許變成了號鋪，要不然這從馮鎮到劉村的十五里路，也將成了另一條街，當舖，木局，鐵匠爐，雜貨鋪，粉房，油房，皮鋪，布莊，飯館，都開設在這條街上，說不定自己也許就變成這條街裏幾家店鋪的主人。

『這塊地方是有希望的。』他心裏這樣想，『老祖宗們真沒有瞎了眼睛，這地方的確找得不錯，不枉教他們辛苦了一回，黑土好像讓油拌過了似的，細細的，油汪汪的，種甚麼出甚麼，甚至都種不到下莖，況且這地方淨生有些鐵一般的人們。——這塊地方是有希望的。』

車不住的顫動，劉永福的肚子裏的酒，讓他睡着了；他的頭軟顛顛的垂在胸前，皮鞭緊緊的纏住他的全身。

車已走到劉村的村頭了，劉永福睜開了眼睛，騾子們是認得路徑的，一到了村邊，牠們的脚步放得更加輕快了。

年青的孫三，坐在廟後李老六酒缸的屋裏，大口喝着白乾，因為是中午剛過，他們高高的將門簾子挑起，楊老二坐在他的對面不知是講究一些甚麼，指手劃腳的。

王穀房的門前，正有幾輛大車停着，人們忙向車上裝粉絲；孩子們圍擁在車的前後，檢地

上人們弄掉的粉條。

白色的線摺，繭包裹着的線包，被幾個小伙子們一個一個的抗進閣幾房的院去。

繫著紅絲頭繩的，油黑的髮辮，垂在綠褲紅襖的大姑娘的身後，小孩子們也都安閑的玩耍著劉永福現在是已完全醒酒了，他看著村裏的身平景象，他更證實了他方纔的想像不是空想，他相信將來的一切都會照著他的理想去實現，車店會變爲燒鍋……。

清脆的皮鞭聲，驢馬身上的銅鈴聲，和蹄子敲在地上的聲音使劉家的更夫拿下了大門閂。草走了院去，孩子們也習慣的擁著劉永福走進北屋去，等他在春凳上坐穩了時，他便把從鎮上帶回來的點心，分給孩子們，孩子們把笑都堆在臉上。

他的心裏並不是憂鬱，但總像是有甚麼事情擾亂着似的。他喝了兩碗茶，抽了一陣水煙，還始終不能平靜下去，於是他穿上皮襖，一個人穿過了房後的樹林，走向河畔去，這時河裏的冰雖然沒完全融化了，但水已能沖動了冰排往下流流去。他背了手順著河岸來回的踱了幾次，忽然他把身子轉向了河，一隻手伸進懷裏去，掏出了那被他搗得熟呼呼的一片牛蹄子，勁進河裏去，水上立刻劃出了幾個圓圈子，在這些圓圈中，劉永福彷彿是看見了一個可憐的，痛苦老者的面影。

夜裡，劉永福一袋一袋的吸着關東烟來代替他的睡眠，一種說不出的苦惱，沉重的壓在他的心上，他覺得事儘可如此作不過對於這些比自己還可憐的人們，這麼作去，便似乎有些失德的。他盡力閉緊他的眼睛，使眼前的黑暗沁入他的心，他極願沉沉的睡去，一掃心中毫無端緒的思想。但在他，在今夜，這事祇是一片不會實現的空想；所以當他再重新點燃了一袋烟時，便可清晰的聽見一些新的聲音出現，如更鑼又增多了敲打的次數，隔壁的孩子又增高哭叫的聲音，村頭上的狗又加緊的狂吠……直到後來，他又聽見了從遠處的大道上又傳來了軋軋的車聲，這聲音漸漸的由遠而近，同時引起了遠近的鷄啼；他知道天就要亮了；於是不能再安穩的躺在炕上，他披了衣服，走到院心去，然而東方還沒發白。他順便把一簍子碎草倒在石槽裡，驢子，馬高興的對着他咳嗽了幾聲。

他的心緒依然很亂，回到屋裡並未再脫去衣服，他睜着眼睛一直坐到天明。

爲了要到馮鎮去看糶行滾落的糶船，劉永福草草匆匆的喝了兩碗稀飯，便一個人把錢袋子挾在腋下，奔走在向馮鎮去的一條小道上。

晨風吹着一點青雪，天空裡一片灰暗，稍遠的地方的樹林子掛着一層薄霜，大地上的一切靜靜的和劉永福同樣失眠了似的，蒼白得可怕，看樣子也許世界上將會有不幸的消息出現了。

東大橋上是車群，人群，騾馬群，糧食裝在車上，抗在人的肩上，駝在牲口的背上，這馮鎮附近，真是一片寶庫，出產竟這麼多，『天喲！但願保護住在這裡的人們，不要他們得到災殃，他們都是馴良的，樸實的人喲』。

劉永福在心裡不住這樣的禱告，長不過一只的烟袋，又被啣在嘴裡。

天空裡依然是灰暗的，日頭躲在灰色雲彩的背後，馮鎮街頭雖然不斷的有糶車像潮水似的向鎮裡湧，但無論怎麼，也掩飾不了壓在這鎮上的濃重的灰暗的顏色。

源豐燒鍋的大門開着，強烈的酒糟味，刺激行人的鼻子，牛車向外拉着轆水，隨之也走出來一個豬群，燒鍋院裡亂哄哄的。烟囪上冒着漆黑的烟。

祇一天的工夫，一個怕人的消息，便如同傍晚的炊烟飄上天空一樣，迅速的，普遍的，傳

漏了空頭。

「委員住在源馨了，源馨牆外大坑的北沿，正搭着席棚呢！」停立在燒鍋門口的人們，這樣講。

「真的！鐵道倒修過來了。」

劉永福知道這是一個不祥的消息，他彷彿明白鐵道是種妖孽似的怪物，或者就能夠毀滅他的子孫；他因而不能再安心打聽甚麼壞行，他竟去找朱三爺去問這個消息去了。

果然，朱三爺也在被這件事給苦惱着；他正盤着腿坐在炕上三個人圍着一張方桌，小酒盅裡滿滿的斟着二鍋頭，聞着酒味，便知道它的勁頭很足，劉永福呷下一口唾沫，坐在八仙桌子旁邊的方凳上，由於朱三奶奶的招待，一碗濃濃的熱茶，和一個水烟袋已擺在他的面前了。

「三奶奶您別招呼，我不抽這個，我自己這兒帶着呢。」順手他掏出來了烟荷包。

朱三爺端了一盅酒，一伸脖子，「滋」的一聲便喝了進去，然後把筷子往桌上一放，發出一聲「叭」的聲。

「劉三爺，請上來，喝一盅，坐近點談話方便。」他把讓酒浸紅了的眼睛，望着劉永福。

「我偏過了，三爺！」劉永福在凳上欠了一欠屁股。

「你看！吃過了，就再喝一口，你還外道甚麼，咱們弟兄！」

「三爺！我真吃過了，不說瞎話！劉永福有些發窘了。」

「瞎！吃了就光喝點也成呀！……你不要等我下地去拉你。」三爺說着，便作出了傳喚穿鞋下地的姿勢，同時劉永福也忙的跑過來攔阻他，這時二鍋頭的香氣，又衝入了劉永福的鼻孔，朱三爺的手的力量，加以酒的香味的力量，把他曳上炕去，他坐在棹子的橫頭上，神氣像似一個念經時正座上的喇嘛。

「我給你們引見引見，」朱三爺端起了酒盅，酒因為斟得很滿，有些便從酒盅的邊緣上流溢了出來，他伸長了脖子。把嘴唇去吮了一下。

「這位是李五爺，這位是張二爺，他們都住在鎮西頭。」朱三爺指着有點淺白麻子的李寬和小眼膀而且近視的張文漢說。

「這是劉村的劉二爺，劉永福！」他的眼睛又轉換了方向。

「都沒有見過面，彼此都聽說過。」三個人不約而同的發出這個聲音，二鍋頭燒進了兩個人的肚子。

顯赫的，就是當地一些所謂「有頭有臉」的人中，「彼此都認識」，當然便都是不屬凡響的了。

在前文裡已經說過了，劉永福是劉村裡的一層二層富戶，他是有被人知道的必要的，不過這位李五爺和張二爺的被人知道，却不是基於這上的。

假如我們要談李五爺的身世和他爲甚麼威名遠播的，這是要由他的上一代談起的，他的上一代的人物——他的父母——真是兩位了不起的人物，當時他們可以左右馮鎮，他們的一切行動，都可以震懾附近的小鎮和村莊，據說他的父親長得脖子腦袋差不多是一般粗，腿短上身長，走路時踮腳得可笑，無論到那裡，手中永遠拿着一把「二人奪」，裡面的刀子磨得特別銳利。——這是給他打江山的東西，他就是用這個創出來的天下。他曾經作過馮鎮的照磨因而他時時擺出當官架子。他雖然當官已久，但他也有時還想起他當年的九品頂戴而人們翻閱他的豪華歷史。

記不清是在光緒多少年了，總之那時這位老先生已不再是馮鎮的照磨，他在鎮上倒有了一片房產，他就擺了三份大寶局，賭徒們每天都是成千成百的，他每天便在這賭場裡巡閱，他有人力，有財力，誰也惹不了他，在馮鎮上他便是一切；他的綽號是李老虎。

有一次夏知府到道鎮上來，招待當地的士紳們，他曾講過這樣的一個故事，給他聽：

「他媽的！」他說話的聲音很洪亮，鬚袋左右搖擺。

知府對他注視著，神氣有些不對，他已經覺察了出來，但是他道歉，我們的老虎是永遠不對任何人道歉的。

「大人！你不知道，我還沒和你說呢，論起來我們是親家，前任知府錢大人，是我兒子的乾爹，你們不是親家麼？提起來我們都連親，不是外人……」

知府眼睛睜着他哼都沒哼。

「他媽的！」老虎還很得意，夏知府皺一皺眉頭，「那天下雨，就在我的局上，來了一個泥腿，他到這兒就找碴……」老虎吐一口唾沫。

「他媽的！那天我正在局上，這小子偏說盒子是假的，他要睡寶盒子，滿坑都是錢，滿屋都是人，誰能讓這個！這小子也真不夠朋友，非看不可，揭盒的不讓他看，打了他一下子，他竟掏出傢伙來了，把揭盒的前胸上給扎了七刀，好小子！我真想不到有這樣吃生米的，竟欺到我李老虎頭上來了。……」

老虎說著，氣不打一出來，夏知府早就胸有成竹的，一句都不說，就彷彿他准知道他接著

就要說甚麼似的。

「他媽的！這小子把我氣壞了！搗盒的馬上就死了，扎七刀還不死，血滴的滿處都是，人也亂了營，我，李老虎，那受得了這個，今年我六十多歲，我也不要這條老命了，對付對付這年青的野種，他剛要跑已經跳上了窗台，還沒等他踢開窗戶，我也一聲身跳上去了，就奪的這個傢伙」，說着他拔開了「二人奪」，裡面透出了個雪白的兵刃，知府暗抽一口氣。

「就這麼一下子，就他媽的扎倒了！」他說到這裡，火早已消盡，隨之便得意洋洋的笑了

「這小子還要逃，嘿嘿……」他諷笑了一聲。

「好小子，你還跑得了，胳膊根子上，造了一個大窟窿，血滴滴捶捶的淌，況且，我還看他媽幾百個乾兒子呢！別說是他，就是一個家雀，我李老虎擺好了陣勢，他也不用想飛出滿鑽去，這話絕不是勝吹噪，知府，你也不是不知道的……我李老虎，」知府只得唯唯諾諾的。

「知府！這個事兒，我就替你辦了，哪叫咱們是親戚呢！我就一爲私，二爲公，把他綁到西大橋，去正了法。反正殺人的償命，欠債的還錢，我也懂得這條法律。哈哈！你說他媽的——……」他說完了，眼前又浮現出他那天勝利的影子，接着他還找補了一句：

「那天也下小雨。」

夏知府在驚訝的情緒下，早已打定了主意，但是甚麼也沒有說，他仰首向外面看了看，今天的天氣也是下着小雨，他陪着士紳們喝完了茶水，吃完了點心，恭謹的把他們送了出去。

「明天午間，諸位再請過來，我預備一杯薄酒，藉機會我們再談談。」在二門外，知府大人對他們作着揖。

「一定來擾，明天午間！」李老虎替大家回答，他也高興的還着禮。

果然，第二天剛午間至兩時，知府住的地方擺了一桌豐盛的酒席，客人來到了十幾個，都是當地的紳士，除去昨天的一夥人之外還有從東山寨纔回來的獨眼龍李彪。——老虎的胞弟。

不到一袋烟工夫，人移門齊了，夏知府舉了酒盞給在座的人們斟酒，人們都笑迷迷的，纏到自己的光榮，李老虎和劉龍龍坐在上位上，身子不住的抖。

「大人！你在位上，這得甚麼事，我隨時吩咐，有這座上的哥幾個，沒有辦不到的，要人要錢，辦成了大家都不是外人。」老虎說好話時，也透着打架的神氣，「二人奪」神氣在椅位上。

「是，是：兄弟不敢當，諸事都請各位照應。」夏知府滿臉堆着笑。

上等的好花雕，激起了人們真實的感情，二十來隻眼睛注視着老虎和他的弟弟，他們還是無其事似的，把鴨腿和大塊的肥肉往嘴裡送，他們沒有理會人們的目光，當然更不知道這目光中包含着敵意了。

「請衆位紳們幫忙，兄弟很想使這地面上太平太平，……我是能給人們除害的。」知府語言很和緩，他始終是一副書生的面孔。

「我早就說了，只要你吩咐甚麼都辦得到，有我老虎在——嘿嘿。」他拍着胸脯，把大塊擡立起來。

「請衆位不要誤會，我不是說別的，我是說設法使這地都平靜。」夏知府的目光在大家的身上掃視一週。

「爲鎮還有甚麼不平靜的。還是富庶地方，有三塊大寶局。不是我老虎，就看不透市面上價錢能有這麼活動。」老虎又喝進去一盅酒。

「兄弟以前剛到任就聽說馮鎮是個不好的地方，這地方有惡霸，但到來一看，這也是不丑得的。」知府的面露了嚴肅。

蔡，還是不住的向上擺，涼了的酒壺，又都換上了熱的，因為話鋒的轉變，在座的人們的心裏，有些已忐忑不安了，但是李老虎兄弟二人除外，他們大江大浪都已經過許多了，料着這樣一個知府也不會把他們怎樣，他們已看過十幾個知府了。總之打點不好就給他送幾個錢，再不成，就送上一個娘們兒，「嘿嘿，天下事還有用這兩樣東西解決不了的？」

「當然不見得囉。」老虎在凳子上正了一正身子。「大人已經來了三天了，還沒看出這鎮上的情況？若說罷：就只有我李老虎，但我並不惡。嘿嘿！」一口酒又下了肚，這時窗外有急促的脚步聲，和細碎的私語聲，獨眼龍用脚暗暗的踢一下李老虎，老虎瞪一下眼睛，說是「多事，真的，李老虎長了這麼大，怕過甚麼？」

「我殺過人，是殺那些該殺的；我是替天行道，替朝廷辦事，我不殺，官家也殺他，我殺官家就省事了。」

「難道你當真殺過人麼？李爺。」知府變成忿怒的了，臉色通紅的。

「當然囉！好漢作好漢當，我昨天不是和你說了麼，你到任以後，就殺那一個，他也是殺人的呢，……殺人的償命，咱們是親戚，我替你發落了。」他還是毫不在意的。

「唉呀！人命關天，」夏知府偷偷的對擺菜的人使一下眼色，老虎的「二人奪」便被那

個人給抄走了。

「噫！」老虎站了起來「你們要怎樣？我李老虎——」

「來呀！」知府發出一聲像雷似的聲音。

七八個帶着兵器的人，從內室裡跑出來，綁住了李老虎和他的弟弟獨眼龍。

「你們真是一群小人，我好漢——」他氣紅了眼睛。

「大人，真是青天！他也該照實請益了。」衆人對夏知府拱手。

在衆人的裁判之下，還說他們弟兄在馮鎮裡殺掉不止十個人。其餘掠財等行爲，當然是不惡說的了。於是便馬上定了死刑，在西大橋上，把他們斬首示衆了，那天還是下小雨。

臨刑差的時候，看熱鬧的比送廟會的人多上十幾倍，馮鎮滿街都是人，車前車後有府裡的三百多兵把守着，西大橋上浮是馬隊，到法場的時候，老虎還嚷：

「小子！你太不認親了，你這小人！不該暗算我呀！你有能耐咱們調齊了人，比試比試，你太不人性了！……老子是好漢，一輩子是好漢！……」

在他的脖子上砍了三刀，頭一刀下去，他還說：

「戰李老——……」可是「虎」字便永遠說不出來了，砍第三刀後，人頭才落在地上，眼

自從劉永福坐在炕上，他們四個人喝得更痛快了，他們所談的範圍，和劉永福在街上聽來的一樣。

「鐵路調查委員。已經來了，住在源豐燒鍋的客房裡。」

四

不安的消息，像似六月的蛆蟲，咀嚼着滿頭每個聰明人的腦汁，讓他們痛苦得幾乎不能安眠，不能舒服的吃飯，祇是不多幾天，他們都塌陷了眼眶，面色變得蒼白了。

源豐燒鍋的老板，受着區官的指示，就像幾人們侍奉蠱神，瘟神或疔神似的，每天都是博六八碟的添着時菜，招待着這位委員。人們聽說他天天和幾個人在一起，永遠是拿着一張圖樣商討，從早上一直到夜裡，並且有時他們自己還畫，還寫信，於是更覺得有些不妥當了，也正像他們聽神怪的故事裡面甚麼仙長或甚麼真人，發出了妖符，要拘來神兵神將似的，他們意識到將要來的是些不幸，不幸！

他們騷擾了幾天，找出來鎮上所有的紳士，他們秘密的開着會，討論着阻止這工作進行的方法，他們不讓這消息傳到委員老爺的耳裡去，也不讓鎮上的任何一個人，不體得這事態的嚴重。

是一天的早晨，買賣家剛掛上幌子，警察所的第一班門崗總換上來，馮區官的三姨太正在花廳裡調嗓子，馮鎮的人物們，便走進了這區官公館兼警察所的院子，這羣的領導者是朱三爺，羣中還有商務會長，以及李富和張文漢，並其他幾個人，這是在馮鎮上第一次公式的集會。

他們這次開會，沒有分出來誰是主席，誰是議長，他們誰也不曾在事先提出了議案，他們都像在家裡一樣，亂哄哄的講話，隨便吸煙，隨便吐痰，所以過了不大的工夫，這屋裡便充滿了一股雜聞的味道，和一種混亂不堪的景象。

馮區官這天因為起得早了，眼皮上像有千斤開似的，很難抬起來，雖在初春的時候，可是惹因屋裡人多氣燥，於是他的前額上不得不滾滾的淌着汗珠子，他平常不太說話，坐在哪兒總是用右手擺弄胸前的五個銅鈕，他的肥頭大耳的相貌，再配上他的大肚子，便很像一位彌勒佛，他在馮鎮當官有五年了，據他自己說他這五年的運氣真不壞，地面上沒出過甚麼怪奇

的案子，並也沒趕上這年頭，不過鬧過一回大盜案，連累了幾位附近的鄉紳，但到底還是自己的禍分高，不但未曾對自己有利，而且還被他們給送來一位三姨太太，所以這位區官每天裡除去睡覺吃飯之外，既或是在他獨自一人坐在辦公桌前打呼嚕的時候，還是笑迷迷的。

區官是好人，他俱備著好人應有的條件；當然在每次辦完不管是一件甚麼案子的時候，他總要扒進來一些油水，可是這事也不怪他，他自己不誠心向人家要甚麼，人家自動的往公館裡送，一切事彷彿別人都甘心情願似的，況且所裡二三十弟兄，誰不是拉家帶口的，淨指著一點死餉錢，那管甚麼用？此外他還吸點大烟，但他很知道吸烟的秘訣，他每天按着定時——早，午，晚三遍——每吸也必有定量：——五個——，當然他吸的也都是上等烟膏，而且燒烟的又是他親信的三姨太太，他只吸頭一遍，不挖海底，不抽烟灰，所以他的身體始終是胖胖的，面上也帶着紅光，他提起吸大烟來，永遠是說：

「大烟真是好東西，只要人會用便一點都妨碍不着身體，而且還許有補養，不信，你們瞧我的身板，該多壯！」說着他便拍了拍肚皮，帶着驕傲的一笑。

「不怪西太后，把它叫萬壽膏呢！」

然而，這天他真是起得太早了，匆忙間又未及用些萬壽膏，所以馮區官一們打呵欠，一們打盹，累得別人說話也不大起勁。

外面的胡琴聲住了，公館裡很靜，就是警察宿舍那面，除了買豆腐，倒泔水，和嗚嗚嗚尾們吃飯的聲音外，也算是很靜。留在區官辦公室裡的人們，爲了因公忘私，雖然還有茶吃，單飯便跑來的，可是他們一點也未露出來疲倦的樣子，他們都熱心的，聽着朱三爺講話。

朱三爺坐的是內勤局員的椅子，他一手捻着鬚鬚，說話慢吞吞的，比內勤局員還慢。

「這年頭真也沒的說了，自從改進了民國，年青人當官，淨擺些新花樣，就拿這鐵道講，近幾年又多修了好多條，聽說前清外國人剛在中國修了鐵道的時候，皇上就發令把火車軌道海裡去，甘心賠款；本來這妖精似的東西是誰也看不慣的。」他說着向地下咯了兩口粘痰，然後用棉袍的袖子，擦一擦嘴，聽他話的人們，都點一點頭。

「這話若教新派的人物聽到了，又要說我頑固，可是自從鐵道鋪進了中國，中國便最進步，太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這不是軌了龍脉怎的？」他說到這裡，還帶一些嘆息的神氣。

「是軌了龍脉了。」人們都附合着。

「若不然，中國也不會弄成這個樣子。」李五爺很久沒說話眼睛睜得有些紅了。

「可是我們又有甚麼法子！過去，人們使過消極的方法。」張文漢的近視眼眯得只剩一條縫。

「甚麼消極的辦法？」大家這樣問。

「聽說有一條鐵路才修上的時候，山東的老鄉們到遠方去認可步行，都不坐它的火車，他們成羣結隊的走路時，一齊向鐵道上面拉屎，火車走到這裡，就出轍。」

這一段軟性的談話，引起在座人們的暴笑。

「那麼我們也就等着去拉屎罷。」大家歡諧的說。

「那不能，那不能，鐵道一修上，風水便壞，拉屎能頂個屁用！」朱三爺有些氣了。

這時馮區官掠開了眼，走出辦公室去，兩個比便服還長的制服袖手，一甩一甩的，這是臃腫的軀體，便消逝在門外了。也許同時隔壁的床上又燃起了一盞微明的燈，四條大腿交叉的攤在燈前，在燈籠上響起了「滋，滋」的聲音，但是這幅美景未曾被這些人們看見，聲音也未被這些人們聽見，他們看見的，只是專侍候三姨太的聽差已躲出了她的臥室，而且臥室裡也有一陣三姨太太嬌笑的聲音。

人們繼續着討論，始終沒有辦法，已入了民國的時代，他們不敢有野蠻的舉動，他們知道

假如用手段消滅了這委員，說不定砲火就會消滅了這馮鎮，那樣馮鎮便更沒有風水了，就是爲賭一口氣，也犯不上拿幾千條性命來換一條命。

馮區官又進來了，聽差給他高高的挑起了棉門簾，他彷彿是增添了不少元氣，他站在地中央重新對人家應酬了一陣，就像今天早晨他未曾見過這些人似的。

他精神奕奕的坐在他的位子上，大口的喘着氣，兩隻手的指頭像是小樅子，他擺動着它們；一個禿腦袋就像一個圓葫蘆似的抗在肩膀上，日光照着它，閃閃的發着光亮。

「方纔我的精神不大好，你們說些個甚麼，我也沒太聽清楚，至於那委員，我待他還不錯，」他言不及意的，目光掃射着四面的人。

「朱三爺說的那些話，區官大概聽見了罷，火車這東西真是妖孽，我們不能讓他到鎮上來！」小五爺臉上的淺白麻子有些微紅。

「我在這兒作了五年了。」馮區官摸摸自己的肥胖的下頰，順口說出這句年來他最願說的話，因爲這話不但可以讓人知道他當官的歷史，而且還可以讓人們看出他的功績。「我處處都是替大家着想，不過這事恐怕遠抗不了，我也和委員說過，不願鐵道修到這兒來，可是他當時便教訓我一頓，說出一篇大道理，罵我們腦筋太腐，又說這是國家的命令；這人恐怕不

「太好對付！」

「不管他好對付不好對付，只是看我們有手段沒有！」朱二爺還在氣頭上，說話的聲音依然很粗。

「手段不管怎麼樣，你們大家辦去就是了，我爲了大家，認可不當這個官也行！」他覺到這已是他最大的犧牲的決意。

「是的，區官的話很對，全鎮的商家我說了就算，怎麼辦都行，只要你們有辦法。」商務會長也發表了他們的宣言。

士紳們都低下頭去，被這種辦法給苦惱得一聲不響，房裡沒有半點聲音，加上圍坐於屋中的像是泥像的人們，這間屋子簡直就變成了一座古廟，外面傳進來的鞭哨響，都能聽得很清楚，因而人們都想着這馮鎮的繁榮，而更怕這鬼鐵路爬進來了。

「依我看還是這樣罷，我們先要去人和委員商量，也和他說說這事的利害，探聽探聽他的意思怎樣，然後我們再着手。」張文漢作着手勢，話說得很慢。

「假若我們能把這利害和他駁清了，想他也不會說的，他也是本鄉本土的人！」商務會長以着人們都該「造福鄉梓」的大義思想，說出了這樣的話！

「啊？」朱三爺詫異的。「他是本鄉的人？幹這檔事還對得住祖宗！他家住哪兒？」

「三爺還不知道麼？他住東山寨，是劉村裡孫三的外甥。」李五爺說。

發現這種不是秘密的秘密以後，朱三爺略略的點了點頭，表示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

「我們還是得去和他見見面呀！」

「是誰去呢？我可不能去了。我去還是碰釘子！」區官首先表示了意見。

商務會長說道：「我也是不好去的，因為我代表的是商家，有時拿我的名義辦事，是更好辦的。」

區官雖然對眾人凝視了許久，但是心裡似乎是在想什麼心事，大家望著他，也只是沉默。

懸在壁上的大掛鐘的擺，來回的擺動着一百幾十下，區官突然把臉轉向了朱三爺。

「那麼還是三爺去一趟罷！」

「我也去行，」朱三爺說話很慷慨，「我成年的給，說事，無論是甚麼懸手的勾當，准能想出辦法來，讓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絕不是那一陣的土釐說事的，到哪家叨起烟袋來，把火盆往腿裏一窩，婆婆媽媽說不出個子午卯酉來……。」

「這我們大家倒是知道的，所以也只好請你這次再偏勞了！」

「不過……這次可有點……我就是見官有些說不出話來，聽說這委員又很厲害！」朱三爺很有點畏官的樣子。

「無論怎樣，三爺也得去一趟！我們大家靜聽着這個喜信。」

這個行列走出了警察所的大門，這會議也告了一段結束，人們心理的不安的成分雖未減少，但多少是找到了一點寄託，在鎮的人都焦燥的等着聽朱三爺的回信。

第二天的下午，這些人又聚集在區官的辦公室裡，臉色都沒有昨天帶着的那樣的光彩了，每人都把愁雲照在上面，區官當然也如此，但他多少又因為今天又起得早了，還未來得及用萬壽膏，朱三爺的臉色通紅坐在牆角上，內心的憤慨，也支不起他的頭來。

「朱三爺去過了，那小子一點也不開面，還一味的教訓人，說這是好事！」李五爺氣忿的說。

「我們無論怎樣，也真得快辦呢！聽說靠鎮邊上由東往西已經插上了不少紅白兩色的旗子，像擺迷魂陣似的，天天還有一夥子人圍着這一帶照像，鎮邊上的樹，有的也被他的給用白字號上了呢！」商務會長這樣的報告着。

他們這天未曾吃早飯，從很早很早的時候便亂哄哄的議論，一直議論到中午才散開了，這

天三姨太太連嗓子都未調，警察所連那偷雞偷狗的大案子都未接受，鎮上的聰明人盡量想着適當的辦法，不聰明的人們便也成堆結隊的散佈謠言，和驛在一起駭怕；春風颯得比往日大些，鎮上的糧車也居然少了，幾年來連臘月三十日晚上都未住過班的源豐燒鍋，這天裡也未看見他們的大烟筒上冒出烟來，所以鎮上有一種說不出的淒涼的景象，人們的心裡比以往帶皇孝還要懷喪幾倍。

不只是這一天，一連着不下半個月，人們的心上總是一塊陰雲給壓着。終於他們想出來了妥當的辦法，是李五爺親自出了馬找來了劉村的孫三，源豐燒鍋又賠上了兩瓶二鍋頭，他們寫着掩蔽人們的耳目，不會在鎮上飯舖裏請他，而把酒菜權在區官的公館，他們侍候一陣孫三，是要他以親長的身分，去說教委員的，果然孫三把酒裝進肚皮，把錢裝進口袋了以後，他就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不出十天，事情竟利利落落的辦妥了，他最後用這是一句話：「你，他媽的出息了，連親娘舅的話都不聽了！」說住了他的外甥——委員——雖然，鎮上的商人捐出了他們所餘的餘利，住戶們也捐出了一大筆款子。

修鐵路的計劃公佈了，它不一直穿過馮鎮，却迂迴的繞到劉村的邊上，而且委員老爺當日也便搬出了源豐，坐着藍呢子轎車奔向劉村去，聰明的紳士們爲了鐵道未軋着龍脉而欣喜了。

他們都步行着把委員送過了東大橋。孫三由這一次起也在馮鎮上留下了一股名氣。

這之間，劉永福是不斷來馮鎮的，這事他由朱三爺的嘴裡，已聽到了底細，他知道連鎮上的人們，區官也在內都沒攔了修鐵路，而且費了那麼大的勁才使鐵路轉了一個灣子，所以這委員一到他的村裡來，他知道自己的人力物力都不足以叫鐵路再到別處去轉灣子了；他雖清楚的知道，他們將要受這妖孽的害，可是他也得屈意侍奉這位委員，好在孫三也是本村裡的人，或者委員也不會作出非禮的舉動來，然而由那天起，他竟增加了抽烟的量，無早無晚的，烟袋始終長在嘴上，甚至連閒話都很少說了。

不管他怎麼樣憂鬱，鐵路終於按照委員老爺的計劃動工修築起來，劉村裡年青的小夥子們有些個紮上了白布短圍裙，凡是能拉鋸，鑿眼的人，便都變成了木匠，找出來生了黃誘的鎖鑿，斧，鋸隨着從遠方來的工頭，跑進村前村後的樹林裡去，有些長了三二十年的大楊樹，便被這些小夥子給鋸了，劉永福的樹園子，不到半個月便被這羣瘋狂的人們全給鋸光了，留下的樹根就像高粱棰子似的，齊刷刷的長在地上，劉永福爲了這檔子事，不知偷偷的掉了多少眼淚，他的兒子劉金，勸過他幾次：『他們鋸了就鑿了罷，別說還多多少少的給幾個錢，不然又該怎麼？田，樹都是身外的東西，誰也保不住一輩子……』但除了招來一頓

老人家的臭罵，也得不到甚麼，老頭子熬天家還是驚悸性的，「他媽的，年頭變了，竟些個妖魔鬼怪的火車道，想不到也會跑到我劉村來！」言語間總含着恨意。

剝去了皮的木材，一堆一堆的堆在碼頭的前頭，像是一座挨着一座的小山，大席棚子就一連排的蓋在這木頭口的底下，不知是甚麼鬼從哪裡拉了這麼多人來，整天家像螞蟻泥蛋似的黑呀呀的一大羣，看去是有個個把大鋸滋滋嗚嗚的從日出響到日沒，合攏的木頭骷髏，叫他們給鋸得四角四楞，一根一根的，這些玩藝也堆成了山。這簡直是造反，不管是誰家的樹木，他們說鋸就鋸說砍就砍，神仙也攔不了他，本村去當木匠的小子們，爲了自己的本鄉本土，還差一點勁兒，惟有從外處來的這群魔鬼，都是楞頭青的種，王老寡婦拚命的抱著她們坎塋上的大樹也沒動作，那裏讓他們給放倒了，給不上幾個須錢，還不定幾時才發下來。「萬他媽的沒人了，這群小子不是豬嘴獠牙的甚麼大妖精！」可是委員老爺待他們倒好，每逢吃飯，哦！好！一碟一碟的，淨是些雪花潔白的大饅頭！

就是這條鐵道給圍的，西邊不倫河也跟著倒了霉了，修鐵道這碼子事，就在它的身上開了刀，兩條窄窄的小鐵道，從河頂上一直鋪到河邊，沒黑夜沒白日的來回跑着斗子車，嘩啦啦啦鐵車鐵的聲音，震得河裡的人們坐臥不安，河裡的砂子，石頭子，也都被他們搬到地上來，

磨得圓圓的，噴直勁噴土。

「獨個龍死的也很有趣。」看熱鬧的人們這樣講。

李老五的媽更是光棍，她活了七十多歲，還是收拾得特別利落，大褂總是板板正正，有稜有角的，頭髮雖然全白了，可是眼睛一點都不花，兒媳婦們隔着板壁議論她，她也能聽見，還能揚着拐杖趕回去；「母老虎」的姿態並未因為她的老邁而改變。

他的軼事很多，雖然哪哪也上不得「烈女傳」或「賢良女××」之類的書本，但是在馮鎮鎮鎮說裡，是永遠不會消滅的——老人們講得熟了，孩子們也聽得熟了，所以我想就是幾代之後，假設我們的故事家們若不造出適當的故事來，恐是這幾件「母老虎軼事」是還要繼續的講下去。

在她青年的時候，李老虎當完了師傅，下了事，她們的家，就住在馮鎮城外，種了一片菜園，馮鎮的規矩是這樣：雇短工給幫忙，每天除給工錢外，還須供人家三頓飯吃，我們的母老虎無論對甚麼都極便宜，所以她絕不能把好飯給短工吃，就因為吃飯的問題，馮鎮上便留下了一個迴聲繞色的故事：

「天剛朦朧亮，在太陽出來大以前，母老虎菜園裡的短工，都作了一氣活，回去吃早飯去

了。母老虎起得很早，每吃飯都具體計算着。這天正趕澆小葱和割韭菜，園子裡的活計有些忙，一共雇了八九個短工，早晨吃的是小茶水飯，也許是頭一天晚上剩的，也許是被她故意給弄酸了的，短工們都有些吃不下去，他們之中有二個小夥子撐不住了，也許是忘掉了母老虎的厲害，不然便是外鄉人，尚未領略過她的手段，他嚷道：

「這飯太酸了，簡直吃不下。」

「酸麼？這是加的上等高醋。」另一個人，打趣的說。

「酸怕甚麼的！反正沒菜吃，就這個飯，假如每人給你一個鹹鷄蛋，這也很好的。」又是第二個人說。

母老虎，僅僅翻了兩下三角眼，一聲也未響。大家到園子裡面去工作時，還是說很幸運的大家高興着。

午飯的時候到了，大家揩去了滿身的汗，預備再去吃這頓不得不吃的酸飯去，都很沒興趣的走進屋去，母老虎站在桌子邊上。

「你們早晨說，要吃點鹹鷄蛋，我諍思這大熱的天氣，給人家做活，也真不容易，我這兒給你們煮了幾個鷄蛋。」說着便從廚房裡拿來一個裝着煮熱了的鷄蛋的盆。

「你們一人兩個夠不夠？」

「夠了，夠了！！」一群小夥子的心理都樂得開了花，母老虎又眯了眯三角眼睛。

短工們高興的做了一下午。

「她是好人啲！誰說是老虎！」

「真冤枉！」

「還是耳聽爲虛，眼見爲實，她真是好人啲！」

就是這幾個雞蛋的力量，他們幹活都很起勁的，日頭沒了以後，他們繼續做工，母老虎依然還是站在桌子邊上。

沒菜的晚飯，他們吃得倒是快多了。

在他們離開這一天的主人的家門以前，照例是領這一天的工錢，但是在這母老虎的家裡，普通是不照這個例的，在他家五月節做的工，八月節有的人還領不到工錢，可是這天晚上，却破例了，還沒等屋裡的人們吃完了飯，李老虎就老早的站在門口，手裡擺弄着銅大錢，嘩嘩的響。

八九個人都走出來了，李老虎要他們自由的排成一列隊來，他分給每人一百五十個大錢，

小夥子們全都楞住了，怎麼講好了四百錢工錢，竟只給一百五十個大錢？這時母老虎已經現於她丈夫的身後了。

「你們楞甚麼？」聲音像夜貓子叫似的。

「工錢不對怎的？四百錢一個人，可是雞蛋一個扣一百，兩個雞扣二百，豬扣五十個大錢，一共扣二百五十個大錢，每人給你們一百五，不對麼？」母老虎把手又在腰間，如黑種和她的丈夫在一起時，發言人永遠是她，李老虎永遠啞叭似的。

「雞蛋是我們吃了，還有甚麼雞錢？」一個傭工已經氣紅了眼睛。

「你還他媽的裝傻，早晨不是你說的，飯裡加了上等高醋了麼，你他媽的，還和老雞鬚鬚着，都給我滾蛋，媽那個×的。」母老虎翻着腳罵。

小夥子們都捏緊了拳頭，然而他們看了一眼李老虎手裡的「二人奪」，料想也找不出便宜來，便不得不忍氣散去。

母老虎不光是對外人欺負，就是對她的丈夫，她也是管着，她發覺了丈夫孛娘鬚鬚，就隨他動刀，這時李老虎的威風也沒有了，「二人奪」也不敢出鞘，只有規規矩矩的讓母老虎打，甚至他連大氣都不敢出，以後她爲了管束他，怕他再去嫖人，她竟在他身上的「二人奪」部份給重

了顏色，假如不是經過她自己把這顏色給取消了，那還是免不掉一場醋風波的。

她後來給李富——李五爺——娶了媳婦，因為媳婦不聽話，她打媳婦，媳婦也不服，後來她竟想用那樣的毒法子，把貓裝進媳婦的褲襠裡，她在外面打牠，貓在裡面撓，結果媳婦疼得發昏，她才把貓放出來，媳婦小腹下面和大腿根上，全都爛爛了，黃白變成了血貓。

在她周圍的，就是慘苦的地獄，她無論在明裡暗裡都害人。

是在李老虎被砍頭以後的第三年，這個府衙門裡又換了一位新的知府。這官決不滑，但是他有一股蠻勁，他因為在京裡有闊親戚，所以他更天不怕地不怕的。

他到任時，也作過幾件大快人心的事，就在這時候，他接見了母老虎兒媳婦告密的呈文，當然，他是不怕母老虎的，他把她綁到大堂上。

母老虎被他打過一頓皮鞭子之後，也弄得渾身是血了。知府喘吁吁的坐在堂上，說話很毒的。

「他媽的！你是母老虎，我就是公老虎，不給你厲害的，你是不知道。」

母老虎終於承認了她的一切罪行，府官錄下了她的口供，並且用了這樣的刑罰，收拾了她；在大堂上擺了一個腳條編成的杵箕，把母老虎的每個手指甲縫中扎上一根針，然後讓她往裏

箕上撓，不撓就用皮鞭子打，母老虎先是不撓的。

「你再不撓，我就要往你的褲襠裡裝貓了……好，拿貓來！」知府真的急了，喊聲震得大堂發顫。

貓真的拿上來了，母老虎看了貓，便想起了她兒媳被貓撓時悽慘的樣子，她這時掉下眼淚來了，她伏在地下說：

「大老爺饒了我吧！」

「混蛋！」驚堂一拍，「你撓不撓罷？」

「我撓，我撓！」

母老虎一生，只有這回屈服了，但是她後來也常常拿這件事在人們的面前顯示。

「我甚麼沒經過，知府的大堂上也沒要了我的命。」

真的，她到老還活得很硬朗一直活了七十多。」

李老五，也有的地方是秉承了他們的性格，這樣一個英雄，還有誰會不知道呢？

至於張二爺張文漢的家世，倒似乎沒有甚麼可說的，不過他也是繼續着他父親的遺志，繼

在替人家拉雜買房子買地，和保寡婦媒等

他們是妖精，無論甚麼東西，他們只要打算，就快的撈到了手，就是這個詞頭，便吓得劉永福只是咳嗽嘆氣的甚麼也不敢說。

也不知道這委員怎麼有那麼大本事，每到發工錢的時候，白白淨淨的大銀圓竟一堆一堆的往工人的手裡跑，雖然劉村上的小子們也能得到這樣的錢，但他是一點都不眼饞的，「這不是好來的！」

劉村裡平白添了這麼一個出錢的泉眼當然出酒的泉眼，也便添上了，一添添了兩個，然而對這發開的兩個燒鍋，劉永福連一升糧食都沒給添補，他老頭子不想藉着這個時候發洋財。錢和酒永遠是老搭伴，錢多酒就多，劉村裡的錢和酒氾濫着，風流的勾當一起連着一起的發生了出來，村裡立了兩三代的賢孝牌坊，節烈牌坊，不知倒了多少座，「那還不是敗運的先兆麼？」

大道，被這群小子們給截斷了，到鑽上去的大車都繞道走了村中往日住車的大店，都改成了掛紅幌子的飯舖，村裡的熱鬧無算，也比以前增加了，甚至整天可以聽見豬叫的聲音，飯舖裡的大灶上總是冒着熱呼呼的氣，炒勺的聲音也清脆的連聲的響，工人們的嘴巴上，整天長着一個油圈子，飯舖子每天還換進大批的錢來。

劉永福對於做小舖生意的人還不恨，他只恨這該宰的楊老二——他不該領着頭在他家裡放寶局，還引得年青的人們瘋狂了似的去押么三穿去，他這一弄不打緊！村裡差不多的那家不放牌局？他心裡哪受得了這些！怪說鐵道不是好東西，還未等修成，這壞事情就接二連三的先跑來了。他每想及這一切將會發生的不幸的事，有時他連飯都吃不下去，別人都以為他是病了。

另一些人，不僅是年青的，他們嘴裡不說心裡說：『鐵道不錯，若不叫它，劉村裡憑甚麼這樣繁華，錢比土麵還厚。』可是劉永福竟說：『這錢來得不根本呀！看着呀！劉村緊接着就該敗運了！』

眼看着交到穀雨節，村後的田，已準備着手耕種了，孩子老婆七手八腳的挑選犁耩，溝處都是人們修理着犁杖等農具，柳條漸漸的放了青，老尖草已鑽出了地面，劉村的人們只愁門前這片田，恐怕今年種不上，木材山，砂石山就容易就很快的搬走呢？『甚麼國家派來的委員，竟霸佔民間的田地！說是給錢。可是直到現在就沒有了一個大到過誰的手裡！』壓在人們心上的是一種深重的憎恨，全村裡年歲稍大的懂事的人們，都是沒精打采的。

這一羣可憐的群眾，不久在腦裡浮現出一種希望了，他們不是希望鐵路在他們的眼前消滅，

而是希望他能趕緊修成，免得再累人種不上地，該種不種，該收不收，白白糟塌土地，是違天意而有罪的。

漫長的砂土堆成的長堤，高高的立在劉村的村前，它的上面溜平的，比秋天打場的場院還平，這上面還滿鋪着石頭子，小夥子整天家「喝吆喝吆」的往平裡弄，不知他們要弄到多平爲止，這條長堤，是從東邊爬來的，登上去望，嚇！白刷刷的，像是一條蛇，不用說別的，就看着白蛇入戶，劉村還想找好！那真是枉想。

這長堤似的土台子被搥打平了，就在這時委員來看過一次，他便又坐了他的藍呢子騾車走了；留在這裡的人們，指揮工頭們讓成羣的小夥子向土堤上一塊一塊的把鋸好的長條的方塊木頭鋪上去，然後鐵軌便枕臥在這木頭上，用鐵釘釘了，像是兩條黑蜈蚣爬在蛇的背上，反正不管怎麼說，這東西也不像一個吉祥物。

這白蛇和蜈蚣從劉村往西北爬去了，它繞過了馮鎮，轉了很大的一個灣子，劉永福每一看這個，鼻子就發酸，可惜老祖宗們費的一番力量，現在全完了！

劉村前面的木頭堆，逐漸被他們運走了，砂石等也完全用光了，但是這塊地除了種蕎麥便沒有別的用處，委員撥給他們一點還不够上糞的錢。

修鐵路的人走淨了，劉村裡硬充木匠的小夥子們也隨着去了，聽說還有一個小寡婦，兩個大姑娘也跟了人家工人們跑去，去照應他們，給他們洗洗漿漿縫縫纏纏的；開飯舖那些小子們也都跟去了，劉村平年裡總養一羣一羣的大漢子，可是今年連種地的人，都不够了，短工的工錢，像江河發水似的往上漲。

劉永福在清早起，或是在傍晚，一個人啣着烟袋在鐵道旁邊散步的時候，心中永遠是被惱喪的成分佔據着，他時時預想這不幸的命運的到來。

五

秋天，高粱頂着大紅的穗頭立在田裡，豆子也將到了收割的時期，火車的通車式就在這個時候舉行了。馮鎮上較比潮氣一些的人們有的坐着驢車，跑到了劉村，劉村的住民們也都聚攏在一起，割草的放下，鐮刀，放牲口於坊間了鞭子，給匠丟掉了漏勺及匠師們，他們的驢車，織布都走下了織機，婦女們也都從廚房裡跑出來，去站到鐵道的邊緣上，伴同熱心的

等待着這怪物的出現，從剛放下了吃早飯的筷子的時候起，他們便跑到那兒去，把腳根高高的翹起，脖子伸得像鷺鷥似的，望着這兩條黑色的蜈蚣上，將會發上了甚麼現象，這時他們的心裡有着類似歡欣而不是歡欣類似焦躁而不是焦躁的情緒。

「怎麼還不來呀！聽說這個傢伙一頓飯的工夫就走十萬八千里！」短小的楊老二的聲音很高。

「那還了得，孫悟空的一個筋斗也不過就是十萬八千里，它若走得這麼快，豈不是成了神仙！」孫三不服氣的，「這傢伙我看過，馮東站每月我都去，這個事我明白，它那能跑得那麼快，沉甸甸的一大塊鐵，不過若是看見了他一冒烟，那可一眨眼的工夫便到跟前了。」

「是麼？跑不了十萬八千里呀！」人羣裡飄出了這樣的聲音。

「孫三說得對，一定跑不了那麼快！全中國才多大個地方！」依然是群眾的言語，楊老二有些害羞了，臉色通紅色的。

一陣嘩啦嘩啦的響聲，比以往乘路時在小鐵道上推土的車子的聲音大許多倍。

「這是來了！來了，大家躲開些，小心叫風把你們裹進去！」孫三站在人羣的最前面他張

張着。

聲音一會比一會大，震得鐵道彷彿要碎了，人們離開鐵道有兩丈遠。

「怎麼沒有烟呀！」人們高聲的問。

「一望見烟，火車立刻到了」。孫三給解釋。

然而始終沒有烟出現在人們的眼前，可是鐵道震動的聲音越來越大了，結果在人們的視線濃集的處所，並樹着的柳樹的旁邊有兩三輛小型的車子鑽出來了，果然是沒有烟，也並不是一塊怎麼巨大的鐵塊，單單薄薄的，就憑這個樣子它還能一頓飯的工夫就跑十萬八千里！

車子走得倒是快，比村裡的騾車，馬車，都快得多，但是看光景也不過就是一里多地遠近的距離，等了半天還跑不到跟前，這事對於我們的劉村的人們，未免感到不夠新奇而失望了，好容易它們才跑到大家的眼前來了，哦，還是這麼樣的傢伙，一連着兩三個車，每個車上兩個人，一上一下的好像是這菜園裡的井台上打水澆菜的樣子，拚死命的壓呀壓的，大熱天裡累得滿頭汗水，兩個小子一蹲一起的好像猴子，真希罕，這就是火車呀！扯他媽的臊！

「孫三說話向來就是二八扣的。」人們的心裡都這麼想。

「這不是火車，火車不這樣。」

這使孫三再把聲音喊得高些響些，那個鬼孫子才相信他呢，大家有的不高興的走開了，嘴

裡邊喃喃着。也許只有鎮上的人們的智慧够，他們還耐心的坐在自己的驛車上，抽着旱烟，自在的向外一口一口的吐着唾沫，靜靜的等待着這奇怪的火車的到來。直到晌午歪的時候，才又聽見有一陣像似打雷的隆隆聲音，從遠方傳來了，小孩子們受着孫三的指揮，箭打的似的往村裡跑，報告大家，這次真的是火車來了，於是男人們又和早晨一樣拋開家所有的工具，女人們也都抱了自己的孩子，跑到鐵道邊了來，劉永福——劉二爺——也夾雜在人群之中了。

一股濃黑的烟，起在遠方樹林的頂上，這烟不但顏色比燒鍋的烟囪上冒的烟黑，而且咕嘟咕嘟的還冒得有勁。

聲音響得越大，烟冒得越多，這車也就走得越近了。

「瞧呀！那麼黑忽忽的一大片。」小孩子們狂喜般的。人們都倒退了兩丈多遠，孫三站在人群的前面。

「這才是火車呢！」他咧着嘴。

車已走到人的近前了，這傢伙真是一匹怪獸，正前面頂着一個溜圓的眼睛，日頭照着它一閃一閃的發光，底下交叉的插着我們的古老的五色國旗。有好多個人們的腦袋，從窗口上探

出來，臉上帶着笑容。

「媽媽！火車！」

「爺爺！火車！」

孩子們跳着腳，表示着他們的高興，媽媽爺爺們也都靜默的不說甚麼，對着這不用牛馬拉著就能滿世界跑的車，底確有些驚服了。

「咩」一個尖銳而悠長的聲音，從這塊鐵上響起了，車頂上冒出一股白汽來，這聲音響在村前的廣闊的草原上，不像是深夜的狼嗥，也不像是幾年前發水時。大河裡波濤咆哮的聲音，它是那麼銳利的向人們的耳朵裡鑽；人們的腦子甚至都被它刺激得動盪，於是「唉——」呀——了一聲人羣便有些不太鎮靜了，小孩子「哇哇」的哭起來，大人們也忙得把左右手的食指插進耳朵眼裡去，從馮鎖來的驛車上套着的牲口；被嚇得跑下了大道，田裡拉莊稼的大車，也叫牲口拉的亂跑起來了，這時大家都陷於混亂的狀態中，人怕車撞着，媽媽們也恐怕孩子們離開她們的手，在他們東躲西撞的時候，一列長長的火車迅速的駛過了，剩給人們的，只是一陣隆隆的聲音。

劉永福從人羣中慢慢的走了出來，滿臉上都是不愉快的顏色：「這真是時代轉變了！怎麼

出現了這樣的怪物呀！不怪前清的皇上硬要把它推到海裡去呢！——他一壁走着一壁這樣的想。

火車開通以後，劉村的去到遙遠的地方修鐵道的工人們漸漸的回來了，他們彼此講着異地的風話，他們爬山，越嶺，在深水裡築橋樑，他們受了許多辛苦但他們得到的報酬沒有一分錢，而且在他們當中還有幾個帶了一身不便對大夫說出口，而且也是不易治愈的疾病，跟着工人們走去的大姑娘和小寡婦，到底沒有回來呢！

每天永遠是有七趟火車，來回的走，劉村用這火車來計算時間，他們吃飯，作事，都拿過火車作標準，連村中私塾裡教書也是遵循着火車的時間，上學放學而不再使用香火來計算了。

秋已漸深，日光照在地面上已失去了往日的熱刺裡的力量，涼爽的風，吹落了植物的枯葉，田間所種的一切莊稼，都堆在主人的場院裡了，大地上一望無際的都是黃色的衰草，這黃金似的大地呀，曾經不斷的給人們無邊的幸福。

每年到了這個時候，農人們都不那麼優氣的，再把自己的豬，羊，牛，馬，關在家裡，大地上有好些糧食，人們收割剩下來得自然都屬於牲畜們了，因而大地上那裡都有豬，羊，牛

馬散漫的跑着，傍晚夕陽的餘輝由農家的土牆上反射回來，把金色的光芒再照在這些活動着的動物的脊背上，發出各色不同的光線，便製造成了一幅偉大的靜穆的風景。

有一天在這樣的風景剛描繪出來的時候，一齣血劇也隨之被製造出來了，雖然這血不是人的血。——由東往西開去的一列客車通過劉村門前時，楊老二領着長工們正在場院裡忙着打場，石頭滾子滾在穀草的上面，把穀子的穗頭，草莖，都給壓得扁扁的，牲口用利落的步法圍着場院跑，滾子軸上也許是因爲上的油少了，發着一種細碎的，令人聽了極不起好感的聲音。等到門前跑過的火車帶去的雷一般的響聲壓倒了這場院上響出的響聲時，楊老二對場院上所有的人們說：

「大票車過來了，屋裡叫吃飯呢！」他說着便自己扛了木製的叉子走進院裡去，他的身後還跟着兩個長工。

「小豬倌！你好好的趕着多軋幾圈呀，我們吃完飯就來翻場！」

楊老二當把身形消逝在大門裡最後的一瞬間，回過頭來向外叮囑着。「再小心點，別叫豬來衝穀糠，豆糠，你的眼睛機靈點呀！」

場院上靜靜的，只有那馬蹄踏地，和石頭滾子軋在穀草上發出的細碎的聲音，正如全村裡

房頂上冒着的炊烟一樣，還沒有完全散盡。

火車約模着是走過西大溝了，它突然發出一聲怪叫，聲音是想不到的悠長而尖銳；雖然人離着他很遠，可是聽着了也覺着過於難聽，場院上的騾子和馬都豎起了耳朵，小豬倌也懺敏的感到這聲音有些奇怪，堆在場院四周的糞食垛，遮住了傍晚的薄暗的光線，場院更顯得黑黝黝的，他一個人抱着大鞭隨着騾馬打轉身實在有些害怕，他只能「駕！駕這騾子」的喊着，彷彿還能增強些他的膽力。

忽然村頭的狗都狂叫起來，在狗叫聲裡，也有人的喊聲，這一片高亢的聲音彷彿是經世着甚麼不祥的消息，小豬倌護他的牲口站住了，牲口都低頭吃地上的穀子，他把大鞭桿立在地上，側耳聽着這聲音，一點一點的逼進他。

「楊豬倌！你們東家呢？」李五爺家的豬倌跑到楊家的場院上，已是喘噓噓的了。

「甚麼事？他們吃飯呢！」楊豬倌問。

「不得了！不得了！」李豬倌上氣不接下氣的，和隨在他身後的幾個人，一直跑進院子去。

楊老二也聽見了有人們的進來，雖然院裡的狗並沒吠，當李豬倌到他們的屋子的時候，他

已從條凳上站起來，把一盤大餛飩了些豆醬插進嘴裡去。

「二叔！」劉村裡的人們說話時，永遠忘不了對人的尊稱，縱然他們毫無親屬的關係，但他們也能按照年齡；或其他的甚麼條件，清楚的分出輩分來，「剛纔在四大溝，火車把你們的驛駒子軋死了！」

楊家院裡站着不少來聽這個消息的人，楊家的窗台邊上也站着幾個，楊老二聽了這話，將於這意外不幸的遭遇，太感到突然了，他的頭上立刻迸起來兩道青筋。

「怎麼！驛駒子軋死了……四大溝？」他說着便往外走，也並未向給他送信的人道謝；對其他人也沒招呼，他一面走著一面把小褲襠往身上披，當然在他的身後又跟着方纔他們驛子裡所有的人。

楊老二走得很快，他心裡實在疼，一年來的驛駒子，很高大的身軀，很好看的皮色，艱難等到冬天，怎麼還不賣一百多元？他幾年來淨指望著買賣牲口發財，所以他有時候對牲口比對他自己的兒子楊小子還要注意。

「怎麼軋死的？李豬倌？」轉過臉去問。

「怎麼軋死的？火車來的時候，你們的驛駒子正和我們那個黑馬駒追著玩，跑到鐵道上來

車拉了個大鼻兒，我們的黑馬駒跑過去了，你們的騾駒子，正撞到車上，就死了。」

誰也不知道楊老二是否聽清楚了這些話，他直是大步的往前走，嘴裡嘟囔著，「這年頭，說不上誰能攤上甚麼事！」

秋風犀利的透過了楊老二的小褲襠，然而它也沒有法子把汗珠從他的身上趕掉，由他的家裡到撞死騾駒的處所的一大截路上，就好像有鬼拉着他們似的，走得比旋風還快，但是他們那羣人的氣喘是掩飾不住的。

「呀！這算完了，騾駒的腦袋都撞沒了。」楊老二一隻腳登着騾駒的後腿，他對於牲畜強烈的愛憐的心，使他的下眼皮底下抖出幾滴淚。

「這騾子長的多水靈，可惜連一張整皮都沒剩下。」人們圍着全隻牲口歎惜。

「報告車站上，要他們給賠！」是另一些人的聲音。

「還是先把這半截身子抬回去！」楊老二命令着他的長工。

「這是不能動的，明天讓他們看了好賠我們。」

聰明的長工的話，被他的主人接受了，但楊老二捨不得離開這裡，在薄暗的傍晚裡，在此荒涼的原野上，他蹲下身去，用他的粗糙的手撫摸着騾子的細軟的皮毛，也撫摸着那被血

水浸得殷紅的泥土，晚風有力無力的吹，野地裡有沙沙的蟲的聲，月亮沒有出來，幾點閃爍的星光，照在黑暗的大地上也頂不了事，所以世界上所有的灰暗的顏色只有往楊老二的心裡鑽。

早晨，楊老二剛穿起他的大褂——這是他不常穿的衣服，除了要到鎮上去，或是出席甚麼慶喪喜壽的宴會以外，他是絕不穿的，因為這件衣服在他家簡直是等於紳士們的大禮服，和前清當老爺的頂戴一樣——他將吩咐過長工們要他們打完了這場穀子再把大豆鋪在場上晒乾了，他說等他們晒完了穀子或者他就能回來，就在這個時候，院子裡所有的大狗小狗都一齊唿唿唿唿起來，狗咬的聲音，給他們送進一位陌生的客人來。這客人穿一身使鄉下人叫不出顏色的翻服，藍越越的，上面釘着黃登登的銅扣子，帽子也是這個顏色，前面上中間戴着一個黃色的大帽正。他是坐了轎車子來的，車就放在對着楊家大門前的鐵道下面。轎車的兩個人並沒有站在那裡看守着車子也就跟隨在這位客人身後，楊老二那裡習慣於招待這幾位客人？他一面扣着自己大褂上的鈕扣，一面把客人們讓到春凳上坐下，女眷們都趑趄起來了，自然是沒有人來給客人們倒茶，楊老二心裡很想和他們說幾句話，也想問一問他們是不是來給送賄賂的錢。然而我們的楊老二是太笨了，他的言語很難鑽出他的嘴來。他雖然是滿腹經綸，能

有條不紊的支配着不下十幾個長短工種着三十幾頃地，但是對於這類意外的事情的處理，他底確是低能了。他一句話說不出，沉重的憂鬱，像鉛塊似的壓在他的心上。

「你姓甚麼。昨天晚上死在鐵道上的騾子是你的麼。」終於還是來的客人先說了話。

「是，我姓楊，火車撞死的騾子就是我的，我沒敢動，等先生們來驗呢！」楊老二說話的悲憤的態度，筆者是寫不出的，總之他甚麼姿勢都得特別規矩，而且用的是從來對任何人也未用過的，慢吞吞的，不高不低的謹慎的聲音。他心裡在想，除非用這樣的態度是不能把車站賠償他們騾子的錢拿到手裡；然而使他感訝的是：

「那你就跟我們到車站去吧！站長和你有話說。」的一句話，所以他又想也許賠償的錢，到車站就給吧，可是直到他隨着這位異樣的客人走出了劉村以後，他的心還是懸在半空裡。村裡的人看着楊老二也坐在騾子上，兩個人一壓一壓的，車子跑得飛快，一會兒樹林子就完全掩住了它的影子，人們就心驚肉跳着。

站長室裡，楊老二看見了，些錢袋的臉，這世界上，一點血色都沒有，屋裡擺了一些桌子，和警察所裡的一樣，人們都坐在桌子背後，牆壁上掛着一些紅紅綠綠的洋畫，其餘還有紅鐵線子和煤油燈。

「噢！站外洋旗上的燈，也是這個屋裡的人管哪！」楊老二彷彿明白了一件事情。

「一位戴着帶有紅色綳紐，繡上還鑲有金綠的帽子的人，坐在靠牆角的一張桌子的後面，他的桌子上堆着一些薄厚不等的書，他好像是故意的板着一副嚴肅的臉。」

「你姓楊麼？騾子是你的麼？」

楊老二又像在家裡一樣的，恭謹的答了一遍，可是誰也沒有法子讓他的心裡不這樣想：

「難道他們不會問別樣的話麼？怎麼竟把我的姓翻來復去一勁兒問？難道我姓楊還會錯麼？劉村裡誰不知道我姓楊？我還能冒充麼？」

「昨天晚上，我接到了報告，說在站東二里的地方，有一匹牲口跑上了鐵道，撞在火車這當天因為天晚未得調查，今天派人看了回來，說這牲口是你的，是真的麼？」站長這樣問。

「啊！是真的，我想來報告，沒等我來，就有一位先生到我家裡去了，所以……。」

「你知道，國家鋪了鐵道，費了很大的本錢，火車剛開通了幾天，你們就給弄得血淋淋的，豈有多麼不言？你們自家養的牲口，怎就不好好的經營着，教牠滿處跑，現在關了這麼大的一堆亂子！若照鐵路的規矩，你們得給把鐵道刷乾淨了，刷是不能白刷的，在這個地方還得祭祭……。」

「祭一祭……。」

這幾句話簡直就是一個晴天霹靂，響在楊老二的頭頂上，他竟忘掉了平日指手畫腳，趾
貴道西的本領，他一句話都沒有，像木偶似的坐在一把椅子上，半天，纔把頭抬起來，眼睛
向着站長。

「驢子是你們給撞死的，還讓我們給刷鐵道？」

「當然囉！那是規矩，有了鐵道，你們便該提防着，這麼把好好的鐵道給弄得血淋淋的雞
道就拉倒麼？」

站長的眼睛，瞪得像牛眼一般大，臉色也通紅，看去他已變了人的樣子，好像是鎮上老爺
廟裡供着的關公，楊老二有些怕了，他身上的各部分都瑟縮起來，所幸隔着幾層衣服，不然
這個樣子若讓站長看見就更不好辦了。

「可是站長，要我拿這些錢，我也辦不到哇！」他說話的聲音顯然變得多了。

「道，對你已經體面極了，若不然，就送你到警務段去，他們怎麼判你就怎麼領！」站長
說到這裡更是聲色俱厲了，於是楊老二便不得不站起身子，他躬身向站長說。

「我一定照辦的，不過您得容我幾天工夫，要我馬上辦，是辦不了的。」

「那也行，你守家在地，反正你也跑不了，你先回去，辦好了你趕快來！」站長稍微露

出一點和平的顏色。

楊老二低垂着腦袋，退出了站長室，他是爲了領贖價金而來的，不料却還要給人家辦理賠償的手續，這種重大失望的打擊，是不啻石頭碰向鷄卵，楊老二的身體幾乎粉碎了。莊稼人，不怪都是視財如命的，只因爲他們的錢賺來的太難了，爲了一角錢不知得流出多少汗珠，何況還要唱一台驢皮影和刷鐵道的多麼的款子呢？

誰也不知道他是怎樣走到家裡去的，他的身子在走出車站時便要軟癱下去了。

在鄉下無論甚麼事情，很少要自己來辦，他們常常經過第三者給他們折衝，當然這事也不能例外的了，何況劉村裡還搬來一位專專奔走這樣事情的李五爺？

李五爺對於說和事情上，是具有特別天才的人，他好像是秉承了父母的遺傳，甚麼事都不能使他害怕，這些在前文裡都已提過，似乎不必在此贅述了。不過此次兩方的當事者和往常是不同的。這次有一方是車站，車站在李五爺看來是帶多少帶有衙門氣的，其實李五爺也並不是不敢惹衙門，不過他爲了更慎重起見，他又去找了兩個人。

他自從爲了親自經營自己的土地，由馮鎮遷移到村來以後，第一個和他來往的人便是劉永福。這並不是因爲他們意見相投，而且又被財產的題目把他們已定在一條線上。都是有錢的人，

自然在形式上就該算作很好的朋友。世界上有好些事情，都要被金錢勢力給割成很多個圈子，於是他便和楊老二一同去見劉水福，他們在溝村響着皮鞭聲，溝村響着石頭滾子的聲音時，他們站在劉永福的場院頭上，劉永福嘴裏嚼着旱煙袋。

「這年頭還有地方說理去！二劉永福吐了一口唾沫，『撞死了咱們的牲口，還讓咱們花錢，他媽的，天下還有這個理？我早就說，修上了鐵道便多了一個濕帳，風水不風水的先不說，就是軍空裡多了這行子，村裡倒不會安穩了。今天楊家的驢子軋死了，明天張家的狗，後天說不定又是誰家的人，把這溝一個法兒真的東西，修在咱們的門前，料想劉村是不會好的了。』」

「遇着甚麼事就辦甚麼事，並沒想也是沒有用的，劉二爺還是陪我們辛苦一趟吧！」李五爺爽快前，帶着一點懇求的意味。

「去就去吧！可是我不能不替想！我看還是替着朱三爺！」

在這樣的決定之下，劉永福也穿上了一件大衣裳，他們又找到了鎮上的朱三爺。當然他們在辦事之前還要吃一頓德慶樓，也當然定得出當事者來作東的。楊老二自始至終都是哭喪着臉。

在德縣樓的飯桌上，朱三爺報告鎮上行將唱戲的消息，他用溼手巾揩着他的胖臉，臉上放散著熱氣。

「這鐵道沒跑進鎮上來，商民們高興的要唱一台慶賀慶賀，我也很喜歡。我四十多歲了！能够辦了這是一回事，也算不錯吧！呵，呵，呵！」他雖然年歲不老，但態度總是老奸巨滑的。

自從鐵路修完了以後，朱三爺時常要向人家誇示他使鐵路撥了原計畫的位置的功勞。

「可是，今天我們到車站去，還是帶着孫三去好，說不定他和站長也有些關係呢！」朱三爺每一說他的功績時，自然就要想起孫三來。

「孫三到東寨賭錢去了，找不到他。」楊老二找不到孫三也覺得是很大的損失。

然而他們終於到車站去了，也許是朱三爺的三寸不爛之舌的力量，站長真的寬縱了楊家，驢及影沒唱，鐵道也沒刷，只是楊家白白的死掉了一匹驢駒子，楊老二見人就叨咕。

「那個小驢駒真好，好個頭兒，好皮色，若長到明年秋天，至少也能賣一百七八！」

一件這樣的事，村裡沒想到能解決得這樣快，楊家沒賠償車站甚麼，劉村裡年青人的怨氣還平不了許多，若不然真說不定也許鬧出更大的事來！

馮鎮在老爺廟前面搭上了戲台，馮區官獨佔了兩側最好的位置搭起了茶樓，他做一批很好的買賣，唱了這台戲，馮鎮裡又流進好些洋錢來，四圍的村，集鎮上的做買賣都派了一部分人來在台底下經營一片一片的分號，尤其是飯館子最多，其餘像賣日用品的小攤子也在廟前廟後的空地上擺滿了，以戲台為中心，這裡形成了一個臨時市場。四鄉裡趕來了蓬車，一向不出頭露面的婦女們，也都被這樣的車給拉進馮鎮來。她們爭奇鬪艷的展示着衣服的颜色，和插在頭上的花朵以及那哪辮子梳得艷麗而光華，總之：這裡能展示一切給人看，無論是財富，姿色或本領。

在鄉下，場已差不多打完一半了。秋天唱戲本來就例外，自然種地的人家也可以給長工們例外的放幾天假。於是劉村裡人們也都跑向馮鎮來，連小豬倌們都在內。只有劉永福是不來的，楊老二是不來的，他們覺得唱這台戲，實在是等於對劉村的侮辱。人家把鐵道搬出鎮來可以慶賀，我們沒有法子讓這妖孽似的東西壓在我們的村頭上，我們還有甚麼臉去看戲呢？但是這劉永福說，他每天只是悶悶的抽着旱煙，楊老二當然也不說甚麼，他自從遭上這個事以後，老是低着頭，這幾天裡他一個人在場上找些工作來作。

馮鎮上原定唱五天的戲，唱了五天又續了五天。藉此區官可以多賺幾個錢，商會也可以

在小攤子上多抽一些稅。繁瑣的馮鎮上的小官們，有很多弄錢的辦法。

這次唱戲，在台下未會出了甚麼事。但是以後又在鎮上唱了幾回戲，每次都鬧出了不少意外的爭吵。這留我們以後再說。好在這十天的大戲算唱完了，雖然外鄉來的作買賣的平空裡孝孺了鎮上的官員好些個錢，但他們也都撈走了好些，到底是他們留給鎮的多呢？或是馮鎮的人民化給他們的多呢，這筆帳的差額馮鎮的區官始終未曾發表過，當然的也是無從得知的。

相反的在劉村裡也作了一件不算小的事情，這事是由劉永福和李五爺——李富——共同主持的，他們爲了鎮壓這鐵道的凶邪，除了原有的土地廟之外，又在村子西頭修了一座新廟，磚瓦磚底四面青，讓五六個瓦匠忙了一個多月。這筆錢是劉永福和李五爺募來的，他們劉村裡的無論那一家帶這麼說：

『出幾個錢吧！我們修一個廟來壓壓妖氣！不然，禍到臨頭就晚了。』

劉永福本來就是很有信用的人，何況作的還是事？誰有錢還能不拿出來麼？所以他並沒費多少唇舌，就募來了一大筆款子。可是他對得起大家，不但沒往腰裡揣一分錢！而且把那不足九拾多元，還自己拿出來了，這事不獨李五爺知道，劉村裡的三百戶人家誰還不知道呢？

這座廟落成的日子，劉村沒有甚麼堂皇的舉動。但是全村的長工又都放了一天假，家主的也都來燒了香，對着那塊「國泰民安」的匾額叩了頭。家中的女眷們也有去過的。這年的晚秋九月末，倒也在這兒唱了一台醜皮影全本的唐王征東——

也許是甚麼東西在從中作祟罷，劉村和這條鐵路好像是結下了不解的怨仇。不幸的，殘酷的事件不斷的發生。是在新糧上市的時候，李五爺家的大車裝滿了一車黃豆，預備到鎮上換回來長工們的工錢，晨風颯爽的撲面吹來，人口牲口都有一種清新的感覺。騾子咳嗽的打着響鼻，李大把的紅纓鞭子揮動在半空裡。沉重的大車的鐵輪，軋在地上格登格登的響，東天邊上還沒有放亮。在廟前走過時看得出廟頂上的鮮紅的三角旗在迎風搖擺，大把手捏着一年間用汗粒換來的豆粒，心裡泛起了歡欣之感。

「八月裡來，秋呀秋風涼……」他高興哼着只能記清第一句的小曲。

這時車已走到鐵道的道口上。李五爺遠遠的跟在車的後面。他眼望着車的影子，自己走在了一條接近的小道上。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不幸的事件便在這位草莽英雄的後代的眼前發生了。

忽然聽見了一陣隆隆的響聲，火車竟尖銳的吼了起來，待大把察覺得的時候，它，這塊妖

魔似的沉重的鐵，已走到了他們的近前，車前面的燈光賊亮賊亮的幌得李大把睜不開眼睛。他知道這事糟了，他忘掉了所唱的小曲，他趕忙跑到前面去，用鞭子死命的抽打着牲口。

「駕，駕！」他死命的喊，聲音也和打雷差不多。

然而這是無濟於事的，車上拉着兩千多斤的重載，它哪裡能轉動得靈便？加之牲口也似乎駭怕了，牠們把耳頭豎得直直的，外套騾子把前腿抬起，直立了身子，所幸人已跑下了鐵道，火車撞着大車發出了一聲巨響，悽慘呀！這樣的聲音——火車的吼叫，騾馬的潮死的哀鳴然而這聲音一點也未被人聽見，李大把聽見，他已摔倒在鐵道下面溝沿上，只有一點點的氣息了。

李五爺的腿，若不是魔鬼給他幫忙，怎麼也跑不了那麼快，那麼遠的一大截路，他竟剎時間就跑到跟前。待他看見這悲劇的結局時，他不但是眼淚，就連言語也沒有了。他像木人似的，站在鐵路旁邊，眼望着那通紅的鮮血，模糊的肉泥，滿洒在地上的豆粒，如同晒在天上的星星一樣雜亂的散佈着，他真的急了。好像一匹雄獅遭上了獵人的槍彈，他怒吼着。

「李大把！」

除了忽忽的風聲外，沒有回答他的聲音，火車去遠了，李大把連影子都沒給留下，遠處

有一個牲口在狂放的奔馳！

還有甚麼話可說呢？他的心裡已被忿恨充滿了。好容易他找到了李大把，見他直舒舒的倒在地上，眼睛緊閉着，李五爺慢慢的摸一摸他的胸口，遠呼打呼打的在跳動，他於是扯長了他的耳朵高聲的喊，這聲音響徹了早晨的荒原。隣村的狗咬起來了。這怪聲也招來了村裡的人。經過了很長的時間，李大把才甦醒過來，李五爺把他托付了由隣村跑來的人們，讓他們把他送到劉村去。可是劉村的人已經知道了，一匹驢子自己跑回來，還拖着半截繩套，這還是好現象麼？自然他們也都找到鐵道的邊上來。

李五爺的話居然沒有了。本來麼，遭受了這樣的事情又有甚麼話可說呢！他是一個好漢子，在他的臉上你不用想找到眼淚；他一擺袖子，就走去，他不顧他的豆子，不顧他的殘缺不全的牲口，洒的就洒在那裡吧，破的就破在那裡吧，死的就死在那裡吧。

他面向了西方，邁開了大步，奔向車站去。

「我已經得到了報告，是你的車撞在火車上了麼？」站長向李五爺問。

李五爺的眼睛幾乎直豎了起來。「這是胡說，分明的是火車撞碎了我的車，撞死了我們的牲口，怎麼還說我們的車撞了火車，這成甚麼話！」

「這是甚麼地方，你竟這樣一點規矩都沒有！」一隻手掌打在他的臉上。

「我知道這是甚麼不說理的地方，你們軋死了楊家的驢子，還讓人家給你們刷鐵道，這還撞碎了我的車，還讓我給你們刷鐵道？」李五爺兩腳躲着地板，但也沒敢還手打人。

「你別着急，我們不讓你刷鐵道，不過火車是沒有眼睛的，你們自己得加小心，這損失按鐵路的規矩不能賠你們。」站長說話的聲音和藹得多了。

「不賠就不賠，甚麼狗屁規矩，分明是欺負老百姓。好！看我的好了！」他說着，沒對任何人睬一眼，他把門一摔就走了出去，毅然的，他頭也不同，車站上的人們眼看着他橫穿過了鐵道走去了，他們的心上，當時就浮上了一層驚悸的暗影。

李五爺回到劉村，倒好像心平氣和了。人們愈去問他，他還是甚麼話都不說，大家知道他受的打擊過重了，一掛火車簡直就是他的半個家產。

他自這天以後，也很少和人談話，好像是有很多事情堆在他的心裡，他緊鎖了雙眉，前額上的皺紋彷彿也增加了數目。早晨，晚晌，只要他一聽見有過火車的聲音，他總是跑到大門外面去，站在一棵平放在地下的枯木上，遠遠的望着火車向前爬行，同時他還捏緊拳頭，把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兩隻手上，他是要和火車決鬪麼？他是要臥到鐵軌上，讓火車把他

軋死麼？若不然他怎麼每天每天的疑視這可怕的怪物，一聲也不響？家裡的人爲他就變，村裡的人也很爲他就憂。但是，讀者不要忘記了，李五爺是李老虎的後裔，他要么是沒有太太的力量；他也是要同這妖魔鬼般的火車拚一下，他那肯就白白的自殺了，讓他們再掠一份便宜？自殺，該是一種甚麼樣的弱者的行爲，這事假如有人疑惑能够發生在李五爺的身上，那簡直是對他的給與一種絕大的侮辱。

看！是一件甚麼樣驚人的事情，被我們倔強的，剛直不屈的李五爺作出來了！下面便是個絕不平常的故事。

大概是距離李家大車被難後不到半個月的一個夜裡，天空裡懸着一輪圓月，皎潔的月光，把一切都裝飾得那樣的美。彷彿是一層薄薄的水銀，鋪滿在整個的大地，小星星在半空裡眨着眼睛，微風搖蕩着落盡了葉子的樹條。李五爺親自率領着李大把以下十幾個人，他們以預備京輦的名義借安了劉家和閻家的大車，在剛過了半夜的時候，他們由村子後面的大河灘上，以及其他的地方，搬了不少大塊的石頭。一車，兩車，大概拉了有十車的樣子。他指揮着所有的人，往鐵道上堆，把石頭堆成了一個大塚，有兩個人高。但他還怕不牢實，又往鐵道堆，堆成有一間房子大小。然後，他才打發所有的人和兩輛車回家去，要一個人留在這裡。李六

把覺得他一個人留下也是有些不合適的，經過他苦苦的要求終於是他們兩個人留在這裡了。他們連眼睫毛都閉等待着這列載貨的火車到來。

小鷄已竟叫兩遍了，還不見有火車的影子，李五爺有些不耐煩了。他站起了身子，來回的在那裡閒踱，一面嘴裡還不住的罵著。

沒再隔了許久，他欣喜的聽到了轆轤的響聲。他知道火車已竟爬過了卦東的鐵橋。這時李大把也站起身來，同樣的心情，縈繞在他們倆的心上，說喜悅不是喜悅，說忿恨也不是忿恨，說恐懼更不是恐懼，只是一種說不出名的感覺，如同軍人開往火線上去，如同一個騎自行車的將要被電車給撞上的感覺。他們都直挺挺的站在道邊上，李五爺穿着一個短袂襖。

火車跑得很快，它放了兩陣白汽，就要跑到李五爺的近傍來，他高興的說：

『好！這回我叫你吃一個苦』

但是，它彷彿是看見了李五爺他們所做的事情，離着好遠好遠的就狂叫起來，這做裏面尖銳的聲音喲！也許要把劉村睡着的人都驚醒了罷？他們一定也在想，在鐵道上不知又發生甚麼流血的悲劇！

『傻人們，你們想錯了！』李五爺在心裡說，『這回不是火車欺負我們，而是我們欺負它』

吃虧了。」隨之他的臉上又罩上了微笑。

火車依然在狂嘯。但它的速度無端的放慢了，好像一步一步的往前定，這樣子使李五爺的心裡異常疑惑。

「它要站住罷？」李大把對李五爺說。

說着它真的站住了，雖然機車的前部已竟碰上了石頭。

李五爺看見他們並未受着他所預想的那樣的害處，他有些氣極了，他一直就關到鐵道上去。從機車裡跳下來兩個像鬼似的穿着油衣服的人，手裡提着通亮的提燈，同時從最後的那輛輛車上又跳下來了幾個人穿着藍色衣服的人，他們也都一齊的到李五爺的身邊來。

「好小子，這回你們就搵不動了！」李五爺大聲的喊，把這群小子們嚇得向後倒退了幾步。

「這是你弄的麼？啊？」一個穿藍衣服的站在稍遠的地方喊。

「小子們！是我弄的。」李五爺捏緊了拳頭。

「你要想造反麼？這還了得？」他們一齊喊着擁上來，抱住了李五爺的腿，一個人走過來用巴掌打他的臉。」

「好混蛋們，你們還要動手麼？」李大把連忙跳了過來，掙起了拳頭。

「這兒還有一個呢！」這群人又過來抱着了他。

他們兩個人終因寡不敵衆，被人家給用繩子綁上，推到車上去了。也不知道他們用了甚麼方法，把車站上的人叫來了不少，他們推開了這堆石頭，火車又開動了，李五爺一直罵到車站上。他們兩個人，被人家推進黑屋子去，直到天明以後還沒有人來審問他們。

是晌午歪的時候，他們被人領到一個禿頭的，穿著類似軍衣的人的屋子裡去。在這間屋子裡，李五爺認識一個人，就是那個站長。所以他不等人家先問他話，他便急忙的喊起來。

「你們這些混仗東西，還要有話對老子說麼？石頭是我堆的，你們怎樣處分我罷！」

「啊！你正是李富，」站長笑着說，臉轉向了那禿頭的人，「前些日子那個車就是他的。」
禿頭的人這時不得不開口了。

「你叫甚麼名字？你往鐵道上海石頭，這不是謀略的行爲嗎？」他故意裝出嚇人的樣子。

「你們用不着扯淡，小子們我姓李，叫李富，甚麼叫他媽的謀略行爲，老子自分做了就不怕，若怕也就不能在這路旁等着你們。——」他大聲嚷，把胸脯挺得很高。

「你怎麼還罵起人來了，給我打嘴巴！」禿頭的人命令着站在兩旁的鐵路警。

李五爺的嘴巴雖然被他們打腫了，但是罵人的聲音並未因之減低。

「好小子，你們打罷，這天下還有公理嗎？老子的大車在那兒，你們的火車能撞碎它，便往上撞；這石頭你們看着是撞不動就又站住了。天下竟是你們的理，火車沒眼睛，這回怎就看見了呢？」

「李大把是我廢的人，你們快給我放了，甚麼事有我自己還承擔不了麼？」李五爺的嗓子完全嘶啞了，禿頭人和站長還有充分的理由來審問他麼？

李大把被他們放回去了，劉村裡所有的人都替李五爺放心，同時對於李老虎的子孫的行爲也似乎是表示着無上的敬意。

六

李五爺終於回來了，雖然劉村裡最初沒有幾個人看見他。據說他回來的時候正在黃昏，他頭上纏着厚厚的白布，像在清真寺裡預備祈禱的回教徒，走在村西的小道上，步法依然很酒脫，惟有線在家裡繃了十五天的事，他自始自終從未自己說出過。那時無論是誰到他家裡去，

范水還沒給過面見，同時自他頭上纏的白布解下去以後，人們發現了他的額角上有幾塊很重的傷疤，這也是事實。何況此後無論是在多熱的時候，他總也沒赤過膊？分明是在他的身上也有怕人看的痕跡，他在人前露面的時候，是在十月末，范村長的兒子范霖結婚的隔又。按劉村的規矩，「事情不是一家辦的」，所以村中的少壯的人們，都來范家給幫忙。——到鄰村去搬桌子板凳，挑酒甕飯碗，在院子中間給搭起了席棚，李五爺出現的時候，就是在這席棚裡。

「來！五爺。」范村長放開了他洪亮嗓門。

「啊！村長。大侄兒喜事我趕着來落個忙。」李五爺坐在一條不甚牢實的長凳上。

「五叔，您是多咱回來的？」楊老二也湊近前來。但是他的短小的身子並沒往長凳上竊。

「前天才回來。」李五爺答。

「五爺，道真使您受屈了！這年頭……」范村長惋惜的。

「受屈是受屈了，」李五爺說着又似乎動了氣，眼睛通紅的。「不過若不是豁出這條命來讓他們對付，那也不行！若不是我李當？怕是也不行！反正他們看我也是生死不怕了，他們又有屁法子？他們打我打到完，我也罵到完，除非是我昏過去，若不然，我這嘴也不讓他們……可是他們到底把我打壞了，混身都是傷，這群王八但，狼心狗肺。」

不要動氣吧，五爺！反正已經教訓他們了。來我們喝一盅。」范村長一面說着，一面喊人替他們倒上酒來，幾樣小菜，也擺在他們的對面，李五爺先喝下去一大口酒，隨之楊老二一鵝脖子也嚥下去一盅。

「劉村緊接着就要完旦了，守着這群泥腿東西，再加上這麼一條敗家的鐵道，我們這小小的村子還受得住折磨？」李五爺忿忿的說着，但並不嘆氣。酒，又被他倒滿了一盅。

「劉家二大爺也覺得不是味呢，見誰都叨咕。」楊老二搭訕說着時想起來劉永福。

「你覺得是味呀！驢駒子都教人家給撞死了！」范村長說出了這句話，楊老二的頭，多少是有些垂下去了，他心裡也許又想起他白扔了的一百多元錢。

談話，這時似乎告了一個段落，各人的酒盅裡還都滿斟着，桌上的小菜碟子又重新的擺上了，這些菜彷彿是塞住了人們的喉嚨，有話說不出，但是他們藏在自家心裡的事，却趁機湧上來了。李五爺自然用不到聲，半個家業的一場大車被火車給撞碎了，自己還被警務段的人們給打得皮開肉綻，半生沒會吃過飽的煙漢，這回險些被人家給折斷了光棍，當然是有些難過了，他把淚水擦着酒呷進肚裡去。楊老二也有些同樣這情形，自己心愛的牲口就那麼徒然的跑去，心中也是永遠覺着不痛快，誰有這村長的事他們別人有些摸不透，人心隔肚皮，誰

龍揣得出？不過看他慢慢的喝酒的神氣，他心裡一定也有不大好受的處兒在唱。

「小霖，叫人拿酒來！」他高聲的喊，也許是要把胸中的鬱悶都發洩出去。

大錫靈擺在他們的面前。在燒鍋，在家裡，加了數次涼水的燒酒，灌得三個人面紅耳赤。尤其李五爺臉上的淺白麻子，更紅得顯明。

其實范村長的心裡難過，還是爲了這條冤家鐵路，自己的百十畝上地黑土地，白白的被人家給占盡了，說是給錢，但一直等到今天誰見了他們一個礦子，今天調查，明天調查，光招待他們就殺死兩個老公雞，他們吃完飯一抹油嘴就走，他媽的火車都開通了，修鐵道占的地皮錢到現在還不給，這天下成了甚麼天下？若不然，今年假設不丟掉這些地，現在自家辦喜事也不致於拉了三四百元錢的窟窿。況且自從這車站成立了以後，小霖在地面上也不易多弄錢了，車站上這群人，比鬼都天，還會把有油水的事讓別人撈去？所以大局都讓他們放了，地面上有事，警務段方面也給維持，小霖這個分所長，豈不是眼看着就是玩完。事情真沒處說去，到明天又不知道將來要變成甚麼樣子。況且全村裡被佔了土地的人家這都一勁兒要錢，好像自己科扣不放似的，個人給背着這個黑鍋該有多麼犯不上？

大錫靈空了又添滿了，添滿了又空了，在此時他們三人各發着怒罵的聲音，怒罵的對象

是同一的。最後，他們的聲音和天邊日光一齊降下去了，他們纔被人家扶着送回家裡去。這夜，村中不能靜寂了，原因是因為范家在準備着辦喜事。在日頭將沒的時候，村裡的人們都聽見了兩次劇烈的豬叫聲，按人們的經驗，都知道這發着叫聲的兩個牲口的脖子底下，被尖刃給穿了一個窟窿，血都從這個窟窿流了出來，淌進放在下面的一個盆裡去。一會叫的聲音沒有了，將有人把這失掉性命的牲口，用人的氣力吹得鼓鼓的，然後扔在滾開熱的水鍋裡用刮子刮掉牠的毛，叫他露出潔白的皮膚，到此時豬也不再是黑色的了。牠的身體也將不是完整的，替忙的人們將把他切成若干份，預備拿牠們來做成菜，饗宴後天前來賀喜的人們。豬是肥樣的，在人們的歡喜的日子裡死掉牠們的同類。這夜，范家的院子裡特別熱鬧，高大的席棚中，擺着淺盞明亮的煤油燈，另一座席棚裡冒着滾滾的熱氣，厨子們也不住的忙，肉被剝成各樣的小塊，混合着各樣的菜蔬擺在方盤裡。一面還有人用雪花般的白麵炸着點心，丸子，糊魚兒。同時村長太太也領着小孩子們跑來，手裡端着小碗要丸子吃，厨子們還不大高興。假如這場面要有人在旁面看着，只是這三個人——村長太太，厨子——小孩——臉上的表情，一個是以自家的權力作後盾來向人要求的威嚴中帶有謙恭的臉色；一個是嚴守自己的本分而又不肯不向有權力者作一點屈意作奉承的臉色；一個是甚麼都沒有，只作出一種乞

憐的袖氣的臉色。以及這種是要求而又覺得對方不配接受他的要求態度；另一個人則是那種本願給與而又不得不給與的態度；和那過於期望着那獲得的態度；那真該是一種可看的情形。也是人間日常生活中常見，而容易使人們漠視的情形。

院子裡，這夜又添了一件較為新奇的事，一個老者敲着椰子滿院裡走，讓沈重的木榔聲傳遍全村，睡着的人們在夢中有时還聽得見這種音響。

夜深了，廚房裡的火止了，只留了一個人睡在這裡，小孩子們也不再去到各處張望了，院裡只剩下這輩木榔的老人。

第二天的清晨，打破這村中的靜寂的，是一陣低沉的號筒聲？「嗚，嗚，……」於是全村的小孩子都很快的跑了出來，有的還睡在炕上沒醒，他們的媽媽也趕快叫醒了他們，給他們穿上一件較好的衣服，去打發去看那不可多得的熱鬧。於是天剛朦朧亮，小孩子們便聚集在舊家的大門口圍繞着這群吹鼓手們，看他們閉着眼睛，把兩腮盡量的向外鼓，好像在臉上突出了兩個瘤子。小孩子用手指點着笑，他們手裡的小喇叭，響出各種小曲，小寡婦上坟，小港嫗開塹，以及清水河。他們的放在喇叭桿上面的八個指頭不停的忙着：「嗚哇，嗚哇」小鼓若這時也「彭彭」起來，小鏟子也「嘎嘎」起來，人們聚得越多，他們把傢伙打得越

轉。小孩子們看見滿屋的茶和肉，都給他們端上來了，他們每當一碗菜放在他們的桌子上的時候，他們便吹打一通，他們這樣忙著吃忙著吹，和小孩子忙著聽，忙著看，忙著淘氣，真是同賓的形成了一種不太調和的場面。

早飯後，范家的大門前更熱鬧起來了，蓋筒不住的吹，范村長和他的太太同迎接和招待著來賓客人。這些穿著各種顏色綢緞衣服的女賓們，簡直令人沒有方法算出她們的總數。總之，范家房的大車，劉永福的大車，以及王粉屏的，和其他的同村的鄰人家的大車，一共是十輛，都給他們圍著，到外邊去給他們接著運送餽車，也像穿梭似的裝著滿滿的人進來，然後再空手出去。這樣的忙到小晌午，光女客們就填滿范家裡院的每間屋子，無論是大奶奶的屋子，二奶奶的屋子，老太太的屋子，都被這接來的三表姑，五舅母，四姑，六姨，穿著花紅柳綠的衣服，繞著溜光的方頭，或者是油汪汪的辮子的一群，給擠得滿滿的了，她們的談笑聲，為家湖河裡的水的響聲還高。這一所寬大的院子，淨是人的浪。

「現在安已時了。」朱三爺高聲的喊着，他是專為作總接待才從馮家跑來的。

「廚房！快備供！」朱三爺的胖身軀發出來的聲音，也有一股胖氣。

很快的，在范家院正房的堂屋裡，已懸起了祖宗的掛圖，（因為這底確是一張掛圖，實難

把牠叫出別的名子來，) 一看這上面一行一行的寫着范家死去的人名子，密密麻麻的，無論誰一看也必要說：

「哦，范家真是大戶，家譜上都供八代了，人還是這麼多。」范村長每聽見這句話，他便感覺着十二分光榮。

人們在掛圖的前面，擺上了五雙筷子，五個酒杯，五碟上着紅綠顏色的白饅頭，四碗用生白菜幫子堆成，外面裹一些帶顏色粉絲的，或是用胡蘿蔔堆成的供茶，另外有一隻整個的鷄鴨着脖子，擺在白磁盤子裡，再另外呢？還有一個大豬頭，張着咀，卸着自己的尾巴，也是擺在一個白磁盤子裡，這個條案的最前方五只酒杯裡盛滿的燒酒，也被用火點着了，上面冒着綠色的火焰。

「預備好了！」屋裡向外報告着。

「預備好了就拜祖吧，叫吹鼓手，侍來錢壽祖！」朱三爺又放開了喉嚨。

「叫鼓樂師傅，拜祖！」外面一聲的傳話，鼓樂師傅搖擺着身子走了進來，他們立刻便把笛子，小喇叭，放在咀邊上，屋裡響起了樂聲，同時也擠滿了人。

范村長先燒上了三柱高香，又焚化了一些紙，在舖在地下的紅毡上磕了一個頭，站了起來退

在後面去。這時范霖走來了，穿着一件很新的長袍，也站在他爹的位置上，隨着音樂的聲音，他恭敬的跪下身去，也磕了三個頭，這時樂聲低下了一些，朱三爺站在旁邊，高聲的喊：

「新姑爺要磕頭了，先從家裡起；親友太多，輩數我若說差了，多包涵哪！」他先把過來過去的話都說過了，人家一看他就是一個老落忙的，於是他接着喊：

「給二爺磕頭了！」范霖隨着他的聲音跪下去，磕頭，站起來。

「二爺賞紅一疋。」又一人個喊了起來，坐在他近前的司帳人，把他的筆，在紅紙釘成的帳本上寫了這筆。

新姑爺轉過身來，向前走了幾步，這時音樂又高了起來，二爺乎拿着紅布，落在他的肩上一跳的人也帶着忙，把他像軍官們繫武裝帶似的，斜着從肩頭上紮下來，再在腰間圍了一週，還剩下一條很長的總頭垂在腿旁，新姑爺又轉回身去。

「給老爺磕頭！」朱三爺接着喊，范霖聽到聲音便跪下去。

「老爺賞紅一疋。」那個聲音又喊了起來，新姑爺又照樣的轉過身去，隨人家把布給他裏從相對的肩頭上紮下來，雖然叫做「紅」，但是顏色是綠的。

「給稀娘磕頭！」朱三爺照樣的喊，但到了這時他是須要提辭的了，（也和演劇一樣，）所

以范村長太太站在他身邊。當然新姑爺還是照樣的跪，磕，雖然他已感到了疲勞，吹鼓手們也感到了疲勞，朱三爺由新娘，姨媽……，喊到大嫂，三姐，司帳的先生也由五元，兩元一元，……；喊到五角，或小簪一隻，銀戒指一個，這禮儀在朱三爺又喊過三遍，『有提到我提不到的遠近親友們呀，帶了錢來可撈下呀，別再帶回去！』以後，才算告成，這時天色已經將近晌午了。

這天按婚禮的專名詞來說，叫『走轎』，所以新姑爺披着滿身紅綠布，坐在轎車裏到村子裏去拜過二爺等重要的人物，他磕着頭，別人花着錢，這就算人情作到了，誰也不挑誰的轎。

這轎車，是一件奇怪的東西，它不像城裏的繡花轎子的馬車，也不像繡花的抬轎，還不像早年鄉人們坐的豎小呢的轎車，它真是一種村子裏的產物——村裏人因為『因陋就簡』纔發明了這個東西——花轎是須要向城裏去買的，所以他們不肯。他們只用草席在普通的車上面搭成一個圓形的小棚子，頂上再綁一個像桃子似的紅布頂子，四面搭拉着紅布條，馬身上也搭着彩布，腦門上插着各色的花朵。范霖就是坐在這樣的車出去的，他拜過了村裏的主要人物。銅鑼在車前敲着，吹鼓手們隨在車後面此外還有一群孩子跟着走。

照規矩是「拜完活人拜死人。」所以轎車並未進院就轉向了家的祖塋去。在路上，兩個拿着紅毡的人無論是見着墳，見着廟，都用紅毡在車旁遮一下，以表示阻擋着鬼煞之氣。他們在柏樹圍繞着的墳旁裡，燒化了紙錢，把酒洒在地上，把擺的供收拾了回來。銅鑼「噹噹」的響着，轎車走向了歸途，喇叭吹得更歡，小孩子們依然跟在車後面。這天的事情，這樣便結束了吧。范家的人們還是不停的忙，他們準備着明天迎接新娘子。

入夜以後，人們能有多大睡覺的工夫。擇日子的先生早就把時間給看定了，丑時上轎，卯時拜天地，范家的人和被約定了的村中幫忙去娶親的人們，都在家裏假寐了一會；剛交半夜一面沙沙的破鑼聲，由村東頭響到西頭，於是全村的人，又都驚動了。不但大人們有的起來了就是小孩子們凡是在六歲以上的也都披起衣服，跑進范家的大門。這一行迎親的行列，早已列出來了，一連是五輛大車，最前面兩個大紗燈引路，後面緊跟着兩個打鑼的，一噹，噹，噹，噹，噹噹噹。」捧着前四後三的節奏，鑼聲響着起來，新姑爺騎着一匹大紅馬，身上披着紅綠布之外，還帶了一隻粉色的大團花，他坐在馬背上風采很好。隨之後面便是這轎車，裏面坐着一個歷歷的聰明的孩子，娶親婆，和另一個女太太坐在後面的車上，此外還有兩輛車上坐着拿紅毡的，以及作別的事的幫忙的人，最後的那輛車，屬於跟隨着奏樂的吹鼓

手們。

他們到鎮上新娘子的家裡並沒用了很大的時間。

新娘家的門口，也是掛着一對紅色的大紗燈，門上掛着彩紬，他們大敞着大門，迎接這些到來的人們。新郎剛下馬，岳父便送給他一支沉重的金戒指，然後，請到屋裏去把茶點來招待他，他喝着迎風酒。

就在這對面的屋裏，新娘子正在梳裝着，我不能不告訴讀者們新娘的奇怪的打扮，簡直是人們所想不到。她穿着大紅的棉襖，綠色的棉褲，把頭髮都挽起來，梳一個單籠把子似的一個大抓髻，綁在上面的是有手指頭粗細的紅頭繩子，臉上不擦一點粉。她的媽媽坐在她的身旁戀戀不捨的，娶親妻子也坐在炕上給她張羅着一切。新娘子故意的嗚咽着，在欣喜的情緒中，落下了幾滴淚，她抓了不足半數的幾個銅錢，她把上車飯也只勉強的吃了一半，彷彿她萬分難過似的，在鼓樂聲中被人用一床大被蒙上了她的頭，把她抱上轎車去。新姑爺盤過了頭，又騎上了大馬，鑼聲又招來了不少瞧熱鬧的人，雖然還是在深夜。

范家的院子，明燈亮燭的，就是掉在地下一根大針，也會找得到，他們把一切都預備了。

轎車一直趕進了二層院子。

「記準了，朝甚麼方向下車！」朱三爺的聲音比普通人的聲音！總是高着許多的。

「等一等再打轎簾子，慫一慫性！」李五爺也帶着喊。

「時辰到了罷？拜天地。」

新郎先站在鋪好的紅毡上面對着一張方桌，上面擺着一個斗，斗裏插了一桿勾子秤，前面放着香爐，轎台，這時轎車的簾子被挑起來了，一個娶親的，一個送親的婆子，把新娘子扶下了車。圍觀的人們，看見了她的一雙大黃鞋，她的臉被一塊紅布蒙着，誰也看不見，兩姿色很好的小姑娘，把銀命甕遞給她，娶親婆便從轎頂上摘下了銅鏡，搭在新娘子的肩頭上，她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到新郎的身邊站在那裡新郎跪下去，繞着頭，到此，這禮節便算完了。新郎在前面引着新娘，人們一塊一塊的把紅毡替換着鋪在他們的脚下，他們走進新房裏去；這個屋子的窗戶上貼着喜字，當走進堂屋門的時候，新郎把新娘蒙頭的紅布揭下來，擺在懷裏，他退出來，人們把一個馬鞍子放在門檻上讓新娘子從這頂上邁過去，表示着「四季平安」然後又讓她登着高粱口袋上炕去，當然這是借着高粱的「高」字，表示着「步步高升」了。我們的農人們處處都想要得到福氣，他們也有極想享福的辦法，和吉利話等。

讀者將要嫌惡我把這些瑣碎的細事介紹得太多了吧，那麼，請容許我歸到本題來，但還有一件事似乎不能不說的，他們在新娘上炕面對着窗戶坐福以前，娶親婆又給她遞過一碗紅糖水來讓她喝進去，好使她以後嘴甜，把公公婆婆們叫爹叫媽。還是如此結束了這鄉村的結婚儀式吧，這麻煩的儀式。

院子裏是被喜悅的聲音充滿着，村中的人們，都來給范村長賀喜，他們穿着整齊的衣服，對村長作着揖。

「村長大喜！」

「同喜，同喜！」

新郎也同樣的，在外面應酬着，他的臉上還顯露出一種羞答答的顏色，尤其是當有人逗他的時候。

全部的屋子裏，席棚裏，都擺滿了長長的條案，熱氣騰騰的往上端茶，香濃的酒，雪白的糯米乾飯，這真是劉村稀有的盛筵啊。

「上頭碗了！東家來拜席了！」

衆人歡喊着，范村長躬着身子，作着揖，笑吟吟的，吃飯的人們放下了筷子，站起來還禮。

「多嘴兩盅呀，諸位！」范村長應酬着。

在喜歡聲中，早飯吃完了，楊老二在離開飯桌的時候，用小手巾把自己沒吃的丸子雜燴肉，包回家去，預備送給他的小兒子吃，李太太也這樣作了。在鄉間，不啻是辦甚事情，只要是收禮，他們便要拿出來五角錢，讓人家把他們不常用的官名，（例如李五爺的「李富」和楊老二的「楊守信」等）寫在禮張上，然後家裏的人便都有了去吃飯的權利，於是舅媽帶着孫子，爸爸領着兒子，都可以去飽飽的吃上一頓，然後臨回去時，還要用小手巾包回一些菜呀肉呀的。

新娘子家裡來了七輛大車，大概連男帶女總有七八十人的樣子，他們的名號是來送親，實質也只好說是來吃飯的，在那個時候，交通的情形和現在一點都不同，鄉下和鎮上人的服裝，並沒有多大的差別，城裡的人也並不太多小看鄉下的人：「你看櫃箱車上的大姑娘，和我們小環子的大襖不是一樣的花麼？」村長的妹妹扯着嫂嫂的衣襟低聲的說。

櫃箱車是兩輪，上面薄薄的裝着板櫃，炕琴，穿衣鏡，櫃琴，等等的東西，車上的姑娘們的臉蛋，也像櫃箱上的油漆似的，光溜溜的。

櫃被安在新房的地下，上面擺了穿衣鏡。炕琴擺在炕上，上面垛上簇新的被褥，在炕邊上掛着鮮紅的幔帳，新房泛出一股新味，怪好聞的。

喇叭，橫笛的聲音，在窗下響起來，朱三爺喊着『管大飯』。

新姑爺坐在炕上，新娘子的弟弟陪着他，中間的桌子上擺着很多的菜，吃這飯還得照規矩，每碗菜都須翻動了，若不然或者便要有些不吉利，飯，是鄉間最上等的飯——餃子——這是從娘家帶來的，新娘子的弟弟和妹妹們給做的，這餃子比普通吃的要小多少十倍，一口裡能吃下去十個，這裡面本來應該放一些醬，或水果的碎片來作餡子，但是有誰能這樣做呢？他們大都把唾沫，鼻涕包進裡面去，然而這也是白費功夫的，新姑爺們根本就不吃它，不過舍了它，出去時吐在院子裡而已。

在這個禮節舉行了的時候，新姑爺得了一隻很重的戒指，還有一付銀鐲子。

晌午剛歪一點，晚席又擺上了，在喜事中這似乎就是最後的一頓席，明天雖然謝客，「分大小」，但是那頓飯是絕趕不上這頓晚席豐盛的，然而這席上常用差錯，娘家人和婆家人常發生口角，或者甚至動起武來，在道家就是一個例子，他們把大棚的右面一長列條案，都讓給娘家來的客人坐了。

「哥倆好！」

「梅花五！」

「馬八匹！」

他們對着杯，猜着拳，拼命的喝着燒酒，棚裡熱鬧極了，浮騰着各種聲音。

「油着！慢回身！」

「酒雖不熱的，續酒哇！」

「來飯，來飯，來飯！」

當然論聲音，是誰也壓不下朱三爺的，

「新姑爺斟酒來了，多喝呀諸位。」

范霖跟着朱三爺的後面走，他不住對人們作揖，臉色紅撲撲的，透着喜氣。

「混蛋！」突然在娘家客人的席上，起來了這樣的一個粗野的聲音，朱三爺拖着胖身體跑

過去。

「怎麼個事兒，是怎麼個事兒！新親別動氣。」他一面說着好話。

「混蛋東西，聽不起人是怎麼的！他媽的！」始終不理朱三爺的碴。

「到底怎麼了，這位爺？」朱三爺還未動氣。

「他媽的，上菜還有這麼上的麼，一會錯一個，一會錯一個，這簡直就是睡不起我們，你們這群屯大狗！」這小子的臉，喝得都紫了，他擡着腳罵。

「你真也太不像話了，我這一門兒給你道歉，怎麼你還罵，出口傷人，甚麼屯大狗！」朱三爺也有些發氣了。

「混蛋！」他坐下身去。

「誰混蛋？」

「你混蛋！」

「你混蛋！」

「哼！……叭啦！……」一聲劇烈的響聲，驚起了全院的人都跑進大棚的門口。

「好忘八旦！你還給我來個翻桌席！你們也太看不起人了！」朱三爺喊。

「給我打個雜種的！」李五爺站在對面，一個大碗擡過去了，正打在棚竿上，摔了個粉粉碎。接着酒壺和碗亂飛，人們也都亂了，誰也顧不得從正門往外跑，席棚被擠碎了竿子有的已經倒了下去。女客們嚇得直發顫。

娘家人們，有幾個特別野的，他們扯下來板凳腿，逢人便打，自然劉村的人們也是不讓份的，彼此交鋒，打在一團，廚房的人們也停了工，不再預備上席，人們都好像身臨戰場的擦拳磨掌，范家的院裡，的確亂成了一團。

「反了他們啦！打呀！出了事是我的，關上大門，別讓他們跑了。」范村長真的急了，院裡的娘家人忙着去套車，但是，經過了這個命令，人們趕過去了，一扁擔把套車的人打得坐在地上，馬跑開了，踢傷了一個人。

屋子裡的小孩子們哭了起來，院中的人又亂哄哄的，罵的聲音，打的聲音，混成一片，激烈，悲憤。

人們來回的跑，從屋裡到外邊，又從外邊跑回屋裡去，他們只能這麼跑，他們跳不出那一丈多高的土牆，范家的院子，變作一座死城，沒有魔鬼給想法子，誰也不用想出去。

想不到一個喜事的場面，弄得這樣淒絕，大家看見了各方面都有兩個人被打倒了，大家也都擔心着自己的性命，所以有的人躲起來了，然而打的人打得更加激烈了。

七

「打呀！一個也不要放走他們，打死人我償命！他媽的，欺負到咱們家門口來了。」李五靠的手裏拿着一根大斧頭，跳上案上，這時他已經打倒了兩個人。

院裏的人亂得厲害，亂得亂進大棚來，小孩子們的哭聲比大人們的喊聲還高。地踏碎了好多磁器，然後把席子一掀，一個大洞跑出去了。有的人們頭上淌着血，血流到面上，看不出他們是否有鼻子和鬍子。所幸這時救星出現了，從北屋的門口發出一陣清脆的聲音，這聲音幾乎等於耶穌基督的使們奏樂的聲音，人們都豎起了耳朵，讓它自由的踏進去。

「大家都住手罷！大家住手罷！不管我們劉村的人們，或是馮鎮上來的人們，大家都該來賀喜的，何必要打得傷人出血呢？」大家竟真的住了手，都往這發着聲音的地方去，哦！這麼帶皮的一個小弟弟，他捧光光的油頭，鬍子上的絨花亂顫，她穿着一身火炭紅的衣裳，小臉也通紅的。……這劉家這頭的人快把大門開開，放他們走！……馮鎮的，你們也

套車，趕快回去，請我爸爸來，這燈打壞了東西不要緊，全該我爸爸曉得！」

「好罷，大家住手，放他們回去！」朱老爺這麼喊着，心裏想：「這小子年歲不大，小太倒怪沙楞的。」

李老爺跳下了套車，手裏的鞭子還拿得很緊；他站在大門口上，兩眼通紅的瞪着，大車一輛一輛的走了出去，有的人把手巾包了頭，殷紅的血，透出手巾來。這時一切都 very 安靜，院裏院外現出了暴風雨過後的景象。

「十八九歲的小媳婦真不善，沒等人拉就下炕了，小臉剛閃過雪白淨。」幫忙的人一面收拾着破了的東西，一面彼此的談論着這新人。

在那時，這也就算是奇蹟了，本來新媳婦不到過三四天，是不能說話的，照規矩她應該是等着兩個上年紀的女人給她裝扮完了以後，小叔子把她坐的褥子拉一把，她才能羞答答的走下地來，低垂着腦袋，給坐在炕上的人們，二袋一袋的裝着旱煙，今天她竟沒顧這些禮儀，她一聽見外面打起架來，便趕忙跑出來，好看她的幾句話却把這僵局給打開了，所以她的公公瞧着她，抿着嘴直樂。

在傍晚的時候，一匹馬駝着一個將近五十歲的人，到范家來了，誰都知道這是新媳婦的爸

爸。范霖給他作了一個揖，他們彼此道了歉，然後便坐在炕上一盞一盞的喝起酒來，作陪的有劉二爺朱三爺和李五爺，他們的感情融洽得很，本來打架的不是他們麼，他們一直喝到深夜，自然打碎的磁器和被驢子撞破的簾子，還是范村長自己賠了。

一場喜事裏的風波，就這麼草草的結束麼？好像是有點不夠味道罷！劉村的小伙子們，一想到這個還是生氣。他們鎮上的人專會找毛病，上茶上錯了就罵大衙，恨不得那次真的打死他們幾個，教訓教訓他們，讓他們知道知道劉村裏人們的厲害，然而，上年紀的人便不這麼想，他們總以為無論甚麼事情，都是得過且過的好，人生下來都是沒仇沒恨的，何必單要拚得有死有活？

第二天早晨，舉行了一分大小的禮節，當然所有的禮節，都免不了作揖磕頭，所以范霖和他的這位新娶的太太，便一齊跪在一個人紅的拜墊上，隨着他母親的聲音，給他的父親，母親，叔叔，姪母，以及族內族外的親戚們磕著頭；同時一些鍍金的，銀的首飾便放在炕上放著的桌子上，一個人把這些東西的名稱和數量，都寫在一本紅紙帳上，準備將來再一件一件的，在人家辦喜事的時候，給人家送回去。送禮在劉村是循環式的，一件禮品不能永遠擺在一家裏，這些小的首飾，如簪子，耳環以及手鐲等等的東西，都似乎是世代傳下來的，當是

婆婆送給媳婦，媳婦又把它送給別人，等這人再當了婆婆的時候，便又把這些東西送給媳婦了，這婆一項至三四代，除去首飾類之外，別的禮品也是如此的，一籃水果或是一個點心永遠是由張家送到李家，由李家送到王家，及至送到了最後的那一家，知道是實在不能再繼續送人了，於是纔由老太太們發發恨，解開纏着那紅絲發單的繩子。但是，點心發酵了，長了一層綠毛，水果已潰爛了，橘子，白梨，都變成泥狀的了。這些金銀的首飾，又何嘗不如此呢？金的變成了白色；紋銀的變成了黃色，她們洗刷得次數太多了，都已露出來本來的顏色，這次又一股腦的歸於范家的新媳婦了，『分大小』以後的一頓飯是兼代謝客的，所以劉二爺和李五爺來了；在辦事之前，給范家幫忙搭席棚；運傢俱，接人的，閻變房和王粉房等處的長工，以及趕車的人們都被請來了。范霖招待着他們，因為全屋子都是男客，他們毫無忌憚的戲弄着他：

『昨天晚上睡覺暖和吧？』

『小伙子累不累呀！腰酸了吧？』

『才一宿，眼角上就掛紅絲線了！』

但是說這些話的人們，終於感到了失望；他們想，范霖聽見了以後，一定要答答的呢，一定是脖子險都險得通紅，頭要低垂下去，半晌不能回答一句話，然而他們却了，范霖雖然年歲並不大，但他已當了兩年分所長了。分所長范霖沒見過，馮鑽上的百花陸裏，他還有熟入呢！他還有不穩的事呢？竟弄就戲弄罷，他是一點都不在乎的。

新媳婦這一天裏穿得很漂亮，不像昨天的衣服の色素那麼不調和；一身火髮紅的衣服，因為必須顯着那句「黃課金，綠緊家」的話，穿着一雙大黃鞋。今天他的衣服講究了，上下一色是黃的，連頭上的絨花都是這個顏色，也許是昨晚沒得安睡的緣故，眼窩有些發黑。照規矩，這天早飯之後，她是來替這些客人們倒茶裝煙來了，我們的劉村的同胞們，雖然看樣子是極其客氣的手拍樣樣子那麼粗，臉上總罩着一層洗不掉的灰塵，但心裏却也很聰明，不只是懂得怎麼種完了大豆的地，明年要種高粱，種完了高粱，明年便種穀子，麥子拔了種綠豆，老玉米地裏也種蕎麥，此外他們還知道，那些不傷大雅的笑話。這天當然他們是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對着新媳婦說了一遍，她也默默的領會着。她有時底確覺得不太好意思，有時也抿嘴笑一笑；人們都以為她昨天都說過了，今天也一定能夠說話罷，但是今天她沒說，除了把臉上的酒窩一深一淺的動了幾下以外，這還沒到說話的時候呢！昨天的事，是迫不得已的動！

「范家娶了一個好媳婦，又樸實，又機靈。」鄰村裡再過了這樣的話，尤其是在婦女羣中。

范霖在過了七天陪着媳婦「回門」歸來以後，便到分所去了；他把新娘子留給一位小姑子陪着，睡在家裡，在結婚的一個月之內，她是不到廚房去煮飯去的。

在舊式的家庭裡，一切的事情，都是我們想像不到的。這位范霖的少奶奶，結婚不久，便一個人留在家裡，她每天在日頭出來不久的時候，便湊起來。她不但要侍奉奶奶婆婆，還要扶持自己的婆婆和公公的姨太太。煮水等樣的工作，也都靠著她；吃飯以前裝粥，吃飯以後裝粥，日開來了客人的時候裝烟，她一天從東屋跑到西屋，有時候還得去到婆婆的屋子應應景，說幾句閒話；她每天都是這家人都睡下了以後，纔能回到自己的炕上去，因為她處處能體貼別人，家裡的長輩人都愛她。

時候已經到了初冬，村兒又熱鬧起來了；大軍一天家像擰成繩兒似的過，山東由秦來的，由北由集來的。李老六開的酒館裡坐滿了人，沿路的幾家車店裡也都亂哄哄的。劉二爺每到太陽偏西的時候，常是兜着他的小烟袋站在村頭上，鑑賞這大地上車馬的波動，他這一生所喜愛的，除了村後的滾滾的西拉木哈爾河之外，他最喜歡那些高騾子大馬。——河水給他們潤

濕着這肥沃的良田，驛馬幫助着他們耕種和牧放他們的生活，是靠着土地的，所以對於凡是
有利於土地的東西他們都喜愛。他們愛着這村前村後的楊柳樹林，他們愛着那地裡長着的禾
苗，禾苗若長得茂盛了他們的生命便也旺盛，高大的樹木，也能象徵着他們身體的堅實，農
人們的生命，是大地給與的，他們都深深的敬愛着這大地。

劉二爺喜歡好牲口，也喜歡把牲口裝飾得好看，所以他家的兩掛大車，牲口都是配色的。
一掛是黑色的，四匹驃子一匹馬，都是半截白眼的「雪裡站」。另一掛是灰色，灰色的驃子，
淡灰的馬，他雖然在平時都給這些牲口帶着紅纓的轡頭，腦門上也都鑲着綠亮皮和黃銅絲，
脖子下面給牠們帶着銅鈴，讓牠們走起路來叮叮哈哈的響。但是一套上車，他便把這些轡頭，
除轡馬的之外都摘下來，他並不是吝嗇，我們的劉二爺對於牲口，向來是不吝嗇的，他捨得把
大塊的豆餅給牠們吃，他捨得把通紅的高粱給牠們吃，晚間他甚至自己起來去餵牠們，他侍
候一輩子牲口了，他吝嗇過甚麼？他愛牲口，有時勝過愛他自己，他在套車的時候，不給牲
口帶轡頭是因為他說把一掛車上的牲口，假如一個一個的都聯起來，那正是顯着馱者的低能，
他年青時，會趕過頭車，走遍大江南北，永遠沒讓牲口們帶過轡頭，聯在一起，他永遠說
人叫牲口怎麼的，牠們就得怎麼的，雖然牠們不懂得言語，但是叫牠們往裡，牠們也不敢往

外，何況手裡還有大的小的兩把鞭子呢？這話也真不是吹牛，底確有我們的劉二爺說的，他現在已是六十多歲了，但每當套車的時候，只要他舉起了鞭子一喊，光着腦袋的騾子們，不用人去拉，牠們就都按照自己的部位站好，拉裡套的站在裡邊，拉外套的，站在外邊，一點都不紊亂。

劉二爺每天站在道邊上，他實在是看着這些壯健的小伙子們喜歡，他以為只要有這虎一般的年青的人們在着，是甚麼都不怕的。此外他所看的，便是套在車上的牲口了。和他每天常在一起站在道邊上張望的，是他的一位老街坊——王粉匠，他也是自手成家，一個人從遠方來到這裡給人家作長工，不下十年，終於他自己開起一個粉房來，縱然現在過日子還是清苦，但是兒郎媳婦的一大群了，他往往感到了滿足。他們站在那裡，個人都啣着烟袋，一袋一袋的抽着烟。他看那匹馬的皮色好，哪匹騾子侍弄得乾淨，瘦，胖，以及哪個跟者好哪個不成，哪個人搶車搶得快，哪個人太笨，怎麼在這平川的道上不該使那麼笨重的大觀，以及哪個大車底下的榔子響，哪個車裝得好。

「哦！你瞧，就憑這幾個牲口拉的這麼好，這車裝得可太差了，若是兩邊再搭出來一背，還能多裝兩石糧，他媽的，真是廢物！」

他往往下着這樣的批評語。

「這麼好的牲口，可惜連個皮鞭頭都捨不得帶；車夫上還結着那麼一個大疙疸，你瞧把那個驢子的大眼磨的？」

只有這些，才能構成他和王粉匠的話題，也只有這些才能使劉金——他的兒子——聽了不耐煩。

這年剛交立冬，馮鎮的糧價便高漲起來，每年糧食比東山寨，德平，以及北新集都高三四角，每天卸的又多，不但是甚麼糧食也不管且來多少輛車都能卸在鎮上，同時這些車回去的時候，也很少有放空車回去的，他們裝走了煤油，洋線，花洋布，白糖……，這些被火車運來的東西。因為凡是人們希望的：不論是賣是買，在馮鎮都可以達到目的，所以火車來得多了，劉村從早至晚，永遠是擺着一條長蛇陣，劉二爺看他們村裡除掉原有的王家門的巨源湧之外，李五爺又開了一個東升長車店，他覺得劉村或者就要繁榮了；他默默中也似乎知道這是甚麼東西給他們送來的恩惠，最近他對於鐵道的憎恨少得多了，也許我的理想要實現罷？從馮鎮到劉村的十五里的大路，將會變為一條繁華的街呢？劉村裡也許將會有幾個燒鍋出現，我們劉二爺，不禁這麼想。

一天晚間，屋裡已上了燈，劉二爺從那老六的酒罈裡買來了一些醬肘子，他燙了一杯酒，坐在炕頭上，他的行李，鋪得高高的，他的臉色，已有些被酒給浸紅了，他慢吞吞的吃着這姑娘給他炒的雞蛋。

『給牲口拌草了麼，劉金？』他坐一坐坐在春凳上的兒子，他覺得自己也算行了，自從由八家莊帶領著自己的老伴走到這裡，開荒墾地，替起來馬架子，一直到買了車馬，拆除了馬架子，蓋上這所四合房，兒女雙全的，孫子都已三歲了，雖然自己的老伴已經死去，自己覺得有些孤單，但是現在已是二十多頃地，拴着兩輛大車，在劉村裡也算是首戶的人家，還不靠幸福麼？他想到這裡，不禁抬起頭來，看一看他十七歲的老姑娘，她那兩隻帶有長長睫毛滾滾的大眼睛，和那高大的前額，這上面彷彿就寫著她那聰明的程度，劉二爺也想，假若沒有這個女兒，或者已不會活得這麼有生氣呢！

『你再給我燙些酒來！』

他把吩咐兒子給牲口拌草的事忘却了，現在又吩咐女兒給自己燙酒。劉金走了出去，他的第一道命令沒有發空，但第二道命令便不成了，她說：

『爸爸！你不能再喝了。』隨手她拿來一面鏡子，一手支着桌子，把頭俯在爸爸的眼前。

一手把鏡子舉起，「您瞧，臉都這麼紅了，別喝了吧！您喝多了我害怕，明天不是還去趕集麼。」

劉二爺對着鏡子裡的自己的臉，也覺得過於紅了，他微笑着捋一把鬍子，然後推開了酒盞，側身躺在行李上。他看了環姑娘的兩隻眼睛，便想起了另外的兩隻眼睛，這兩隻眼睛和她的一樣，然而他知道這眼睛是被一種不可抗拒的悲哀帶走了，不可復見了。

「你別喝啦，眼睛喝得那麼紅！」

同時，他也彷彿又聽見了五年前的每晚頻發的聲音。環姑娘收拾着桌子，她也吃了剩下的菜。外面有一陣狗咬的聲音，劉金帶着范村長走進屋子來。

劉二爺直起了身子，讓出了了的被頭，范村長把身子擺在上面，他的青虛虛的連鬚鬍子的鬚楂上面，也泛着酒後的紅光，顯然是他已用燒酒打發走了這颯着小北風的黃昏，劉村裡在這昇平盛世的時候，有誰不多喝幾盅白干呢！劉二爺從身邊摸過來水烟袋，遞給了范村長，他笑吟吟的吹着紙捻，隨之便咕嚕咕嚕的抽了起來。

「范大叔，孀嫂子好罷？」環姑娘倒過一碗茶來，劉金媳婦抱着他的孩子昌兒，也一扭一扭的走了進來，她的兩隻尖脚，走起路來永遠是蹦蹦的，她讓孩子叫范爺爺，孩子唔唔的叫

不出來她順手把他交給劉二爺，劉二爺笑着讓他給「摸脖子」。

「她很好。」范村長吹出了一鍋殘烟，對環姑娘笑道。「她也像你似的，一樣聰明。」

「二哥！」他又把頭轉過去對着劉二爺。「這孩子也真難得才娶過來幾天，家裡人誰都疼她她也真的聰明，和你們的環姑娘一樣，小賬算的真好。這些日子她淨幫助我算村裡的賬，她不用算盤，但是算得實在快呢！」他又咕嚕了兩口水烟。

「女孩子們，還是要多學一些本領，嫁出去的時候公公婆婆也都多疼一些，」他一句連一句的讚美着自己的兒媳婦，覺得他自己的身上增加了無限的光榮，這時環姑娘已陪着她嫂子走回裡間去，范村長已抽完了水烟，劉二爺和他的腋上的紅色也褪去了許多，屋裡只剩下劉金和他們三個人，煤油燈的燈芯上，起了很大的燈花，屋子裡的光線很暗，月光從糊着白紙的窗上透進來，還映進了窗外的樹影驢馬咳嗽的打着響鼻，分明是更信在給牠們添草了。曷兒坐在爺爺的膝上用手指頭在他的臉上點畫「眼睛……眉毛……鼻子……嘴……鬍鬚……」發着不甚完全的聲音。

范村長繼續的說一些村中的事情，夾帶着說一些近日的新聞，雖然，並未說昨天夜裡他的姨太太和太太口角，兒媳婦給拗架的事。劉二爺不住的問他們新買的四個牙的驢子能立幾天。

人……他同時也告訴劉二爺說，宋二爺有心搬到劉村來，據說他已剩了幾個錢，很想作個小買賣，他已經替他找好了房子，就在劉家和范家中間的那個小院子，住孫三那院裡的北屋，並且說十數天內就要搬來，預備在劉村上過年。劉二爺也頗表示了歡迎的態度。最後他才說到一件正經的事情。本來是如此的，劉村的人們的每辦一件事情，都要繞很大的一個彎子，然後才能談到正事，范村是當然也是不能免俗的，何況冬天的夜裡根本就沒事可幹多談幾句話，費一點時間，那又算了甚麼？時間在劉村，是沒人把它看爲寶貴的。

「二哥！」他說道。「我看今年咱們村子很不錯，車這麼多，幾家作買賣的也都很好，據老二的酒舖裡，每天賣一百多，李五爺新開的車店每天竟能賣三百多元，我看這很是作買賣的時候。」

劉二爺把他孫子放在炕上，他直起了身子，劉金還是一聲也沒響，只是站起來剪落了燈花。

「村長，你打算作個買賣麼？」劉二爺問。

「是的，我想開一個大車店不過我的力量，」他答道：

「你不要客氣吧！假若用錢我們現貨換貨也趕趟，不過你是不缺錢的。」

「我今年是不行了，剛辦完了喜事。」范村長抽了一口氣，「我很想求二哥幫忙，咱們會

般作一作。

「啊啊！」劉二爺笑了起來。「我那裡作得了買賣，若叫我作買賣除非是開馬行，那我選內行，馬，若是擺在我眼前不用伸手，就準知道牠是多大口，或是哪兒的出產，多倫的，或是江北的，一看就知道。一瞧牠的蹄頭，就準知道牠的出計怎樣，若是走馬那也看得出來，或是看牠的腿，看看牠的骨棒，就準知道牠的走法是怎麼樣，也用不着騎着牠跑出五里地去，回來再說走的如何如何；這些不是吹牛，我是抱着牠捏出身的，兄弟，你知道我從二十多歲就馴着馬，開店我可不成，不然，若用錢你惹拿去，家裏沒有明天空糧也行，——」他說起來，又滔滔的不絕了。

「不是這樣，二哥！若是用錢我也能想辦法，不過我有二哥家裡的草料都很多；放着也是放着；我們若是拿了這個舖墊作買賣，就省錢多了。——你們前邊院子的影房，也可以搬進你們家住的外院裡來，我們是開一個打尖的店，不單備巨源湧那麼大，晚上也不住車，那裏你們的幾條舊石槽也就夠用了，況且你們是騎房飲馬，騎馬的房，也都可以多賣一些了。」范村長說完了這些些個計劃，好讓再說也沒得說了，他又重新升起水烟袋來，劉二爺一時也找不出甚麼話好說，劉金爵請喚着他的女兒，顯然父子都在想着心事。

時候大概是很晚了，雖然聽見外面打更的梆子聲，但大道上的鞭子聲和吆喝的聲，是稀薄得很多了。范村長辭了劉家，劉家的五口人一齊送出來。月色是很好的，初冬的夜晚，那麼清澈。

劉二爺的心裡不住的想，他自己掙扎了六十年，不過只給子孫們剩下這麼個家業，但這樣的一份家庭，還是在那起初開荒時弄下來的，若是現在？那裡再會有那麼大片的荒原，任人來開闢？他不禁又想起了當年，他帶着自己的老伴，會同着八家莊的幾個人沿着那滾滾的河流，走了四百多里，才找到這塊地方，夫婦倆刨土播種，一年累到頭，才能得到秋天的收穫，不敢穿稍微完整一些的衣服，不敢吃稍微美好一些的食物，儉省着，勞苦着，苦鬥了二十幾年才弄了這麼些家產，以後是人們來得多了，大家都從這土裡找飯吃，彼此都是兢兢業業的；所以以後的二十幾年裡，除掉買了四匹驢子以外，產業就算不了有甚麼發展，可見此後的發達更是不容易了。自家的人口一天比一天多，眼看着兒媳婦又要生第二個孩子了，將來再生第三個，第四個，家裡的人口越多，挑費便也越重，長工們的工錢一年比一年高，土地又說不定有甚麼損失。修鐵道時，要白白的佔用土地，河漲水時，也要打下去土地。環姑娘出嫁的嫁粧要錢，兒兒娶親也要錢，自己死了喪喪也要錢，如此，二十頃地中個屁用？縱有馬騾畜

這些喘氣的東西，還能算得上財產麼？他想到自己這麼大年紀不知幾時要死，他就不免
凜然了，假若自己死了的話，把這麼一點點的家業扔給劉金，他怎能經營得了？雖然他不某
不儉，但是見人連話都不願意說，怎麼樣能讓他支持這門庭，保守這份財產呢？所以他不能
不想到范村長給他打算的事情是對的了，他須要多給幾個錢，他須要多給劉金留下一些財產
以便讓他以後的幾代，更能過得舒服些，只要自己的子孫能生活得了，自己便就安心了。

子孫就是自己的無限的延續，他這夜里似乎未曾睡一會兒覺。外邊更夫的脚步聲，火吹聲，以
及天亮之前的鷄啼聲，第一班轎車從遠方走來，甩出的清脆鞭哨聲，他那半點沒有遺漏的聽
見了。他一袋一袋的抽著旱烟，水烟，他坐起來，他又倒下去，一直翻來覆去的到天明，他的
心裡始終盤旋著這個問題，而且還把他擴大起來，不僅是要合范村長合作，開一個小規模車
店，他還打算把他所有的錢，把他的糧食都換來錢，伐倒他家屋後的楊樹，多從河邊上拉來一
些土，等到來年春天，在前面多多的蓋起一些房子，開一個存宿車輛的大車店。他要從過往
的車群中，掙來他們所有的錢，然後把這筆錢留給他的劉金，他的昌兒，以至他的環姑娘，
甚至他也聯想到怎樣去找一位精明強幹的人，來給他幫忙，甚或假如找到了好人，爲了要他
忠實於自己的事業，也不妨把這人就作爲環姑娘的丈夫，他知道劉金是更不善於作買賣的。

冬夜特別長，到三星晌午，僅僅才交半夜，劉二爺的一段精神長的思想，一段纏綿縹緲的計劃，當然費去一半的工夫也算不了太多的。

夜是已熟睡的人作夢用的，夜也是爲失眠的人幻想用的，夜裡的夢和幻想，因爲都被月光給熾染了，所以特別美，然而這些夢和幻想，大多數都是在日裡行不通的。劉二爺的幻想又怎麼例外了呢？所以當他一盪房子在書房裡瀟灑吐聲音時，他便穿了衣服起來了。他走出自家的大門，站在路旁看由遠而至斯斯文文紙短筒的車群，一陣陣微寒的北風，又換去了他顯腦中的感覺，他忽然覺到他昨夜的計劃彷彿不太有把握了。

「作買賣是有賺有賠的，假如看賠了，不是連這份產業也靠不住了麼？」這種的感覺又開始苦惱起他來。

在早餐桌上，他們圍起家庭會議來了，關於這類的事情，他一向要徵求家人的同意，因爲這類事情他知道他自己並不在行，比不了買一匹驢子或是一匹馬，他不用馬眼乎自己錢數出價錢，因爲特別是在牲口上，他有獨特的眼力。

事情是依據環姑娘的見解決定了，劉金和他的太太一聲也沒響。環姑娘說：

「這事是可以作得的，我們也不用把所有的錢來開一個大店，我們不妨照著老母長壽的興

求把前面的房子改一改，拿這個事情當一個試驗，好了，我們就大作，不好，也損失不了甚麼，藉着這個還可以送范村長一個人情，也算給了他一份面子。」

「那就可以這麼辦了？劉金。」劉二爺笑着對劉金夫婦說，他們都點一點頭，表示了同意，劉二爺心裡在想：

「這是我的環姑娘，她甚麼都知道呢！」他暗暗高興起來，旱烟袋又叨在嘴裏。

日子過得比甚麼都快，這件事在朱三爺搬進孫三員院的北屋來以後，他又給開了幾間舊舊的藥舖藥舖，豆腐房和粉房竟都被劉二爺內宅的院子佔了，東西兩房裡整天塞着熱氣，粉漿味和豆腐漿味滿院子都是，環姑娘雖然有些討厭，但他想起這味道也許會給他帶來一份將來的好財產，她又忍耐下去了。

前院的影房改造了，伙計們都被調到粉房和豆腐房的套間裡去，在前院的屋裡，修上了大灶，找來了廚子，整天準備着客人來打尖用的飯菜，一條大炕搭滿了四間屋子，炕上放着桌子，地下也擺着條案，劉家的舊石槽，一行一行的擺滿了一院子，到十月初一完工的長工們也都被留用了，他們裝起了白布圍裙，等待一夥一夥的前來吃飯的客人。

劉二爺和范村長合股經營的草店，在文小營的那一天開市了，店名叫「同合興」。

劉村裡又多了一處讓外鄉人化錢的處所。

八

這個車店自從開張以後，生意確是很好的，同時在劉村裡也如同又增加了一個進錢的泉眼，雖然巨源湧和東昇長特別競爭，但新的總是新的，所有的開在劉村裡的車店，還是這個新開張的店賣錢最多。在那時作買賣的人也是知道宣傳的，不過騙人的方法沒有現在的花樣多，他們不會貼廣告，撒傳單，以及在自己店舖的門前擺一夥音樂隊鬧甚麼大減價。尤其是任在這質朴的劉村的忠厚的人們更不會幹這些事了。但是他們對自己的買賣又不能不加宣傳，若不宣傳，誰還會知道這裡又有一家新店呢？爲了這件事，范村長曾經和劉永福商量過，據范村長的意思是把大門好好的修理一下，而且把門兩旁的土牆上刷起白灰，上面除了寫上這車店的名字而外，還和城裡的車店一樣也寫上「安寓客商，存宿車輛」等字樣，以便過往的客人一看了便知道是一個店，他們或許就選車進來，讓他們作上一筆買賣。這種辦法是劉永福所

不贊同的——他最討厭城裡的把戲，把好好的一面土圍牆，怎能弄得白嘩嘩的像帶孝似的呢？他記得城裡的車店的門前也有立了一個木樑頂端掛著一個釘有紅布的羅圈，算作號子的，他以為這很不壞，所以就在店門前立了這麼一個東西，並沒有掛一個金字牌匾，也沒有塗白了圍牆。此外劉永福還有一個主義，就是他們所賣的飯菜還要特別豐滿，凡是在這兒打尖的都給兩碗菜，另加大碗燉豬肉，吃完了管填，飯是白麵大饅頭和粳米飯，東西都熱熱的若這樣吃了的人只要一高興，他總下次一定還來，而且出去也要傳名的，人給店名比甚麼都快，「人是地頭仙，十天不見長一千。」那麼這店的名字說不定便會每天都傳出幾百里去。他們的營業方針，就是這樣定了的，一切都重實際。

這個車店開張了不久，底確贏得了一個很好的名譽，遠遠近近的都有些知道了，過往的大商客都有的爲了吃這種豐盛的飯菜繞二三里路特別經過劉村的。因而這裡就天天殺豬殺羊，以備款待那些到來的主顧。

他們的店裡，另外雇用一位接車的，專管立在村子口上向來往的大車兜生意。這個人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因爲在鄉下是很少有人使用名字的，文縷縷的名字終是爲嘴，所以他稱職比的稱呼也多半是在無他們所賣的飯菜常法則。比方姓趙的是行一，當然別人便叫他叫作

趙老大，雖然他是矮身量的人，別人便把他叫張大爺（讀音圓）子，不然便是稱呼他們的乳名像禿子，鬍子，鎖子等，再有一種就是依照人的舉動或容貌等給他們起一個綽號，假如對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叫楞頭青，對一個眼睛不好的人叫作瞎子，他們店裡的這接車的名字便是屬於這一類的，因為他的心口較比遲鈍說話也有時顯三倒四的，所以大家都把他叫王二虎。

虎是呆傻意思，二虎，當然因為他叫二，大虎是他的哥哥，三虎和四虎是他的弟弟，雖然當他來到這店裡的第一天，李帳房先生就在櫃伙支使帳（新帳）上給他寫上了「王銀」和×月×日入工，每月工資大洋貳元一等。但是從未聽過有人叫他的名字「王銀」，他永遠是王二虎。在鄉下，那樣文縷縷的名字，即所謂的大號，是屬於特殊階級的，普通的人誰也不叫這個，他們永遠叫不慣，而且這些名字又似乎和本人都一點沒有關聯，況且它還彘扭。

親愛而可敬的讀者們，以上的文字似乎太枯燥了吧，請允許我在這裡說一件關於王二虎的故事，因為我們實在也有認識他的必要，他此後或者將要在我們這部小說裡時常登場呢！本來他已是來得太遲了。

他是有着一副不太高人的身材的人。高高的額骨，前額也相當的高大。雖然歲數還不算大僅僅有三十的光景，但他的頭髮已經禿了。他的這副像貌假若是穿起禮服來，再蓄下一撮短

鬚，戴起一副眼鏡，走路的姿式再不太蹣跚，再假如他是生在現在的都市裡，若是在甚麼學院或文化機關裡作事便更好了，人們就一定會稱他爲博士。但是不幸得很，他是生在鄉下了，而且還是一個從未用過名人的鄉下，北新集。他一向是居住在那鄉裡的。他和劉村結緣，是五年前劉永福的大孫女得病的時候。那個三歲的小姑娘，在春天忽然咳嗽起來了，他們在遍村裡給她找經霜的茄子吃，給他買白梨燉豆腐吃，後來劉永福也曾經有一次在馬鎮上的藥鋪裡按照症狀打聽了和發堂裡站櫃檯的夥計，也不是買了一盒甚麼鎮嗽散，但是結果並沒有鎮注嗽，而且小孩子還咳嗽更厲害了。最後是經別人的介紹，說是北新集有一位大神（巫者）他是專治小孩的，劉永福當時便想，大神還有專門的？他實在有些疑惑，但是他終於把他請來了。有病亂投醫囉！況且在鄉下還往往弄這樣，對於一個病人，假如吃藥他還不見好的時候，其次的辦法，也就在最後的辦法，他們便要去請大神。大神再治不好，那便須聽天由命了，反正人是不長死病，該活死不了！劉永福的一切辦法都是不違背鄉間的慣例的，所以他爲了他心愛的頭胎孫女，去請了大神來，這大神的名字是王二虎。

王二虎一見劉永福的面，他們便投緣，他一進門坐在炕沿上便誇獎劉永福，說是不怪人們都說劉家老爺子是位善人，今天他見了他這像貌也真是福像，而且特別善淑，這大年紀了，

眉眼和鼻子都長得很正，鬚鬚留得也很正，長得也很好，根根露肉的。他所說的這套話，不是在那朝那代從那位老仙翁學來的一套詞，他等到遇見老年人的時候，都是要像留聲機唱片似的，一上了絃，把針揆在上面便要發再響聲來，當然這響聲是永遠一致的。這天劉永福就變成了這留聲機的針，而且還揆上了王二虎這個唱片，所以他便照例又發出了以上的聲，其實劉永福長的一副善人像倒是事實，福像也是事實，至於眉眼鼻子那早就不端正了，鬚鬚更是亂七八糟的，長滿了下巴，哪裡會根根露肉的？所以他之所以爲王二虎，也就在這一點，強壯人也恭謹不到是處。但是人生是蓋着緣分的，誰和誰有緣也是說不定的事。這天他這一套不太貼洽的諛詞，不知怎的竟把劉永福給恭維高興了。早春的時候，天氣還在很冷的，加以牆下的防羌設備又很簡單，所以屋子裡是免不掉冷颼颼的。劉永福聽了這些話，便把他請到炕頭上去，而且還捧給他一個很旺的火盆。同時這位大神在他的眼中竟變了樣，他對他的辭詞的着重點也因之而變象了。在王二虎進院子的時候，他想就着他穿的那套衣裳，還能治好病嗎？無論是多麼落魄的人神，好歹人家也稱他爲先生，他似乎是不應該只穿棉褲棉襖的，怎麼也該有一個大褂，彷彿才成體統。當時他對他實在有些藐視，但是等他說了這話以後，

他對於這套話的解釋方法便不同了。他想，這套話是說得实实在在的，他的生活當然也該他

言語那樣的質樸，所以便穿了這麼樣的衣裳。其實就是他那件棉襖和這黑色的腰帶還是從他舅舅的手裡借來的吧，借的時候還口角了一陣。

跳神是可以白日間的，但是因為孩子病得太久了，恐怕跳完神還須破關，所以他們便把詩關定在點燈以後。在吃晚飯的時候劉永福本是吩咐給他預備好菜的，照理對於所謂的看病的先生，也是應該預備好菜來款待的。但是這話被王二虎聽見了，他立刻阻止他不讓他這樣請請，他說他本也是莊家人，莊家人還吃甚麼？他一向就不挑吃嗎，有鹹菜，有醬菜，假如他們若是過意不去的話，就只買一塊豆腐榨成。這一點也是劉永福所喜歡，他自己雖然很富貴，但也以豆腐爲最好的菜，而且不是有特殊的原因，他也是不吃的。

王二虎那一次在劉家一共住了五天，他給那個小女孩子跳了三場神，破了兩次關可是他爲劉家劉永福的心理起見，並沒讓他們預備小雞和大饅頭給大仙爺上供，在這一點上，更使劉永福高興了，所以他雖然沒有治好他的孫女的病，他也沒怨恨他，他說治病治不了命，這孩子是该死，分明是騙人精，小孩子哪有那麼聰明的？王二虎臨走的時候，他還給他拿去兩元錢。我們不要以爲兩元錢的數目過少呢，在那個時候，兩元錢甚至就等於現在的二百元！

就是這一點緣分，王二虎便和劉永福處得很好了。第二年冬天，他便來到劉家當當長工來

了，他雖然眼睛很壞，但是做椰子打更的工作，他也很能幹得來。當然以後自己的東家開了車店，他便也到車店裡去幫忙去了，從前便算是脫離了劉家，把名字寫到店裡的帳本予去了。

他的接車的差事，在店裡說是上等的，除去每月一定支使大洋兩元外，而且他還和店裡分那些經他手所接來的客人所得到的酬禮金，把這麼上等好的差事給他，也是按照他的履歷分配的。固然接車與跳大神無關，但是因為他是北新集的人，北新集是來車最多的地方，而且他認識的熟人又多，這差事當然比他作最合適了。何況他自從在劉家住了幾年之後更嚮背的呢？他永遠把劉永福叫「二老爺」。

王二虎也真成，每天他都能拉進幾批客人來，他永遠是站在村口的車道上，每見了他熟識的大車，他便拉住人家的馬頭往他們的店裡拉，見了不熟的大車他便把下面一套詞大聲的喊出來：

「大叔叔！到我們的店裡去打尖吧！有源豐的二鍋頭，大碗燒肉，硬米飯白面饅頭管飽，車底兩角，飯錢三角，……。」

他每喊完了這一套詞的時候，便上前去拉人家的牲口往店裡領，他往往被人家用鞭子打兩下才放開手，但他也往往因為用這種喊術獲得成功。

有一次，是在嚴冬的早晨，小雞剛叫過二遍，他便提了燈籠到村北的大道上等車去了。那時天還黑黝黝的，天上又沒有月，甚至伸手不見掌，他看見對面來了一排車，他覺得生意已到手，這時別的店裡的接車的還都未出來，他並沒有慌忙，趕上去拉住了人家外套驢子的轡頭，他大聲的說道：

「大叔！到店裡去打尖罷，店裡正有城裡收糧的老客。」

這次趕車的不但沒有打理，而且還跑到他的面前來，說道：

「二叔！是我。」

他聽着這聲音很熟，把燈籠舉起來細看一看原來這趕車的人是他大哥的兒子，他的親姪兒，以後這話便做爲劉村的笑柄了。

同合與草店的夥計們，每天接進來不少客人，他們依照店主人的計劃，把肥肉塊和川丸子用粗鐵的大碗給他們擺在桌子上，原漿燒酒也是一壺一壺的送到客人們的面前，等這酒肉下了肚，客人們的肚裏充滿了溫暖，他們自會高興，也許有的竟哼起小調來，底確是劉二爺得到了成功，不論是誰只要到他的店裏來過一次，便會在心裏留下了印象，第二次再過劉村，不用等誰去接自然會把大車趕進同合興去，因爲這裏的酒肉味道，實在是比別人家的高，一

幾百錢，誰不找穿賬的辦法去呢？所以縱然說「車虎子進店，賽似知縣」，但是他們一進到二三這個車店的大門，都是縮羊似的，一點沒有威風，從沒有吹鬚子瞪眼的，人家拿主顧費主顧待對於牲口也是細草細料的，誰還故意找聲扭？本來麼，出門的人都是求個體面，就在這客人們的來去之間，同合興的夥計們便會得到不算少數的小費，整天家都可聽見銅子兒擲進櫃台旁邊的竹筒裏的聲音！

「小費一角！」

「謝——」

各人的臉上都滿堆着笑容，無論是進錢的或是化錢的。

不僅是這車店的人們被來往的過客給養肥了，就是劉村的任何人，在這年月裏也都發了小財；十幾歲的小孩子們可以往城裏販來廉價的水果賣給店裏的客人，也可以販來車上用的皮貨賣給他們，這年頭錢好像是不算不了甚麼滿處流，朱三爺和孫三的院裏整日放着牌局和牌九局，局上的錢更是流水似的，總之劉村已奇變了，財源的總匯處，彷彿天下的錢，都須聚到這裏來，所以劉二爺高興到了極點，他再也不對每天在村前爬行的火車有甚麼反感了，他明明的看見火車也給運送糧食麼，他不知道這糧食是運向那裏去，但是他知道這一年滿鎮上盡大

批的收買糧食，所以售價一天比一天高，附近的大車也就都往這裏聚，莊家人是全憑糧食估着的，糧價的高漲就足能使他欣喜，至於車店裏的買賣好那不過算是餘事。

冬天在劉村依然照樣下着大雪，北風有時比往年颯得還甚，但是從沒聽見有誰抱怨過天氣不好；人們只要在衣裳裏裝滿了錢便會感到一切幸福，在過年的時候，這裏比往年多殺了許多豬，也放了一些鞭炮，他們痛痛快快的打發走了新年。

開春以後，田裏都又埋下了種籽，預備秋季收穫多量的糧食，糧食就是農人們的生命，他們甚至於呼吸都是靠着這個的，於是田裏又盡都是種地的人了，劉二爺在此季節中，除了多雇了兩個長工，多弄到手三四十畝地來耕種而外，他又開始了他去年冬天某一夜裏的計劃，他開始鋸倒了屬於他的大楊樹，還在同合興的院子裏拉進了幾堆黃土，請了木匠，……村裏的人都知道他在準備蓋新房子擴充他的車店了。基於鄉間的慣例，凡是土木工程，都是要大家給帮忙的，蓋房子從上樣的時候起，一直到壘完了牆壁，都是靠這些人帮忙的人來作，主人們並下出一分錢的工錢。可是劉二爺這次蓋房子却是沒有人給帮忙的，這並不是因為他在劉村沒有人緣只是因為年頭又變了，和前年修鐵道時一樣，全村的年青人都又離開村子，到遠方給作工去了，劉二爺是痛恨着這種行爲的，他以爲土地是人們生活的本源，凡是人，

就應該種地，年青青的小夥子東跑西奔的絕對用息不了好東西，然而跑開的終於是跑開了，縱然他不願意又有甚麼用呢？

這事的原委是如此的，在剛過驚蟄不久的一天早晨，忽然有兩個穿着特別服裝的人，來到了劉村，他們的手裡拿着一面小旗子，上面寫着招募工人，他們一住就住在東升長車店裡，他們說距這兒六十里地的馮東站，又從南往北修上了一條鐵道，這地方變成了交叉點，是一個大站，嚇！車站上的工程，商家的工程實在多得很，他們包安了一座洋樓，七層高，要開甚麼火磨公司。他們須要很多數目的工人，工資也要給得特別多，每天都吃白面饅頭，五天一開支，絕對不壓工錢。沒過了五天，劉村的一些年青的人，甚至都隨着這兩個人去了，因為長輩人阻擋過的，還有許多人和家裡打過仗，有的是偷偷的捲了舖蓋起早溜了出去，累得媳婦們都哭紅了眼睛，年老的人們鬧得成天的罵，然而走的走了，罵人又頂甚麼用呢？

「年頭真不是年頭了，連劉二爺家裡蓋房子都沒有幾個幫工的！」

老太太們也都坐在家裡這樣的歎息。

九

據人們說，馮東站是一塊寶地，前面臨水，後面靠山，不但土地好像是被油拌過了油黑得可愛，就是這個地方的人也長得特別秀氣，這地方原來小得很，和劉村比起來簡直就不成一個村子七零八落的，還不够一百戶人家，劉二爺有一年買馬就到過這兒。但是不知怎的地方也有個時來運轉，在某年的春天，說是有一群外國人，跑到了村後的小山上來，他們插上了旗子，用千里眼週圍的看過了，他們說這地方有風水，將來必定要有萬盞明燈在這裡出現，果然由第二年起，便在這鋪修上了鐵道，這條鐵道是由南往北鋪的，鋪成了以後，這裡便又重新修了街道，也逐漸的有了買賣逐漸的繁華起來，但是終歸不如馮鎮，馮鎮是老地方甚麼都有根基了，天下還會有甚麼地方能壓過去它麼？它既占有天時，又占有地利！附近的老頭們，誰都這樣想。

但是事實上老人們的全盛時代已經過去了，世界上一切事情的進展，是與他們的衰頹無關

的。馮東站自從那條鐵路修上了以後，他們便順着這條鐵路展開了新的市街計劃，立了木樁，劃了界線，他們拆毀了所有的防霍這新的街道進展的房屋，任憑房主人怎樣哭求，他們始終是依照他們的計劃一點都不更改的進行，彷彿他們的工作是受到了神的旨意似的世界上沒有力量可以阻止他們的行動，他們就在這種精神之下，完成了兩條特別美麗的市街，在街道兩旁也栽了一行一行的樹木，這種形式的街道，在劉二爺是連作夢都沒有想到的，縱然他怎樣喊着年頭壞了，但是只要有這樣的街道存留在人間，便足以能證明這世界是進步著的。

這次在馮鎮的大興土木的原因，是因爲橫跨西拉木倫河，長約七百餘里的鐵路修成了，它穿過了這大河兩岸的沃野的心臟，它可以把沃野裡全部的產業，都給輸送到馮東站，然後再從這裡分散到各地去，讓這裡作一個物產集散的焦點。這樣的一個重要的地方，當然是要把它建築得堂皇而富麗了！所以人的精華，物的精華，都聚集到這裡來了，縱然人們的力量改變不了季節，不能使冬天過完就過夏天，但是人們的偉大的力量是可以改變世間一切的。馮東鎮就是一個例子它不久便從一個小小的荒村變成爲一個時代的都市。

還是當時一個美好的市街啊！以鐵路作分界線，在鐵路的東西兩面各修了七條大街，這些大街的樣式，在劉村人的眼裡簡直就是怪物，因爲它的一切形式都和劉村人們所習慣的鎮

上的一切不同，在馮鎮的廣闊的街道的兩旁，立著磚瓦的房屋，無論是門是窗戶，都做開著，人走在街上一眼就能看出那家是布舖，那家是皮舖，那家是……但是在這新修成的街道便不然了，它在街的兩面修起了高大的樓房，既已開張的商舖，也是連個幌子都沒有，儘是大窗戶大門的，有的把所賣的東西就擺在這門的近旁，街道和馮鎮的也是一樣的呢！在這裏的道不知是用甚麼修的，不是石頭，也更不是磚但是顏色是灰的，走在上面還軟軟顛顛的，惟獨不讓鐵輪子的大車走上去，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們不管是有住沒人住的地方都照別處一樣的修了馬路，路的兩旁也照樣的栽了樹木，這種濕幹法喇！不知道他們怎能這樣糟塌錢，這街上還有一件更新奇的事就是他們把像馮鎮那樣的搖擺不定的立在街上的路燈也不要了，他們這裡扯起了電線，安裝了電燈，在夜晚裡燈光照着市街，也是通常的和白天一樣，就是你把一顆針丟在地下，也包管能讓你找到，真是一個奇怪的市街，它彷彿是變了另一個世界無論是甚麼都和一切古老的不同站在他們的樓房的頂上，甚至可以摘掉天空的星星。不到五年的工夫，這馮鎮的市街建設，幾乎完全告成了，它的一切都是合於新的方法和形式的，它給與在他附近的市鎮很多坏影響，有的人家竟因之而破產了，不過這是後話。

就在它開始第二期建設的第一年中，也就是劉二爺與工在同志醫院內修築新房子的那一年

劉村直接的竟受了這新興的馮車站影響，村裡的人都被他們的多量的錢給引誘去了，豈但劉二爺家房子沒有人帮工，就是在田裡工作也立刻就感到缺人了，工價像那年修鐵路時一樣，又都隨風漲了起來，但是種麥都洒在田裡了，又不能說出不種來，鋤地割地的人工錢，簡直就趕上了銀價高，加以附近各地的收成又都好，糧行就始終都漲不上去，種地的人家這年算賠了，糟了，楊老二爲了還長工的工錢，他把他的心愛的大黃驢子賣掉了，據說他在賣驢子那天，難過得連晚飯都沒吃好，這牲口已被人家使過五年了。

這年的冬天馮鎮也驟然間的變了樣子，和去年的冬天簡直是不同的了，去年是天下的糧行彷彿惟有馮鎮高，各處的車就都往這裡聚，劉二爺曾經說過。

「年頭這回好了，咱們的村子離馮鎮這麼近。馮鎮就是個聚寶盆。只要有這火車站，馮鎮就永遠錯不了，火車可以把糧食給運到遠方去，聽說它簡直就能運到下外國。馮鎮上買的多也錯的多。買賣人只要肯出大價買，那兒的車都得往這兒來只要過火車，我們這劉村就不愁沒飯吃。」

他談這些話的時候，常是和范村長或是朱三爺在一起的時候多，也常常是在談完他們的店務以後作補充的。他說着，也永遠是滿臉堆着笑意。

然而在這年的冬天笑意，竟從這位福像的老頭兒的臉上無端的消失了。他每天的臉色都是沮喪的，這原因簡單得很，因為今年馮鎮驛然的失去了商業上的價值，好像是它的靈魂已竟飛向馮東站，去年在這鎮上收糧的客人們今年竟都跑到那裡去謀發展了。所以在這裡就沒剩下幾處大買賣，縱然有幾家收買糧食的，但是價錢也低得可憐了。可憐的馮鎮，只走了那麼一截短短的紅運，就像牽牛花似的，剛展開了美麗的容顏，一見了日頭就凋謝了。

這年冬天，馮東站的糧行比馮鎮高了许多，眼看着一車糧拉到那裡可以比在馮鎮多賣幾十元，人還怕錢咬手的嗎？東山寨的大車自不用說，就連德平的也不惜多繞一些路地向馮東站去，因而同合與巨源湧，東升長等這些車店竟都蕭條得可憐了，劉二爺將將的蓋安了新房，僅錢就化掉了他兩千多元，而且還新雇了十幾個人頂備大大的幹一下，想不到年頭變成這樣的了，饜平的大道上竟見不着幾個大車的影子，去年在馮鎮車站上堆的麻包和草席囤子，今年也不多見了，然而聽說馮東站的站台上却蓋起了很多的洋鐵房子，這邊越收縮那邊越發展，這種現象很使劉二爺擔心。

劉二爺最近又罵起這火車來了。他見人就述說鐵路的罪孽，他也說馮鎮要完了，劉村要完了，他眼望着自家的每日乾等著賠錢的車店，心裏起了很大的不安。他的店裏新發一展的計

題，是否是環姑娘給出的主意呢？雖然這事從來沒有人說起，但是環姑娘一冬天永遠是愁眉不展的，這也是事實。

十

這年冬天的某一個早晨，樹枝上掛滿了白霜。外面的風雪都凍得很結實了，人們的脚步走上雪去，沙沙的響。正是這風雪的時候，劉二爺在御試官自己行李上出神，一面回想着他昨天辭退了的長工們，琢磨着有些放心不下了。本來冷天馬九的時候，莊家人找事都是很難得的，假如自己早知這消息就請不了這麼許多人；他也絕不會這樣就誤人家的。昨天這些長工們的辭退，是傷了劉二爺的心了，他呆了一直到今天吃早飯的時候都沒說話，據劉金當他自己的太太說，他父親的眼眶是有些塌陷了。

人們大都習慣於打勝仗的，劉二爺因為不具膽人，自然也不能例外了。在同合興開闢市的時候，他有很多很多的鴻鵠大計，他每天晚上都同萬官長以及朱三爺等在一起措商，精神都

是很旺的。但是一到今年冬天可就不行了，他們知道大勢已去，他們是不能把車店的營業恢復成去年那樣的繁盛局面了。所以不獨劉二爺，就是其餘的兩位也都是唉聲嘆氣的。

還記得在昨天夜裡，因為天氣是夜裡頭，伸手不見掌，劉二爺臨送朱三爺和范村長出去的時候，他們忽然同時發現了東南的天空有一片特別光亮，據朱三爺說這是一種好運到來的先兆，他斷定劉村是還要復興的。但是劉二爺卻不以為然，他以為這是一番欺騙，結果這光亮不但是走運的徵兆，反而還是敗運的徵兆了，因為他相信那光亮是那些騙子所弄的，而且這光亮是那所騙的萬壽明燈光。於是他們同時都發了誓，想來這光亮是騙子弄的，那光亮會引起人們的喜與的憎歎。

劉二爺正想着這如縷的往事，張文漢被王二虎給引進屋裡來了。

「有勞您了，張二爺！」

他坐起身來。當然第一個動作便是把水煙袋送還寄人的手裡。張文漢就是張二爺，我想這人對誠者是不會生疎的。雖然他很久未曾出現在我們之前了。他這次的出現，容貌等並沒有什麼變異，只是近視眼的眼睛更形近視了。他並沒有戴眼鏡，所以每一瞧東西，上下眼皮便合攏在一起，簡直不讓人看出他是否長着眼珠的。他最近因為死掉了老妻，所以自然也不免在兩

上露着傷感的表情。他把她埋在劉村裡的自家的塋地裡以後，他雖並非爲廬墓但是他也就同時搬進劉村來了。

據他說馮鎮也要完，鎮上簡直是不成體統了，整天家雖然還不斷有大車由這裡經過，但很少有好糧食卸在這裡的，就憑源豐那樣的人家每天僅能夠買進百十石糧食，請問能夠甚麼用了鎮西頭的大商號有好些是準備着關張呢，都說年頭不像以前了。

「都是這馮東站給鬧的！」劉二爺恨々的說。接着他又把臉轉向了張文漢，他陳說着他本不該在這樣清冷的天氣找他到這兒來，況且才辦完了大事不久，加上新近又搬家，實在他是該休息休息，然而年頭趕的直沒法子，他請他來，也正是爲了這件事情。他慢々的在歎氣着同時告訴張文漢說他有一件事必須求他給幫忙，就是他們和范村長，朱三爺合股經營的車店是不能再支持下去了，如果還保持着這個局面，便只有等着賠累，而且這件事不管范村長等是否是好辦事的人，他自己也似乎是不便開口和他們直接談判的。

張文漢是一位老於斯道的人，他很清楚的領悟了劉二爺的意思，他看着他在此收拾破碎殘廢的神情，心中也實在引起了無上的同情，縱然他是一向專作賣房子賣地的居間的職業，但總也還有幾分替劉二爺傷心了。

「唉！」他不在意的發出了這麼一聲，隨後他從袖筒裡掏出了手帕揩了一些他的近視眼。
「二爺！」劉三驚叫。「這事唯有請二哥幫忙了，您和朱二爺是老朋友，范村長也是舊交。」

他又把頭低垂下去，環姑婆給他才裝好了的一袋煙，他也不想再吸了。

經過了歐陽漢的奔徇，又過了半月以後，范村長終於領了請帖告結束。結果范村長認賠五百元拉走了石磨兩個。范村長自認是賠了錢，又賠了命。朱二爺在范村長的那一天他在自家裡發了一席款待朋友酒，自此也說起范村長這事，常常對劉三的命運。朱五爺那天說很多話，只囑了范村長不要再回來了。他慢吞吞嘆着：「東昇長不能收拾！……」

這顯然的已顯示出來他的東昇長的命運也是將趨於可憐的地步，所以大家都認為這是他對於自家的悲哀的最後的哀鳴！其實一個被譽為英雄式的人物，也弄得如此了，在別人看來，實在是一件不能不痛心的事。

在表面上看，他們此次的分散，范村長似乎是便宜了，但是他的內心的苦痛也是最劇烈的，因為可愛的讀者們至少還記得這個開店的計劃是純由於他一人設計的，自己親眼看見自己

計劃的失敗，該是一件最難過的事了。至於朱三爺呢？他無寧的說是佔了便宜。在開市之始，他便沒拿進多少錢去，所以無論賠多少，好像都與他沒有太大的關係，他根本的居心就是只負這店裡的繁榮的責任，當然事業的失敗是不與他相干的了。況且這次他藉了這車店關張的機會，還佔用了劉二爺的店裡剩下來的那所謂閒房子。佔同樣的便宜的，還有這位說事的張文漢。他也和他這位志同道合的老友住進一個院子去了。總之，只有劉二爺自己吃虧，大家只要一看劉金給各人對酒時的和唐的神情就會明白了。

『作事總得能吃虧讓人，佔尖取巧來發財是長久不了的。』

這是劉二爺一向的主張，但是在今天的宴席上他沒有方法用他的這種理論掩飾他自己內心的悲哀，他和范村長一樣，眼眶裏永遠是水汪汪的。

『賠錢事小，現眼事大！』

范村長悲憤的說。

『這教別人看我們太廢物了！』

最後他拍起了桌子。

『事情沒辦好呀！這是年頭趕的。』

楊老二也不得不這樣安慰他們，大家也都承認他說的這是實話。

在苦痛的情緒中，他們一直喝到了上灯的時候，大家才冒北風走回家去，當時外面已竟下起了小雪。同時劉付的未來惡劣的命運，也就隨着這小雪降落到人間。

十一

夜裡又起了大風，乾枯了的樹條不住的搖擺，特別寂靜的劉付裏，一點聲音都沒有，慣愛找地方去聊天的李老五，早已回家去了吧；他家的白木大門關得緊々的。有着三百來家姓戶的劉付，簡直是鴉雀無聲。其實一年來的夜裡，在這付中總是如此的。

劉二爺，朱三爺，張二爺和那賣酒李老六，都已睡下了吧，他們在那滾熱的炕頭上，說不定也許正在做着香甜的夢，但顯這暫時給與人間幸福的夢境，安慰這不幸的一羣。

天色已經安了二更，天空裡的星々還沒出全，因為正是冬月將了時候，月亮還沒有出來，整感々的天空，沉重的壓着大地，寂靜的劉付，寂靜的原野，寂靜的西拉木倫河，假如在寂

靜裡過生活是幸福的，那麼這一夜的幸福是被外來一種騷動給剝破了。然而這裡的人們沒敢抱怨，沒敢驚兒，雖然在他們的心上都已劃了一道深處的傷痕，而尤其是在范村長的家裡。

大哄的聲響把人們從夢裡驚醒的時候，大家也同時听到緊急的馬蹄的聲音，他們都趕快的披戴了棉衣，穿上了襪子，誰管夜風是怎樣能使人受病？他們都沒有浪費整暱的工夫，他們急急的往院心裏跑。女人們急急的託化了窓鏡上的霜雪，窺視着窗外，外面黑洞洞的。醒了的小孩子們，把頭縮進被窩去一聲都不響。

「你別嚇鬧身子，不要冒失失的，可看清了是甚麼事情呀！」

女人們圍着院心急急的告訴着他們的男人，男人們大都爬上支在牆頭上梯子去，他們把腦袋探出牆外。狗咬得更厲害了，馬蹄聲一步比一步近。

「是奔這兒來的呢！」

同院的男人們彼此私語。

果然是有幾匹馬跑進劉村來了，在深夜裡踏破了劉村的寂靜。在牆頭上觀望着的人們，腿都有些軟了，本來想，誰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在黑暗的夜晚中，人們朦朧的看見這些騎馬的人們一直奔向了范村長的門口，看樣子倒像

是官委，他們雖然有些心寒，但是那次騎着馬來到該三家裡賭時，他夠膽了，人們跑得亂七八糟，還有跳牆摔折了腿的。臨完綁走了一天羣，化錢贖罪。據他們的經驗：黑更半夜的宵騎兵到來，終久不是好兆。

「范家出了甚麼事了呢？」

「人家都在睡覺。」

「說不定是要范村長給領導，去找拿去吧！」

於是大家又流雲起來了。

范家的大門，被打得比打雷還響，聽聲音好像是馬隊已經圍起了他家的院子。結果，大門被叫開了，有的騎兵走了進去，經過了好久的時間，他們又都騎了馬跑回去了；在路上听他們說：「世也不再綁你，反正你也跑不了。」

他們說的話對象，誰也不知道是誰，在黑暗中，誰也看不準他們到底是帶走了誰。

狗又割裂狗咬了一陣，馬蹄聲音也漸漸的遠了。有些人們又跑到了范村長的家裡去，村長才敢的在村地的中央，他像子似的一聲也不響，他家的新娶來不久的少奶，把腮脰都哭腫了，今天曾經出現於村中的范霖是不見了。

「怎麼個事呢？」大家問。

「他們帶走了我的兒子。」范村長囁囁的答着，眼圈不由的紅了。

「我兒子也不能貪姓賣法！」他自己接着辯解。

人們慢々の都散盡了。

「這回非得弄掉了差事。」

「說不定還得贈監獄呢！」

「范村長也好不了！」

在歸途上，人們彼此的議論着。到半夜的時候除了各人在枕頭旁邊和自己的老婆說這件事而外，劉村又是完全寂靜的了，月亮也慢々の從雲彩裡鑽了出來。

第二天早起，范村長起來得很早，他請了劉二爺，張二爺和李五爺一齊到馮嶺上去，當然他們又由范村長作東吃了一頓德馨樓。然後他們到衙門裡去了，希望藉着李五爺和張二爺的不凡的聲望和善辯的舌頭，把范霖保出來，劉二爺雖然不善於辭令，但他是本地的鄉紳，他能夠替別人作保。但是他們這一行到了衙門以後是深々の失望了。原來這天早晨范霖就被送走了，和他一齊去的還有馮區官，他們犯罪的原因，是因爲吃賄太多了，百姓已經在縣城外

把他們告發，指名來拿捕他們的是縣裡派來的人。他們同時也聽說在馮區官被帶走了以後不久在日落以前，他的每天拉胡琴調嗓子的姨太太，便和那個親隨的聽差坐着轎車出走了。他們自己說是去周轉官司去，本來縣城是靠近火車道的，但是他出走時並沒有坐火車。

范霖的事情被傳遍了劉村，范霖的媳婦永遠是眼淚汪汪的，直到年底范霖還沒有消息，村長爲他化了不少的錢。有些日子范家天天到鎮上去買糧食，范村長也時常到縣城去，但是他的回來時永遠帶不來好的消息，他的面顏消瘦了。有人看見他自己坐在西拉木倫河的河岸上，面對着那怒吼的北風，拍着自己的腦袋，不住的喊着他的兒子的名字。因而也有人這樣想：

『范村長是要瘋了吧！』

但是他畢竟沒有瘋。

新年多少有些慘澹的在劉村過去了，這年正月末曾有過大賭場的出現。而且一過了初六，少壯的小伙子們又都走開了，去的地方還用問麼？他們一大半都上了馮東站，那裡作事又輕閒，掙錢又多，吃飯又好，誰還傻嗎？的在家苦幹呢！連楊老二也走了，孫三也走了，他們不是去作工，他們在那裡作買賣和賭錢也都比劉村裡舒服得多，除了像劉家的那一家頑固的人們別人誰都動了。

「人挪活，樹挪死。」

人們差不多都走開了，劉二爺面對着這樣的境遇，他的內心裡實在難過。

大概是正月初十的早晨，王二虎從北鎮集來到了劉家，

剛一坐在炕沿邊上便對劉二爺說：

「二大爺，我是來講活來了。我老是打鬧也不成。」

劉二爺因為今年不想再種許多地了，所以他也不想再雇用像王二虎那樣的人。這年頭工錢這麼貴自己家裡又沒有作活的人，種起地來也是乾吃虧，還不如把地多租出去一些，留一點夠家人裡的也就是了，頂多不過是雇上一個人，他拖走牛草也省事了，也對劉二爺說：

「年頭不是那年頭了，去年時車店虧了不說，今年也沒有種地試力量了。我們今年不行算用人。」

王二虎半睜了他的眼睛，眼望着他，露出一種難以形容的樣子來，他的腳是在要求着劉家的收容，也彷彿是心中還存着一點驕傲。

「二大爺，我們得算一算帳吧！」他問。

劉二爺這人會過，硬本末，他用算盤算了許久，一面也念給王二虎聽，王二虎點著頭，結果是劉家共欠王二虎二百七十元。

「現在我手中無案，等大秋以後我再來你罷！」

劉二爺這事，大用這樁如馬的態度和王二虎說話。

「那！」王二虎眯一下眼睛，半天才說出了這麼一個字。

終久因為是老車馬呢，他們不能爲這一點錢鬧翻了。縱然王二虎一門說說今年沒有事作，他要穿衣服，也要吃飯，但是劉二爺答應了他，說是照着五分利行息，到秋後一定還他還筆錢。以後王二虎才不太高興的走出去了。他在路上自己叨叨着：

「劉永福這老傢伙要走近道，看他馬個驢子，也不像個發大財的。」

是同一天的事。劉二爺把他那匹黑驢子牽到馮鎮上去。因為他家今年少種了地，自然也不須要養這些牲口了。但是在馮文裏已經幾次的說過了，劉二爺是最喜歡牲口的，在必要時他甚至希望失掉別的東西，也不願意失掉他自己的驢馬。這天他真是沒有法子。眼看著雇長工要錢，買肥料要錢，要想再種地，簡直就沒有不化錢的事。所以在無可奈何的，從圈裡把驢子拉了出來，驢子還留戀着石磚裏的炒糊了的黑豆。這種噴着香氣的草料，怎能使他捨

再扔門呢？劉二爺心裡想：假如今天有人肯出大價錢，你可憐的畜牲，或者就不甯再回到那個家裡來了。他眼望着這有着油牛皮毛的高大的騾子，心中泛起了無限的憂鬱：「不幸的牲口，你們也趕上了這個年頭。」劉二爺的心裡，彷彿是說着這樣的話。

在大門外邊，他騎在騾背上了。在往常，他每一騎在騾背上時候，他總是興高彩烈的，他若不是把旱煙袋叨在嘴上，他就必定要唱上兩句大戲。然而今天却例外了，他低垂着腦袋，一蹙都不響，任憑騾子跌跌的直叫，他也再不能把繩繩提得緊一點，讓牠抬起頭來，他好也鬆以叱咤兩聲。今天他始終不露一點高興的樣子，只是一隻手屢次換換着牲口頸上的憂鬱，同時也露出一種對於這牲口愛憐的表情。

這實在是一種很難堪的事，突然間把這匹自家使用了很久的騾子拉到街上去賣，不用說是做像劉二爺這樣的剛烈的農人，就是普通的一位莊家主兒，也是未免不傷心的。他騎着這騾子，走在大路上，內心裡焦躁的想道：

「騾子，騾子！我真對不住你們，這次不知道把你們賣到甚麼樣的人家去，你們也許要作苦活罷！」

劉二爺幾乎要流出眼淚來。騾子又「咩咩」的叫了兩聲。

在這方，他看見了馮鎮上源豐號的入礮烟肉的笑頂。

十一

在驛馬市上，劉二爺彘彘的站了一上午，他真的是有些百感交乘了。人們在感慨太多了的時候，便往彘似乎無感而變得木然的了因而他也像一根柱子似的在那裏佇立了良久，他的眼邊上離不斷的噴出煙來，但永遠沒有話語。假如他若是在去年，或者是比去年還早的幾年裡，劉二爺一到了驛馬市上那種神氣可兒還有比的？就是馮鎮上唯一的區官老爺也要比他遜色，他常是敞開着他的皮夾的前襟，讓那九道灣的西口皮貨露出它的莽都彘的長毛來。他把小嫖婆叨在襟裡，且也有一股神氣勁兒。把皮夾的大線繫着，並不是因為他怕不這樣便覺得太熱，他只是不願意「肉埋飯碗吃」，他必須要用配套的驛馬拉他的大車。是爲了這個，他用黑油油了大門，也是爲了這個，推而廣之，他把驛烟肉的高過了房脊，而且上面還掛了醬蒜，也無不是爲了這個的。

這天他在這驛馬市上站了許久，一聲都不響，實在是因爲他被痛苦給壓倒了。

「我到永福是興家立業，打江山的人，想不到今天算敗家了，現眼了！」

他不住的這樣想。

他不能像往來買牲口時一樣的家過所有的皮色漂亮和格頭高大的驛馬的嘴，他也看過了市上所有的好牲口們的身上的毛皮油滑，他不斷的測視着哪個牲口的腿棒好，哪個牲口的蹄頭好。親愛的讀者們，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了劉二爺是對這件事情特別在行的，世界被他最珍愛的東西就是這體長毛的驛馬們。考古家每在得到一片帶有文字的瓦片的時候，他們必須要細心的審視一番，看它到底是香還是瓦；劉二爺是特別注意那些好牲口的，他一看牲口們的身體便知道牠們有沒有力量，或是作爲牠的主人會不會要倒霉。因爲在劉村的人們也都很相信牲口們的運氣，假如有人買了一匹尾巴向右面偏的牲口時，他們便能斷定這家的主人會要破財。

我們還是趕快歸到本題上去罷！親愛的讀者們。

劉二爺在那裡木然立着的時候，也不斷的撫摸着那驛子的油光的皮毛。直到下午纔有人遞來把手縮進袖筒裏，和他用手指摩挲着這牲口的皮毛，馬販子們也從中藉着講這份買賣。這

群人爲了幾個銅錢，賣掉了他們自己的良心，他們把賣主的價錢給拾得很高，也把買主的價錢給壓得很低。人們爲了吃飯是甚麼把戲都會鬧出來的，我們這是原諒作這種職業的可憐的人們吧。

「我這驢子準能拉十個人！」

劉二爺對着買主喊叫，他也露着堅定的神色。

「不信我們就試，地拉不動我就送給你們。」

「你們買牲口得買一個好長樣，好香計的！」

馬販子們也給打着圓盤。結果這牲口是賣妥了，劉二爺給他們找了一份鋪保，店鋪說了一句管保偷換的話，他摘下了屬於自家的繩頭。驢子的頸上套上了另一個屬於買主的繩繩頭。

劉二爺當時看着這個破舊的東西實在冷河的驢子太壞了，但是他已聽到了人家買主的一聲錢，他便失去了對於這匹驢子的一切權利。假如不是他盡心的比量着，他一定會流出眼淚來。這樣等於挖去他的心的事情，他這是頭一次作。

回家去時，他迎着微寒的北風，覺得心裏有說不出的痛苦。

「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想不到我還有變賣牲口的日子。」

他失去了這匪難時的心境，是和當年他失去老妻時的心境所差無幾的。

這年春天，劉家爲了增加旱田的產量，他們變換了耕種的方針，他們覺得只種高粱，穀子等等的東西所得的錢將要太少，他們也要效法李五爺的幹法，把旱田的一部劃出來只種蔬菜。這就會有比旱田多着三倍以上收穫，李老五隨着他父親李老虎傳下來的方法是不會錯的，假如不算，那個比猴子還機靈的李五爺也不會幹，所以在開了一次家庭會議以後，他們便決定了這個方針。不但環姑娘是如此主張的，就是劉金和他的不常說話的太太也是如此主張的。這顯然是好事了，大家都願意聽！

劉二爺蓋工，在他的門前的旱田的中央鑿了一面井，爲了裝按這井裡的樑木，他又伐倒了圍在他們墳塋四面的大楊樹，人們有的私語似的議論着，說是劉家的風水將要破了，把一個風雨不透的塋地，弄得露骨露相的了。這話雖然已經傳到劉二爺的耳朵裡去，但他並未存着聽之鑿非是要緊的，他此時不再計較甚麼風水不風水的事了。

「他媽的！有風水還致於窮得賣驢子，從現在起我甚麼都不信了。」

在這面井鑿成了以後，在劉家裡又添用了兩個長工，他們是種菜的熟手，普通的莊家人幹不了他們這手活計。他們種了一大片韭菜，一大片茄子，一大片黃瓜，不過幾天的工夫，

田裡都是綠油油的，井邊上終日有水車聲在響，環姑娘和他的嫂嫂帶了昌兒看着自家的和鄰家們的小雞，不讓牠們到園子裡去，劉永福看着家裡的人們也都忙起來了，他的心裡又愉快了起來，彷彿是已經忘掉了前些日子的痛苦。

此間，范村長不斷的往縣城裡去跑了幾趟，每次回來都是滿臉沮喪的，尤其是他那不常修飾的面頰，短鬍楂上顯着青灰的顏色，更加增着他的憂悶的樣子，他常說：

『這事都怪馮區官，是他吃賍太多了，而且他還陷害人。范霖這小子也真不懂事，他還是給人家做豆腐，歸終自己還免不了打罪，真是孽障，孽障。』

如果有別人問起他，官司是否有頭緒的話時，他也常是這樣說：

『范霖倒沒有甚麼，就要出來了。馮區官的罪倒不輕。』

他還有時透露一些喜悅的顏色，但是高明的人倒也很能看出這種喜悅絕不是真的。何況還有很多的事情能證明范霖的罪也並不算輕呢！

第一張文漢曾經替范家賣過三個金瑣子，是賣給王老寡婦將要出嫁的姪女了。第二在開春的時候范村長又說是家裡人少了種不了往年種的那些田，他把一片土好的旱田典給字老六了。這兩件都能證明范霖的案子並不輕，他家裡變賣了這些錢，無疑的是爲了活動官司的。

而且還有一件，就是前兩天的早晨，忽然在西拉河沿上突然起了一片哭聲，村裏的人無人都聽見了，他所以爲一定是誰家又死了孩子，跑到河沿上了，要不然誰能在大清早起
到那裡哭去呢？以後到家的小豬信說，這位哭的女人就是范霖的太太；她哭的時候，口口聲聲的喊着他的男人的名字，還直說。

「我可得幾時才能這著你呀！你萬一苦有個好歹的……」

以後范霖的公公范老爺的把她拉回家去，整整三天他連回娘家去了，一直到這忙著種地的時候纔又回來。因爲這個，大家又推測一定是范霖又回娘家去了。

「不用他們不說，反正早晚我們都曉得知道，他媽的！紙包還能包住火！」

李五爺就總是這麼說。

此時，李五爺因爲也在經營着菜園子他和劉二爺又是同行！他不斷的到劉家來談心。

「二哥！咱們不用着急，等茄子黃瓜一下來，送到衙上去，那就一天一個現在！」

李五爺常這樣對劉二爺說。

「朱三爺和張文漢他們是瞎張羅，作些個損事，自己也落不下甚麼。」

李五爺一隻手拍打着炕沿。

劉二爺轉過了身子，翹起了他的拇指和小指。

「可是，五爺，人家現在弄這個呢！聽說剝了不少，今天一趟馮東站，明天一趟馮東站的，還是吃著香的，喝着辣的。」

他眯了兩下眼睛。

「五爺！我們這幫着土找吃喝的人，終究有限哪！」

他接着唱款款的走着。

「不用瞧他這幫制，這幫窮小子沒錢事以前，那還有人咧，把他弄的都餓雲了。」

李五爺氣急的說。

除此以外，他們每天更談着短工工錢變化的問題，他們似乎也想到了劉村的危機。

「他媽的，劉村此後是完蛋！」

李五爺一起來就心發跳。

他們彷彿明白那種凡是緊靠着最繁華的市街的近傍的街必定要極蕭條的原因。他們終日對這新興的惡來站詛咒。他們幾次聽人說那裏有了很大的賭場和很多的娼妓的時候，他們更要說。

「那地方簡直是般人爐。」

劉永福也總是痛罵村中的像似王老禿子那樣的壞孩子，真都是賤坯，放着好好的地不種淨，是一片浮心的東西們，將來絕不能好。

在黃瓜已經下來的時候，劉二爺實在興奮了。他看着架上頂着黃色花瓣的滿身細刺的黃瓜，他實在高興的不得了，他等到已經到街上賣過了三挑子以後，他才親手摘了幾條彎曲的，或是尾巴上早就顯出了枯黃的顏色的黃瓜，給家裡的人們吃，他說還是新菜，其實他不知道他的兒子媳婦前五天就摘了幾條給高兒和他的姑婆環姑娘吃過了，本來眼前放着綠嫩的水黃瓜還有不吃的理？

劉二爺在高興之餘，他計算着，假如黃瓜着不落價，他的這一片黃瓜，便是能夠變工的工錢。

「他媽的，工錢賣去吧，架不住一掃出產多，天無絕人之路。」
這話是他一天晚上喝醉了以後說的。

他自己每在睡不着的時候，也常常想，這一片黃瓜，一片茄子，一片扁豆，到秋裡還有一

片大白雲。但是後來想到天候給予他的不幸。

不幸到來已多一天，在早晨以上市不久的一個下午，劉二爺正在井台附近看着牲口在拉水車，忽然天已向西北轉角上起了一段比墨還黑的雲彩，接着就響起了大雷來，像轉磨似的，一會兒，這黑雲彩就散了雷天，牲口把牠的鼻息直豎着，女人和孩子們忙着往屋裡掏乾柴，雨，雨子上小豬們也都趕了着跑回來了。從西北上颳起了冷風。

「來暴天了！」

劉二爺一溜子水車上的牲口一溜喊。

「小豬們，快帶着把圈子裡的傢伙趕進去。」

他大聲的說。

劉二爺一溜子水車，把子，牛籠子等等的東西都趕到院裡去了，果然從天上落下很大的雷聲來，冷風鑽進了人們的皮窩裡、窗戶、門，都被風颯得勞拍的響。

「雨下來了！」

屋內的人們都支着。街上有人們沈重的脚步聲和牲口們的沈重的脚步聲。

漸漸的雲彩，漸漸的雷聲，漸漸的閃動着，整個的天空，特別黑暗。終於雨點又連續的

落下來了。雷在屋頂上爆炸了，昌兒滾入了媽的懷裏。

「天氣來的這麼兇，不太好哇！」

劉二爺扶着門框對他的長工們說。

「是，太兇了……。」

還沒等這長工再接着說下去，天上就降下冰塊來了，起初是小的，

「下硬的了！」

「雹子！」

大家齊聲的吵嚷。翠姑娘把菜刀扔到院子的中央去了。鄉下的人們想，這樣作就可以砍斷了這電神的腿。但是雹子不但沒有停，而且下得更大了，有的像拇指上的指甲那樣大，有的簡直那樣大；以後竟有像雞蛋那樣大的了。

小豬倌這時跑進屋子來，他那用雙手遮掩着的頭上，被打起兩三個大包來。這時誰還有心顧這個孩子呢？他們大家所掛心的是田裏的莊稼和蔬菜。實在的，農人們有時是看得禾苗比人還貴重的。

「他媽的，敗家的雹子，可把人害苦了！」

劉二爺不再斷守在門邊看這可怕的天氣了，他懊喪的輪到炕上去了。

「哎呀！又大了。」

長工們在外面喊。劉永福裝作沒有聽見的模樣，但是這雹子就等於是打着他的心。

大概是下有做熟一頓高粱米飯的工夫，雹子才住了。院子裡僅落着稀疏的雨點。

「這場雹子可是頑人不淺呀！」

「庄稼都打得怎麼樣？」

劉二爺也就在這瞬間詢聲中走進了他的菜園。

「哎呀！」他在心裡喊。

園子裏的一排一排的搭好的黃瓜架，大半都被倒了，是狂風吹倒的呢？抑或是被雹子給打倒的呢？那不知道。黃瓜的葉子有的被打得只剩一根莖，有的被打得淨是大窟窿，殘缺不全的，小的黃瓜落了滿地，黑着着馬上就能送到街上，去換錢的東西就致這場冤孽的雹子給糟蹋了。

「他媽的！一地黃瓜算玩兒完！」

劉永福一面撿着地下的黃瓜，一面這樣的罵。

「這也許還能緩過來呢！」

劉金披著三稜草的蓑衣從田裡回來。

「雨下了一個根兒了，還指望著緩個兒。」

老頭子還有沮喪的言詞。

雨下得真是一樣的，紫兒的花雀落了一地，茄葉也零亂的落在茄秧的底下。

「這一笑，算是白忙嗎？」

人們都是一樣的答。

空氣裏是靜的，它永遠不能隨人意，人們也望著它下雨的時候，他漏不下，不願意要它下的時候，它雨下個不停，它雨直往門和人們作對頭似的，初夏時，大家忙着栽茄秧栽椒秧，它下了一場小雨以後，便整天把毒熱的日頭掛在天空裏，無論人們怎樣設法用蓆來遮蓋，但是下上栽起的秧棵，晚上簡直就能被晒乾了。現在秧棵好容易都長起來了，人們也不希望下雨，它却在下過了雹子以後，一天一場兩天一場的又下個不停。這還不是誠心和人們作對的嗎？莊稼人們整天坐在屋裡，眼望著這一場連着一場的大雨，他們有的在詛咒，有的在罵罵。

忽然有一二早晨，劉家還沒有吃完了早飯，劉金披著三稜草的蓑衣從田裡回來，他坐在地

下的春卷下，擱起了一長龍，腳底下滑著的泥片子，一塊一塊的向地下落。

「西地種甚麼樣？」

劉二爺時有眼睛問他。

「怎麼？二，他埋的坑是有三尺深，高粱斃了腰，穀子和豆子都沒脖子。完蛋。」

「你沒想入往外放？麼？」

劉二爺向上翻了一翻眼睛。

「往那裏放，哪兒都是那麼深。等水撤一撤再說唄。」

這時雨聲不小，但另外傳來了一聲別的聲音。

「咩！？」

像是牛鳴。

劉二爺驚慌了起來，原來坐在地下的長工們也嚇得站起來了。

「不好！要水了吧！」

劉二爺喊，捲起了褲腿跑出去，別的人們跟隨在後面。

他們們走到大門口，聽見這一聲一陣的嗚嗚的聲音更大，加以幾天來連雨的結果，滿地都

是白嘩嘩的水，遠方的水浪頭有的豎起來好幾尺高直奔着他們的面前來了。

「好大的水，大河出潮了！」

各處都是喊聲，遠方裡也有婦女們和小孩子們的哭聲。

劉永福指揮着劉金和長工們，讓他們拿着鐵鍬折了他們的土牆，把所有的都堵在大門口上，免得水浪湧進來，沖倒了他們的房子。

范村長家裡的人也作罷了，李五爺他們也是這麼作的。

「快堵哇！水火不留情。」

人們的心裏該多麼難受了！他們失掉了視如生命的莊稼，說不定還要失掉了生命，這年頭老天爺不也是誠心和人們爲難麼！

劉金的媳婦點起了整夜的蠟香，插在供奉胡三太爺的木牌位的前面。

「保佑，水若不到房根底下，十天之內，我們殺豬上供，胡三太爺，保佑，保佑！」她滿嘴地咕咕着，農民們的唯一辦法就只有如此的，他們在無計可施的時候，只有燒香許願，所以劉二爺和劉金也都在這地木頭牌位的前面磕了三個頭。

還好，大水雖然沖了他們的田地，但並沒有淹沒了他們的宅院。在七八天以後，大水退下

去了，劉家殺了一口八十斤的小豬還了愿。但是他們田裡的穀子、豆子等等的低窪的莊稼，都倒在稀泥裡了。而且更厲害的是劉家的靠着大河南岸的一片地，被水給打去了三十六畝糧。

「他媽的，損失的足有十畝地。」

劉二爺瞪着他的急紅了的眼睛說。

水患平復了以後，劉家的園子裡再沒有工作可作了。他家的長工們都到大田裡去，但在大田裡他們也作不了甚麼，潦地裡的莊稼是沒有辦法的了。

「今年就要顆粒不進家了！」

人們都在這樣的喟歎着。

十三

兩個月以後的一個下午，劉永福在家裡接待了一位客人，這客人確是一位奇特的人，在劉村裡，這樣的人是不常出現的。他戴着一頂裡面帶有紅綠花紋的尖頂草帽，帽上釘着長長的

大飄帶，身上的小褲褂像雪花似的白，他把淺藍色的大褂搭在胳膊上，手裡還拿着一把短小的黑色的摺扇。在暑熱的夏天，他們喝着滾熱的茶水。

「張二爺！我哪受過這個。天天賬主不離門，淨是短工錢我竟拖下了這麼多。」

劉二爺開始說話了，客人不住的搖着他的黑摺扇。這時環姑娘從身邊走過略微的拾一抬頭。

「其實也都不是外人，我每到馮東站去的時候都是住在他們的柜上，范絮那小子的專，人家掌櫃的也沒少幫了忙。孫三他們也認識。」

張二爺也說着開場辭。客人仍是搖着他的摺扇。

「想不到劉永福也賣起青苗來了！」

他苦笑着喝了一碗茶。

「這有甚麼關係呢！」客人開口說話了。「前後村裏今年指青苗借款的人家多着呢，也不只您一家。本來借錢有個憑聲作保的就可以了。可是柜上的錢又不能隨便用借的，因為這是當舖裡的錢，現在在櫃上當不了多少東西……」

按照他們當舖裏的規矩，在外面用青苗借錢的都是加一的利錢，到秋裡本利交齊，不然便扣他的糧食。這實在是一種斷子絕孫的辦法，村裡的人們誰都這樣的說。然而劉永福不能不

如此作，雖然他明知道是吃虧，他是一個紅脖子漢，他就是抗不了別人問他要錢，所以他咬着牙，把他今年剩下的，未曾被水淹沒了的兩塊地中的一塊，裡面種着穀子的，他賣給這個人的權上了。現錢由張二爺經手過付給他。他含着眼淚接受了這筆錢，等到他開發過了所有的零碎工錢以後，他的心裡到底是感到了無上的輕鬆。

世界上最重的重負，恐怕就是債務吧！但不知幾時世界上總會一個人也沒有這種債務的壓迫。

孫三以後回來了一次，到村的人們都說這小子潤起來了，也許是他的賭運亨通吧，不然就是馮東站上的錢太厚了。他不但是穿着一身很講究的服裝，而且還鑲了一顆金牙，因而他每說話時必定要吡一吡牙，這真是種不甚好的習慣，連村裡的婦女都紛紛的議論他。

一直到秋天，割完了地以後，人們還沒有聽見范霖的消息。他媳婦曾經回來了一次，據環姑娘說他比以前清瘦了。他把所有的東西差不多都收拾了又回到娘家去。過了幾天，范家又把前年新買的五十畝地裡的二十畝賣掉了。張二爺說這是爲了還春天爲范霖打官司的借款而賣的，這小子大概是被判了幾年的徒刑，大家都相信了他的話。

朱三爺一年裏幾乎沒留在鄉下，他是到那兒去了？恐怕連魔鬼們都不知道。他到……

天，劉家便托他出頭去找馮東站上的指着他們青苗借錢的當舖，他說實在沒有再支持下去的能力了，他寫了還清這筆債，他寧願把那片靠河邊的地賣掉了。朱三爺是老於斯道的人，他很快的便把這件事會同着張文漢便給辦成功了。

在寫契約的那一天，夏天曾經來過劉家的客人又來了，他們借了朱三爺的家設了兩桌大魚大肉的席，劉二爺含着眼淚割了押，當他把手指頭摩了墨捺在契約上的時候，他的心裏起了一陣劇烈的痙攣。

『假若不是十分利呢，七百元錢的本錢，隔了五個月也不會就到了一千多！』然而，縱使他能想得比這個再透徹一些，反正地已經落到了人家的手裡，只是空想又能有甚麼用呢？所以他一直到人們散盡了以後，還是一句話也沒有說。

此外最使他痛心的事就是在他賣出去的這片地上，還有着他家的塋地。在村中人的心裡，賣塋地是最耻辱的事，所以他沒有賣他的塋地。他的周圍劃下了一塊地方沒有賣。其實他是滿可以不賣這塊地的，但是屬於他的其他的地，都是連在一起的，只有這片是靠着河邊另在一處的，所以他把它賣掉了。

中秋節的前一天，劉永福去上墳的時候，他踏進了這片已經不屬於他自己的土地上，他等

心裡總不免有些難過！

「這片祖宗留下來的田地！……」

他在心裡咕囔著。

這年秋天他知道買他的田地那家馮東鎮上的當舖，又在附近買了很多塊地。他預想到明年春天他將能看見這個當舖的犁杖。然而自己未曾會保存著祖業，這終究算不算是罪過呢？

他正這樣想著沿着河沿向東走去，他看見迎面來了一輛車。是空車，走得很快，新的鐵車轆轤走在壩頭上發出了響亮的聲音。這車漸漸的走到他的身邊來了。最前面一匹黑色的騾子對他咳嗽的直叫。

「噢！」

劉二爺猛一抬頭，他當時便認識了這匹騾子正是他今年春天賣掉的那一匹，車這時便走過去了。他正視看那牲口的背影，他看見了牠帶着一個麻繩的轆頭，車套也都是麻繩的，全車彷彿是都沒有一件皮貨，尤其那騾子已經沒有了在自家時那樣的姿態，他的磷磷的瘦骨，顯明的露在皮膚的外面。劉二爺的心裡又聯想不少事情起來，結果他想起的事情太多了，一時倒像似甚麼也沒想一樣。他背過了臉去，覺得滿心都是空虛，這空虛就好像那片雲無有的秋空。

一樣。他終於把眼淚滴到河崖上了，淚珠子的輕微的分量，並不能把土地打出聲音來。忽然他蹲下身去，從已經賣出了的土地上抓起一把土來，土是那麼鬆軟而透着細膩的，他把它扔向眼前的滾滾的大河裏去，河水遭了土的打擊，起了一圈一圈的波紋，這波紋逐漸向外擴展着，差不多能波及到河岸。

西拉木倫河的確不是一條小河，它從海拉哈山的東麓奔騰的流了下來，經過了若干里的平原纔流入了大海。在這裏面雖不出產甚麼高貴的魚類而淨產生綠蓋的水黴，但是在他的兩岸的沙灘上却長着茂盛的樹叢和蘆葦，在此深秋的時候，也不斷的有一些不知名的水鳥從這頂上飛過，顯示着一種富庶的景象。劉二爺自己在這裏呆立了好久，當他抬起頭來已經不能看見了那輛車影子的時候，他又茫然抓起一把土來扔進河裏去，河水無聲的毀壞了被土打起的波紋，它還和往常一樣地向東流去。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
劉二爺

